

伯未  
作

# 江湖女侠四



古吳陳辟青



A541 212 0012 4653B

武俠  
繪史  
歷

# 江湖廿四俠

## 第十二集 目錄

- |        |          |          |
|--------|----------|----------|
| 第一百零八回 | 聚羣雄宵深談往事 | 誅兩賊月下復前仇 |
| 第一百零九回 | 劫監獄錯救鄒茂祥 | 戕官兵嫁禍崇明島 |
| 第一百零十回 | 持公道二士救衰翁 | 急義氣八俠逢好漢 |
| 第一百十一回 | 夜戰洞庭雙姝落水 | 晨攻馬蹟八俠開山 |
| 第一百十二回 | 除奸蠹三雄同臥底 | 屠孽鱷一義顯奇能 |
| 第一百十三回 | 破黑店二女逢鐵塔 | 搜地窖雙俠護金城 |
| 第一百十四回 | 紅花鎮上血雨腥風 | 圓通寺中刀光劍影 |
| 第一百十五回 | 清佛地雷彈打淫僧 | 急父難神駒載孝子 |
| 第一百十六回 | 斬黃狗松林商行旅 | 越白雲碧浪蕩孤舟 |
| 第一百十七回 | 三三隊敗神拳太歲 | 六六陣破洞庭東山 |

江湖廿四俠 目錄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420 移交

200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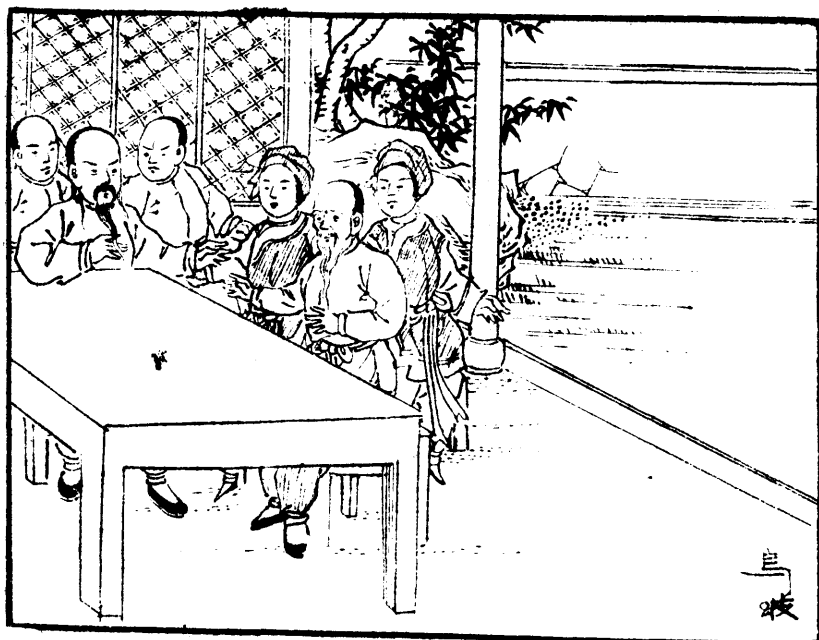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目錄

二

- 第一百十八回 進苞苴貪史構黑獄 昭奇冤俠客留白簡  
第一百十九回 會母兄救人還自救 誅妖盜強者更逢強  
第一百二十回 定西山俠義慶團圓 泛海島壯志啓新邦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零六回圖



烏波繪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零八回圖



烏龍繪



烏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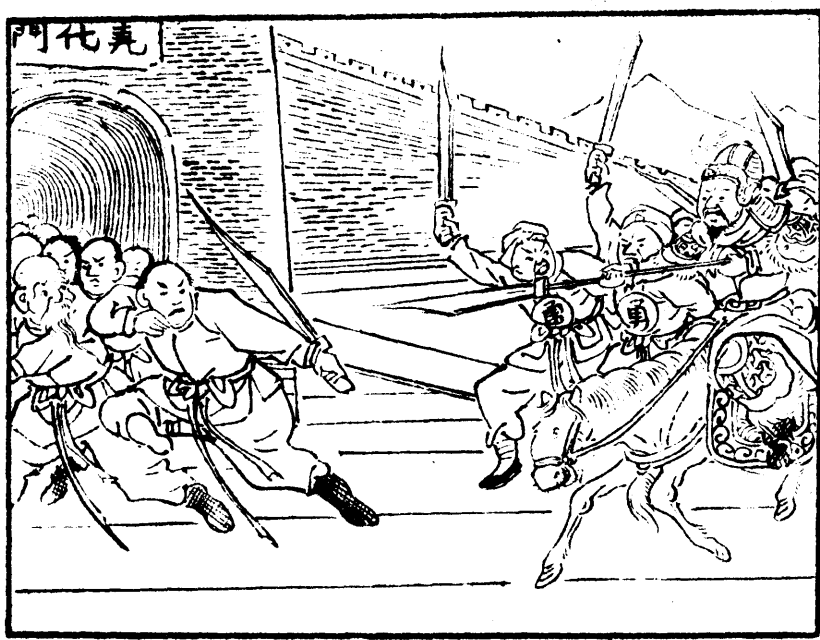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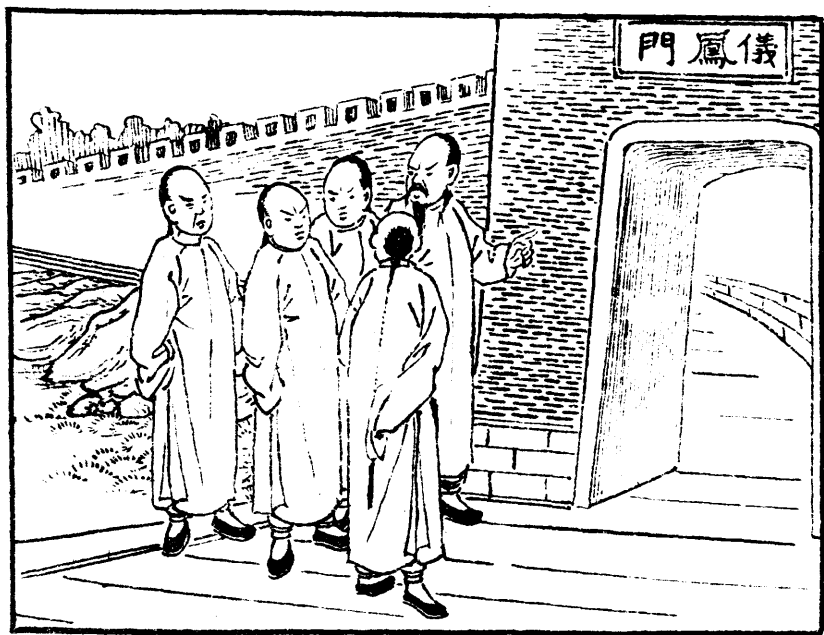
第一百零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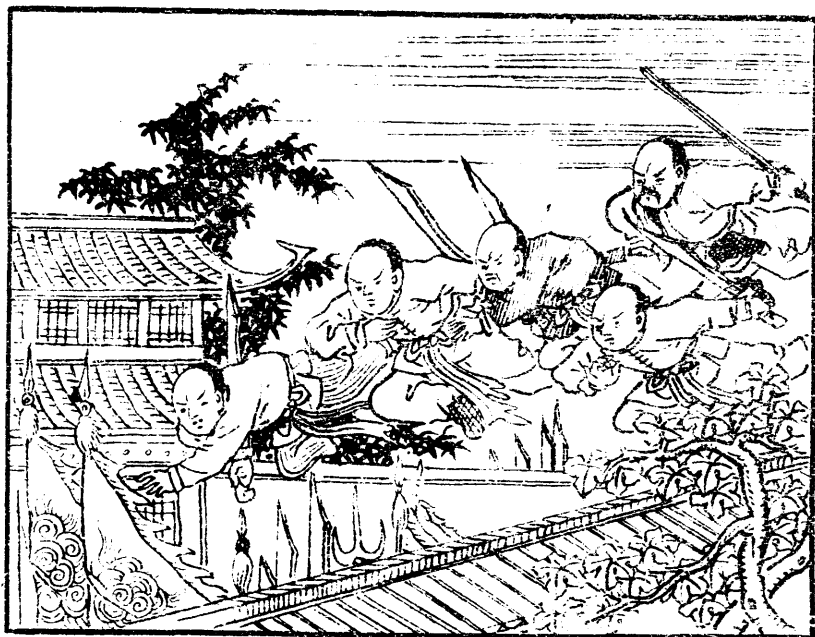
烏波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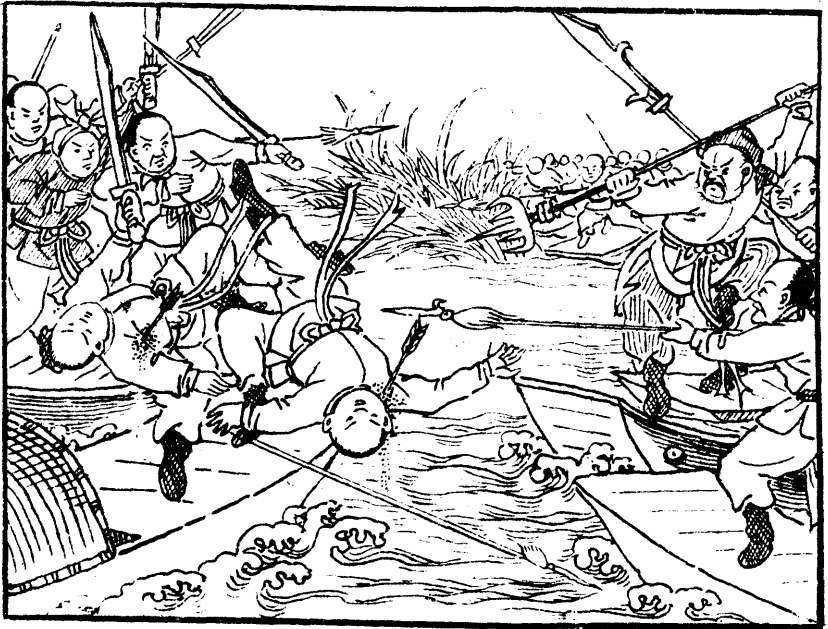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十一回圖



烏波繪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十二回圖



陳梓青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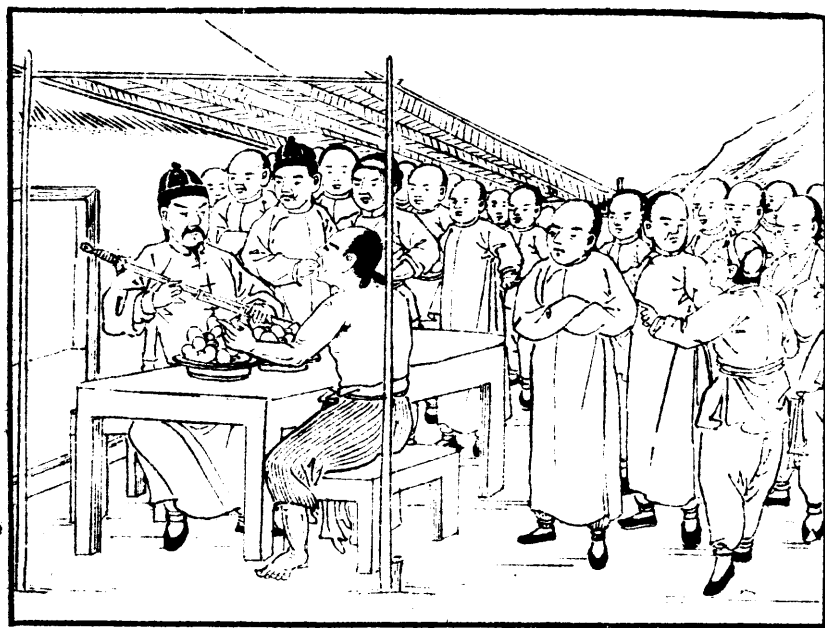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十二回圖



陳梓青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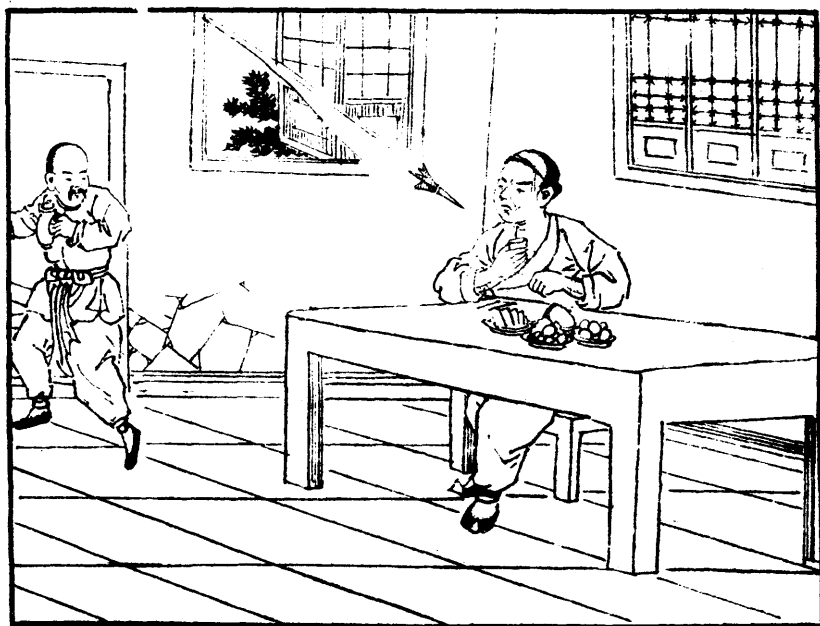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十三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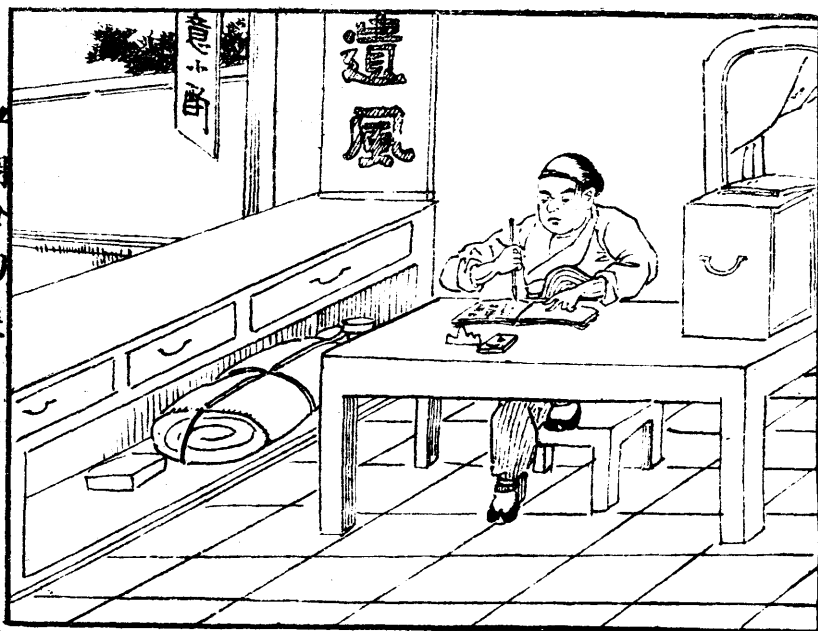


烏  
波  
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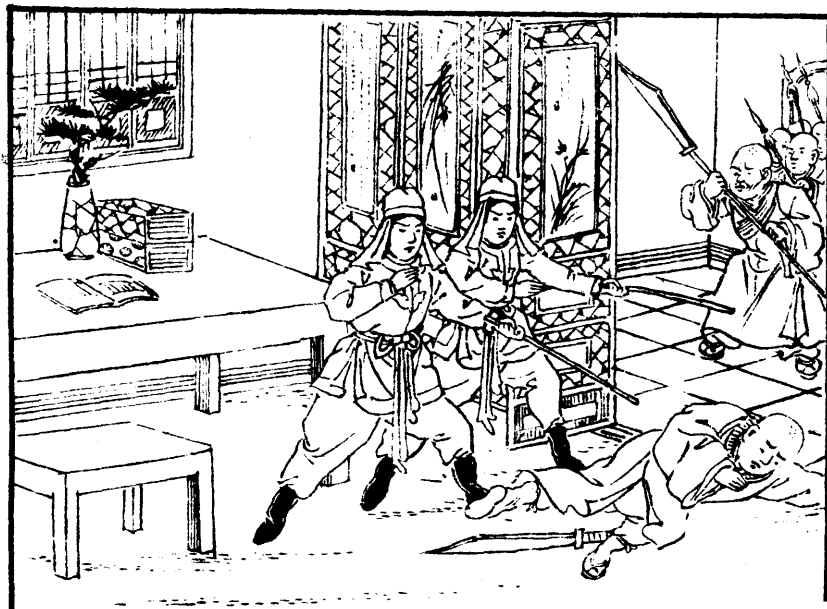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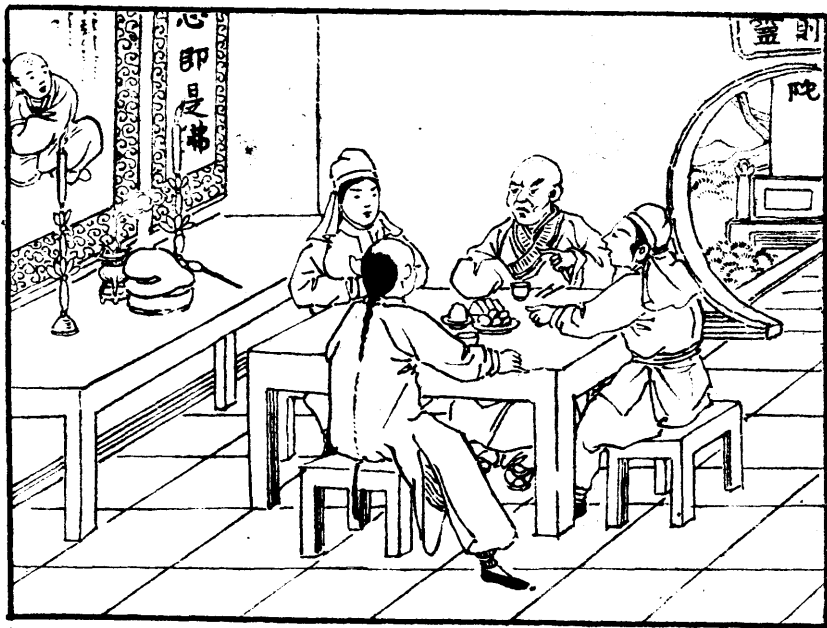


烏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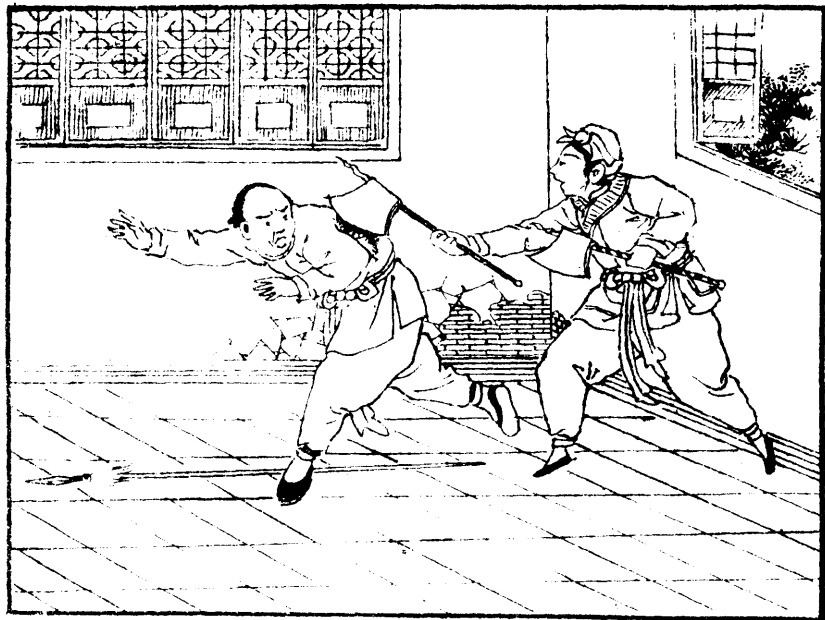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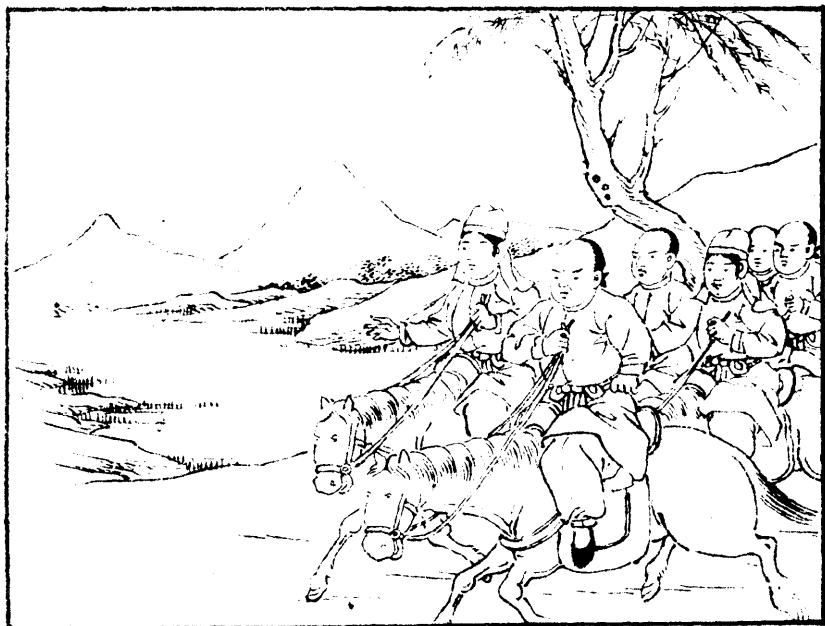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十五回圖



烏鵲繪



# 江湖廿四俠 第十二集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 第一百零八回

聚羣雄宵深談往事

誅兩賊月下復前仇

話說穆玄莊見倪家人衆逃往河邊。連忙追將出來。想攔住孫家人衆。叫他們休追。到得界河邊岸。聽得孫大元高聲大叫。捉倪成仁去。便連忙趕上。向孫大元道。莊主且休窮追。俺有話說。孫大元早已得了袁保報信。知道李玄真等是穆玄莊一班人打敗的。此刻見是他來攔阻。知道必有道理。便喚住衆人。并恭恭敬敬。竭誠邀穆玄莊等到莊上敘話。穆玄莊正有話要和孫大元說。便也不客套。領着印瑞芬等同到孫莊來。孫大元一面叫人去安放鬥殺的人衆。發銀調傷。又叫人收埋打死的。看守活捉的。極細一面讓穆玄莊等到莊內書齋落坐。獻過茶。通問姓名畢。孫大元着實的說了一番感謝的言語。省得穆玄莊道。俺們這回事。既不是爲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也不是爲貪圖莊主

的謝禮。這中間另有一個大道理。俺也不必細說。莊主也不必問。讀者想必已明白了好在現在倪

家恃以爲惡的李玄真宮羨章等走的走。死的死。都不能在此爲害了。俺勸莊主。冤仇宜解不宜結。不如將捉來的人放了回去。大家講和。也圖個鄉鄰和睦。倘然這般鬥下去。那日是了期咧。孫大元歎道。俺何曾不想了結。無奈倪家不肯放鬆。時時和俺爲難。

叫俺不能不和他鬥。穆爺俺也是不得已而爲之。說着不覺掉下淚來。穆玄莊道。祇要莊主有講和之意。這事包在俺穆玄莊身上。祇今明兩天就代您辦好。孫大元聽了。便起身打了一恭。謝道。若得如此。俺孫家一族都感激不盡。祇是有一樁事。要請穆爺鑒

察纔好。穆玄莊道。您且說來。咱們大家商量。天下無不了的事。此語如獅子吼。如暮鼓晨鐘。願天下奪劫剽攘爭強好勝之徒

一齊都省南無得放手處。還望莊主放手纔好。孫大元未說淚先流。哽哽咽咽的說道。俺那不

肖子。祇爲倪家女兒。斷送了一條性命。如今倪家女兒。腹中懷孕。也難於嫁人。俺想接他來俺家。俺情願照娶兒媳一般。用加倍禮儀。迎他過來。倪家也得保門楣。俺孫氏也得延嗣續。他家女兒到俺家之後。俺願立誓。如果有挾嫌懷恨。待他不好之處。天誅地

滅男盜女娼。

此固當時天經地義之大道理也。

說罷。涕淚汎瀾。泣不可仰。穆玄莊聽了。踟躕道。這事俺且

說去。諒來總好商量的。說話時。酒席已經端正好。孫大元便邀穆玄莊等入席飲酒。穆玄莊等也不客氣。依次入座。放懷暢飲。一時席散。穆玄莊等告辭。孫大元苦留不放。穆玄莊道。俺們要去與你家勸和。等到你們兩家和睦如初時。咱們再暢敘罷。孫大元聽了。方不再強留。穆玄莊回向悅來店來。袁保老遠望見。便跑來迎接。進了店裏。穆玄莊便問倪成仁的家住在那裏。袁保諒道。穆爺。你老問他家幹嗎。他家有名的叫閻王莊。進了去。就出不來的。穆玄莊道。俺要代他兩家勸和。怎好不去咧。袁保驚道。先諾後驚。層次井然。你老方纔殺了他家許多人。這時怎好去勸和。俺說句不中聽的話。這豈不是送肉上砧板麼。絕倒逼肖市僧口吻。故作驚人之語。乃見下文出人意外。穆玄莊微笑道。你休管。你祇將他家門向告訴俺。其餘就不干你的事了。正說間。袁保忽然滿面驚慌。手忙脚亂道。不好了。說着曹操。曹操就到。太歲爺來了。這却怎好。穆爺。你老救救俺吧。穆玄莊詫道。掌櫃的。您說什麼。袁保指着橋頭道。那不是倪成仁來了麼。一定是親來報仇來了。俺一家算完了。完了……穆

玄莊順着他的手一望。果然橋上有一個紅臉漢子。同一個銀鬚白髮的道人。飄然而來。看那光景。不像是來尋仇的。便一面叫袁保休慌。一面起身向外走。印瑞芬狄金兒等也隨着起身。方來到店門。正想迎上去。祇見倪成仁與那道人直奔悅來店。擡頭看見穆玄莊。倪成仁便開口問道。這位可是穆爺。奇絕奇峯突起不可思議穆玄莊笑答道。豈敢。在下便是穆玄莊。足下可是倪莊主麼。倪成仁道。俺便是倪成仁。特來有句話要告稟穆爺的。穆玄莊便讓他進店。道。既如此。請莊主到裏面寬坐細談。倪成仁和那道人便隨穆玄莊步進飯店。狄金兒等左右圍隨。暗握兵器。以防意外。那道人却祇當沒看見一般。與倪成仁兩個灑然來到店裏。和穆玄莊分賓主坐下。袁保頓兢兢的獻茶。倪成仁向他點頭笑道。掌櫃的。您好麼。怎勞你親自送茶啦。袁保頓時受寵若驚。不知說句什麼是好。急忙中。祇連應了兩個是字。暗想。他平時那樣威風。幾曾將俺們放在眼裏。今日爲何忽然如此的謙和咧。豈非怪事。暗視倪成仁平日之驕恣如此。此寫來極盡匣劍帷燈之妙。一面詫異。一面站在一旁留神細看。祇見倪成仁向穆玄莊說道。俺寒族開口便似鄉紳描寫刻骨和孫府上的事。大概穆爺都明

白了。俺也不贅說了。好省得

這事。祇怪俺一時糊塗。誤聽人言。送却兩條性命。如今後悔也來不及了。今日打架時。有人來和俺說。悅來店裏今天來了一位姓穆的。帶了許多人。住在那裏。殺了俺們幾位教師。俺正要叫人細查時。那知俺那不肖的小女。說起來。羞殺人。這時。他已臨盆了。產後一急。便血崩身亡。這也是俺家門不幸。不必說了。打架以後。這位道長。法號廣照。忽然光降。這纔真是俺們的福星。俺聽他一番開導。茅塞頓開。俺的兒女。何必人家管閒事。替俺結冤仇。打來打去。家敗人亡。却是俺合該。誰來問俺的事。一旦醒悟舊事成塵因此俺想着。祇好來求託您穆爺。做個好事。代俺兩家打個圓場。俺情願將小女生下的那個男孩子。送給他孫家。了掉以前這段公案。不知穆爺可肯行這方便麼。穆玄莊聽了。豎起個大拇指。道。好的。這纔是好漢子。俺管保您兩家比前還和睦。便轉身叫袁保去請孫大元。一面和那道人攀談。請問他姓名。那道人答道。山野之人。姓名久已忘懷了。朋友知交。都以廣照賤名相呼。穆玄莊又問道。道長仙鄉何處。廣照道。俺原籍皖中。雲遊到河南。已經一年了。聞得此地兩姓尋仇械鬥。特來相勸的。穆



玄莊見他言語吞吐。知道另有隱情。便不再細問。祇回頭和倪成仁敘談。一霎時。孫大元獨自一人跟着袁保來到。和倪成仁兩個相見之下。痛哭流涕。各道悔意。穆玄莊和廣照兩個勸了許久。方纔勸住。從此兩人前嫌盡釋。商量之下。各自釋放捉去的人。并將牛兒和多子兩棺合葬。遂他倆生前志願。好孫家仍以禮迎多子神主入祀。倪家也備禮認親。一場歡敘。決定次日就辦。兩家都請廣照題主。又請穆玄莊和廣照兩人做男女媒人。居然鬧了一番鬼結親。兩家死傷的人。各自撫卹。自不必說。穆玄莊因此又耽擱一日。廣照代他兩家題主書碣。後以爲這是一樁韻事。并爲題一副華表聯語。道：

意中人。生不聚。眼中淚。死不枯。黃土莫埋情。午夜鴛鴦華表月。

心上事。天爲憐。身上銘。地爲載。白梅來作伴。千年冰雪墓門花。

艷且恂至情至性非天生情種不能作此至情

文之

過了一日。穆玄莊等告辭北行。孫大元倪成仁知不可強留。殷勤送別。孫倪兩家各贈穆玄莊等紋銀一千兩。作爲程儀。穆玄莊也不推辭。祇略想一想。便收下了。彼此一揖。

上馬登程。孫倪二人送至離鎮十里方纔千恩萬謝的各自回去。穆玄莊等因爲路上耽擱時候過多。恐怕錯過開封約期。便打馬急走。不到一個時辰。已行了四十餘里路。這時正是清和時節。點醒時令  
照應上文天氣久晴。路上塵沙飛揚。衆人已是灰砂滿面。一霎時來到一個小村落。祇有三五戶人家。其中却有一家茶店。穆玄莊便回頭向衆人道。俺們且歇一歇。揮揮灰塵罷。說着便一齊下了牲口。向茶店裏走來。衆人方到門前。不覺大驚。原來他們在大橋鎮遇着的老道廣照。正端然坐在這茶店裏。他見了衆人。連忙起身。稽首道。衆位居士纔到麼。路上辛苦了。當時狄金兒等一班小英雄甚爲詫異。穆玄莊心下却早已明白。笑答道。俺們人多。路上耽擱了些時。不知道長也走這條路。早知道時。俺們也好結個同伴。這時茶店裏村媳婦已將木面盆布面巾取出。還舀了一桶水。泡了幾碗茶。招呼穆玄莊等盪面喝茶。衆人便揮過身上塵沙。盪過面。坐着喝茶。廣照道。咱們一道同行。到前面打尖可好。穆玄莊欣然應允。便一齊出店。廣照無牲口。穆玄莊因爲要和他說話。便挽韁而行。廣照讓過兩次。穆玄莊執意不肯。便大家步行。

出了村口。祇見農夫正在打麥。銳聲唱着山歌。互相答和。點醒時令亦補暇  
歇筆爲文章過脈頗不寂寞。又

走了些時。進了一個小小山谷。祇聽得流水潺潺。微風漾漾。另是一番清涼境界。文如  
風蕩

春雲緩緩而起煞是好看廣照見四面無人。突向穆玄莊問道。俺有一句要話請問衆位。故而趕上衆

位。俺先要請問衆位。可是玄門兄弟。穆玄莊聽了。如遇丈身和尙。摸不着頭腦。丈身和尙  
見碧血丹

心錄。但是他雖覺得老道舉動奇怪。却并不怕什麼。且料他無惡意。即使他有歹心。量他

一個人也做不出什麼把戲來。便坦然答道。俺便是玄門嫡傳弟子通臂猿。他們也都

是玄門一脈。道長有話。不妨便說。廣照道。那麼玄門中有個鄒德康。衆位可和他相識

麼。穆玄莊略一沉吟。想着。姓鄒的雖有幾個。却沒名喚德康的。方要將此話說出。狄金

兒已搶先反問廣照道。您問他則甚。廣照歎道。俺窺察了兩日。又聞得穆爺大名。便知

衆位果是玄門兄弟。果字用得極有  
力量其味彌永如今既承穆爺坦然相告。俺也不必隱瞞了。俺方纔

問的這個鄒德康。他是俺的外甥。自幼失落在外。聽說如今已改名鄒雷……穆玄莊

等聽了拍掌道。原來是他。他是俺師姪。咱們都是一家人了。狄正祥道。如此說來。道長

想是方農師叔一族了。廣照笑答道：俺便是方農的父親開山太歲方大瑞。何啻原來是

了。方大瑞事至此已隔九十餘  
回矣。突然出現令人拍案叫絕。衆人聽了，驚喜道：常聽霹靂子說起，原來你老已平安無事

了。霹靂子知道時，不知要喜到怎樣。狄金兒向前問道：你老既然平安了，想必俺那太

師傅也必然無事了。親者分外關心，百忙中偏能照應得到。方大瑞道：說來話長，咱們且到對面山崗上林子

裏坐着細談去可好。穆玄莊等一齊道好，便都奔前崗上林子裏，向草地上團團圍坐。

試閉目思此景，此情令人神往。方大瑞向衆人說道：方纔這位狄大姑娘問太師傅，想是鄒雷的弟子了。

可憐俺和俺這位老表弟被都順拏去，便送到縣裏，知縣頓時坐堂，不問青紅皂白，也

不容你說一句話，便打了俺五十手心，給他一百板子，釘鐐上銬收監，好似看待江湖

大盜一般。從此俺與俺表弟便沒見面了。那狗官也就從此不聞不問，後來不知怎樣

押到府裏，又過了一堂，俺纔知道俺的女兒媳婦回，性烈鬪亡。慘哉慧珠姑嫂竟如此下  
場乎，吾不忍卒讀。第三

回中事至此俺的功名也被革去了。停了一天，便枷解到省，也沒訊問，便將俺兩個定了個

私通江洋大盜蔡天龍，謀爲不軌的罪名，判個斬立決。此清時刑名不待秋後處  
決，而立時執行斬刑之謂。俺倒還想

得開。却祇記着俺那可憐忠厚老實的茂祥表弟。不知急到怎樣了。那知天不絕人。這時恰遇老韃酋死了。小韃酋接位登基。什麼大赦天下。將俺倆減成個永遠監禁的罪名。歲月悠悠。竟在狴犴中度了幾十年。此生已不作人世想了。不料前年正月十六夜裏。天下大雨之際。俺正在監裏被牢頭提出來。叫俺通陰溝。弄得滿身水溼。自願速死之際。突然有一道紅光。從空中墮下。一把夾住俺。破空而去。俺這時已視死如歸。心中除却驚奇外。并沒絲毫喜懼之念。約莫飛了一個更次。纔到一個峯頭。坐定。老天好似可憐俺一般。這時已經雨散雲收。皓月當頂。俺仔細一看。原來救俺出獄的是一位釋家弟子。俺那時真不知要怎樣拜謝感激纔好。後來叩問他的姓名。纔知他是雁巖長老。月光之下。他取出新剃刀新梳篦。兩新字  
細極代俺修整鬚髮。就着長髮。給俺挽個鬚髻。又在石巖中取出一個包袱。打開來。却是一套道裝。鞵鞢裏衣無一不備。俺心中大喜。正想要不衣胡服。難得長老代俺想得如此周到。當時真是又歡喜。又感激。不覺眼淚洩瀾。此乃是真正的  
一感激涕零長老勸勉俺一番。并告訴俺說。鄒家小虎子鄒德康已經改名鄒

雷學成劍俠了。俺便說那麼他怎不去救他父親咧。長老笑說。他父親將來自有人救他脫難。鄒雷現在他還不知他父親在何處啦。俺見長老如此說法。便不敢再問。在山頂上。待到日出。也不覺倦。祇聽長老吩咐。後來俺就在那石山洞裏屯了二十多天。長老方領俺下山。到雁蕩山中拜長老爲師。學藝數年。師傅纔叫俺出山行些方便。積點德行。俺飽經憂患。視山居如仙境。便求師傅休叫俺下山。師傅說。山人都須外出。遲早總得離山走一遭。不如早去些時。多會幾個同道好友。此言含蓄極深讀者牢記再讀後文便知俺祇好遵命下山。打算從杭州南京北走薊遼。一是闖世行俠。一是尋訪俺表姪鄒德康。探問他父親的消息。不料纔到杭州。便聽得他在浙江闖了禍。連累了一家姓狄的人家。後來又聽說他在棲霞嶺葬師。俺忙追去時。棲霞嶺狄家菜園已被官兵抄過了。俺便想追蹤北上。尋找他。在杭州又耽擱幾日。探聽他的實在消息。忽然聽得街巷傳說。駐杭都統代理將軍。素和狄家不對。不知何故。却上了一個請獎義民的奏摺。奉旨賞給狄葆興員外職銜。妻冉氏誥封安人。俺聽了。想那狄家既然無事。一定要現面的。那知等了幾

日尋訪了無數地方。也不會得着一點影響。因此纔照先前的定計。走金陵北上。來到大橋鎮。便聽得孫倪兩家的事。因此纔會着你們衆位。狄金兒狄正祥聽了他所說的話。心下明白。一定是莊金叵換奏摺的事成了功。便也將以前的事。告訴了方大瑞。說話之間。已是日薄崦嵫。穆玄莊便道。咱們且下山尋個宿所。俺今夜還有點事兒啦。盧多兒忙問甚事。穆玄莊笑而不答。方大瑞也答道。莫不是要到大橋鎮孫倪兩家走一

遭麼。俺也得去一趟。不如夜裏同行罷。

英雄所見略同。彼此心照。不宜寫來。好看煞人。祇急煞了。盧姑娘和大意的讀者。蓋上文「略一沉吟」。纔收銀子便

可知其今夜必送還也。

穆玄莊含笑點頭答應。催着衆人起身。拉着牲口。下了山岡。出了谷口。行不

多遠。便見一個小市鎮。衆人落店喫喝。不必細說。到得晚間。盧多兒懷着日裏那個疑團。到此再也警不住了。追問穆玄莊。因甚回到大橋鎮去。方大瑞在旁笑答道。盧大姑娘。你想。穆爺能受他們送的那兩千銀子嗎。盧多兒恍然大悟。不覺失笑。

小兒女心性。回思自笑之事。態

描寫入微。

二更過後。穆玄莊方大瑞二人悄悄而去。四更將近。轉身回來。

看來似是閒筆。那知大有作用。

待到

天明。一齊起身。代方大瑞雇了牲口。同奔河南去。會鄒雷衆人。因路上耽擱了幾日。起

四更歇半夜的向前趕去。一日來到關口。已是初更時分。遙見街口一家飯店。檐前掛着一個破紅燈籠。迎風飄蕩。

此從前旱道上客店尚未收拾之標識亦即夜間招徠主顧之廣告也

衆人便驟馬馳來。飯店小二

聽得老遠一陣馬蹄雜沓。知有大批過路客人。連忙奔出來迎着。招呼進店。衆人將牲口包裹交待了。揀了兩間上房。盥洗歇息。方大瑞年紀已老。連日鞍馬勞頓。這日天熱

路上多喝了些茶水。方纔坐下。便覺內急。連忙走到後面敝地裏出恭。

一場大戰由此而起奇絕●北地出恭皆

在至後空坪裏此風屋今未泯

拉了許多糞水。腹內痛快許多。方站起身。整理下衣。忽聽得身後房裏有

個男人聲音。說道。推在他們身上就得啦。咱們樂得發了財。還報了仇。接着又有一人低聲道。休高聲。隔牆須有耳。

果如君料不僅屬垣有耳而且聽外有人奈何知之而不察

以下便喁喁喋喋。聽不清楚。方

大瑞心知有異。便猿行鶴步。來到那房子牕前。側耳傾聽。仍聽不出什麼來。便伸頸用一隻眼角向破牕樞紙

頸字角字俱有畫龍點睛之妙

覷去。祇見兩個中年男子。和三個後生。都是武士

打扮。正聚在一堆悄悄說話。半晌。一個有鬚的中年漢子起身道。俺便去。說着便來開牕。方大瑞連忙沿牆角一轉。蹲在牆根下。聽得牕榻一響。房裏說道。李五。快點兒回來。



接着有人應了一聲。便上了屋檐。方大瑞定睛一看。正是那有鬚的中年漢子。便甩下長衣。也聳身上屋。他雖然這般年紀。真是身輕如葉。影響全無。跟着那人。跳到牆外。便由麥田中走去。田腔穰處。有一叢棗樹。方大瑞輕輕趕到棗林之中。急走幾步。抽出不離身的纏腰七節連環軟鋼鞭。躡到那人身後。冒叫一聲。李五。怎這時纔來。那人聽了一驚。回身一望。怔道。俺不認識你呀。方大瑞道。俺却認識你呀。妙絕如流。鶯應唱如八奇學舌。你們不是

要幹活兒去嗎。俺便是那裏來的。特來幫你們的忙的。李五聽了。大喝道。你這老賊。在那裏竊聽俺們的話。來此冒騙。休走。喫俺一刀。說罷。掄起手中刀。惡狠狠的朝方大瑞砍來。方大瑞哈哈大笑。甩動手中軟鞭。嘩唧唧一響。使個大鵬展翮。和身體直闖過來。李五暗喫一驚。閃身一讓。展開刀法。使的車輪般。直攻進來。方大瑞擺動軟鋼鞭。如黑蟒施威。蟠旋伸屈。呼呼風響。左右前後恍如一座鞭林。好好好描寫至此。吾歎觀止矣。軟鞭為兵器中最難精且最難用者。寫軟鞭亦極難出色。故從來無人出力為之描寫。作者好為難題。其本領亦足副之。無怪其著作一紙風行到處歡迎也。李五竭盡生平之力。休想還他一刀。不到

二三十個回合。李五支持不住。虛幌一刀。想要逃走。祇聽得嘩唧唧一響。軟鋼鞭已將

李五的刀纏了三匝。方大瑞祇輕輕一扯。李五的刀已脫手而去。大叫一聲。不好。抱頭便跑。方大瑞哈哈大笑道。這你該認識俺了。絕倒西方朔之雅你走到那裏去。李五不敢

答言。頭也不回。沒命的飛跑。纔出棗林。驀地看見方大瑞攔路站着。此陸地飛行法嚇得

大叫一聲。有鬼。轉身拔步回頭又跑。方大瑞一個箭步趕上。一把抓住他的後頸。提小雞兒一般。提將起來。攢在地下。李五叫聲哎喲。祇哀告饒命。方大瑞喝道。休高聲。俺且問你。你們是幹什麼的。要將什麼事推在誰人身上。照實說來。俺便饒你。李五不答。方大瑞使勁一抃。喝道。說呀。李五痛的眼淚橫流。忍不住。祇得說道。爺饒命呀。俺們是八卦教教友。祇因王頭領來信。說街北店裏。俺們有個同道教友在那裏當伙計。據他報說。有幾個玄門兄弟。投宿在店裏。恰好王頭領打這裏路過。便傳訊教俺們去幹他。幹過後。再將這開口一搶。放火燒却。將來堆在玄門兄弟身上。俺是不相干的。他們祇喚俺來送信兒。說得好輕巧方大瑞聽了。心下明白。便又問道。你如今送訊上那裏去咧。李五道。到五風寨。離此有五六里。因爲這裏人到的不多。恐怕失事。去頒請大隊人馬的。

方大瑞問罷。照頂給他一鞭。了了帳。此帳恐怕不容易算回身趕回客店裏來。將上項事對衆人說了一遍。穆玄莊道。俺們且到鎮北店裏去訪問去。看有沒有咱們的人在。方大瑞道。不可。那店裏他們一定埋伏了人。俺們去會面。他們知道是一起的。一定教人纏住俺等。倘使俺等搬到那店裏去住。裹在一處。更沒了救應。依俺說。俺們祇暗中去救助。打他個裏外夾攻。盧多兒聽了。便道。這時已不早了。俺們就去罷。說着。便甩去外衣。抽刀就走。穆玄莊笑道。您瞧這妮子多麼性急。復向衆人說道。要去。果然可以去了。衆人聽了。一齊脫衣。擎兵器。隨着盧多兒。飛檐而去。來到街北盡頭一家。望見苑子裏。卸着許多行李。打量是一家大客店。盧多兒便直奔上房。那知纔越過屋脊。歛的從底下飛來一支金鏢。盧多兒眼睛精手快。雙脚一躡。讓過那支鏢。說時遲。那時快。第二支鏢接着飛來。盧多兒一驚。暗想不好。這是連珠鏢。疾的一仰身。憑空翻了個紡車兒般的筋斗。從這邊屋上呼的一聲。翻到那邊屋上。穆玄莊等見了。便紛紛跳將下去。和那人尋鬥。盧多兒却繞到後面屋脊。飛檐而過。此前文書中之一道紅光也見沒動靜。纔仍轉到前面。躡身跳下。纔落

地。忽見有人橫掃一刀。向他腰眼裏砍來。便連忙擱一刀架住。仔細一看。原來是夏小燕。不覺笑嚷道。小燕姊姊。是俺呀。您怎麼的了。活脫小兒女聲口夏小燕見是盧多兒。大喜道。你

來的正好。俺和國鸞妹妹兩個住在外面。裏面還有莊大叔。俺兄弟和鄒家兩位姑姑。大莊兄弟。不知他們可曾知道。沒被圍麼。你是同穆爺一路來的麼。盧多兒一面答應。

一面方要躡到後面去救衆人。忽見莊廷鏢在屋上叫道。俺們都來了。接着撲撲跳下幾個人來。這時下面是王霖和他的弟兄夥裏八面旋風田大漢。自四十六回宋恆昌家中一跑至此始見亦可謂善

逃矣。混天龍趙琅。追風虎韓大剛。赤毛虎韓昌。鬧海龍周人霸。一班寶貨全到齊了等六人。裹住穆玄

莊。蕭忠。蕭厚。印瑞芬。狄金兒。狄正祥等。作對兒廝殺。方大瑞却立在檐口未曾下去。莊廷鏢。裴國虎。鄒珏。鄒瑛。莊金仞。跳到天井裏。莊廷鏢便直取戲珠龍王霖和蕭厚兩個

夾攻。裴國虎便幫着裴國鸞雙戰韓昌。莊金仞挺劍戰住周人霸。蕭忠不肯退下。便兩人雙戰鄒瑛。鄒珏。見田大漢哇哇亂嚷。足見草包姊妹兩個便一齊向他進戰。替下印瑞芬

去助狄家姊妹敵住趙琅。韓大剛兩個。夏小燕仍守檐口。綜錯而有條。好看煞人一場混戰。直殺得

月暗星昏。就中且說田大漢。他雖是自宋家喫虧逃走後。苦練了多時的武藝。却怎敵得兩鄒的名家劍法。戰不多時。已是氣喘吁吁。汗流浹背。想要逃走。又被鄒瑛鄒珏兩條劍緊緊裹住。休想得脫。心裏一急。便拚命舉刀向鄒瑛砍去。鄒瑛將劍向上一架。就勢手腕一翻。劍尖直奔田大漢的咽喉。田大漢急忙偏頭一讓。却被鄒珏自後一劍。將個斗大的腦袋削了下來。旁邊趙琅正拋却狄正祥和穆玄莊對敵。勉強招架。忽見田大漢身首異處。心裏一驚。刀法一亂。被穆玄莊一鞭。打在左肩。臂斷膀垂。就地便倒。鄒瑛方要搶前結果他。忽聽得半空中一聽怪叫。好賊子。休要猖狂。俺來了。接着。歛的兩支飛叉直奔穆玄莊鄒瑛二人頭上扎來。說時遲。那時快。穆玄莊身子一偏。向前一撲。讓過了自己頭上的一支飛叉。同時將鞭向鄒瑛頭上橫掃過去。將那一支飛叉也掃落地下。好好描寫如畫情景逼真令人惟有佩服不復能贊一辭接着便見憑空飛下一個道人。頭挽雙丫髻。背上負個葫蘆。即此已覺妖風滿紙文人筆真不可思議狄金兒眼快。認得是天魔星余飛熊。便大叫道。這妖道有邪術。俺們要留心。休中他術。說猶未了。那余飛熊已不見了。祇見一團白霧在衆人頭頂上。

滾來滾去。衆人都覺得眼花繚亂。狄正祥、蕭厚、夏小燕因此都受了創傷。穆玄莊見此妖異，也不免慌張。莊廷鏢更加忙亂。衆人方在紛亂之際，陡見天空一位真人，率領兩個執刀天神，飛將下來。作者故作狡滑，不讀下文幾疑是封神傳西遊記一類文字。那真人大喝一聲：「妖道休走！」恍如半空

起個霹靂，頓見白光一閃。那團霧斂的收斂了，依然現出這個余飛熊來。這時王霖等

已閃在一旁。玄門衆人立時清爽。細看時，那真人和天神却是方大瑞和邱大福。邱大

壽三人。前函寫兩邱守望屋脊，余以爲作者因玄門人太多特調開二人，以便提對兒廝殺也。閱此乃知其爲此處應用用筆蜿蜒曲折之至。衆人迷亂之際，不料方大瑞能破邪術，陡然得救，疑爲天神實切當

時事和余飛熊戰在一處。衆人便抖擻精神，一擁上前。王霖等也都衝來迎敵。狄正祥

蕭厚、夏小燕等三人，因受傷不重，也掙扎着尋鬥。瞥見趙琅蹲在牆根前，便奔去捉他。

周人霸韓昌看見，連忙攔住廝殺。余飛熊想再施妖法，却被方大瑞將他師傅雁巖長

老給他的關地劍鎮住。原來呂曙村因爲要復國仇，竭盡畢生精力，鍊成鎮天關地二

劍。那鎮天劍自己應用，已練得身劍合一。遼東一帶的人，知他名字的，都叫他作鎮天

劍。本身姓名，反倒沒這綽號傳的遠。那關地劍久未傳人，卽如他的愛徒萬之一，因爲

他是遼東人。故未將劍傳給。後來收了方大瑞。纔將這劍授他。這劍純是一團忠義精誠之氣鍊成。使起來百邪俱避。百忙之中偏有閒筆夾敘呂曙村鍊劍整暇之至。寫關地劍甚出色。因此余飛熊竟無從施術。

戰了多時。余飛熊知難取勝。便打了個唿哨。飛身而起。王霖等護着趙琅也抽身上屋逃走。方大瑞忙一揚手。關地劍化作一道白光。破空而起。祇聽得余飛熊叫了一聲不

好。早被那劍連肩帶背。削爲兩段。這時衆人正要上屋去追趕王霖等。方大瑞止住道。

窮寇勿追。他們能在此聚集多人。一定有巢穴在此。俺們在此無處立足。況有要事在

身。怎能和他戀戰。不如得手時暫且罷休。此語讀之如聞晨鐘令人憬然待將來再到洞庭去殲滅他們。

衆人聽了。方纔止住不追。開開前後房屋的牆門。扶了三個受傷的。回房歇息。好在三

人傷的都不是緊要所在。上了藥。裹紮了。便行動如常。穆玄莊便和莊廷鏢方大瑞三

人商議料理一切事情。商量停當。便去尋飯店掌櫃。尋了半晌。纔在馬草堆裏找着了

他。叫他起來。和他說明。要他報官。說是強盜搶劫。這裏祇留裴國鸞。裴國虎。兄妹二人。

作爲事主。妙二妻有少大人資格。小地方官當然屎滾尿流。穆玄莊和鄒珏。鄒瑛。算做保鏢的鏢客。狄金兒。狄正祥。

夏小燕。邱大福。邱大壽。算做陪侍。蕭忠。蕭厚。算是官親。二妻固大家子女其餘亦支配得宜祇說上京路過

此地。被強盜覬覦。跟蹤來劫。因而殺傷的。妙極預爲地方留一卸責地步使之好模糊了事蓋盜從鄰封跟蹤而來乃盜案中地方官所求之不得者也如此

了事非聰明而且莊廷鏢。莊金仞。便搬到方大瑞住的店裏去。穆玄莊。方大瑞等悄的先

諳官秘者不辦回。莊廷鏢等天明時再進店。祇說是隨後到的伙伴。那掌櫃的聽說是官府人家。能夠保他無事。歡喜得了不得。百依百順。照計而行。不在話下。且說王霖等三龍六虎。本來是隨着余飛熊出來收教規錢的。正在開口南頭韓莊五風寨住着收錢。忽然得着客店小二密的密報。說是有一班希奇過客。落在店裏。余飛熊便要王霖領人前去探望。他認識鄒珏。鄒瑛。是五義寨的寨主。且是玄門弟子。便一面託故住在店裏窺探。一面叫人通報五風寨。余飛熊便命出林虎李士魁。鬧海龍周人霸等二龍三虎。和五風寨的八面旋風田大漢下山。一半和王霖同住在店裏。一半另覓住所做救應。自己領着撲雲虎蔣琥。張翼虎梅中桂。爬山虎林洪。會同五風寨的瘋子羅繼組。大麻瘋江階芝。狂風錢達純。賽旋風唐延守寨。倘使玄門人衆抵敵不住。報訊來時。再去救應。衆人去



不多時。余飛熊甚不放心。便親自往關口來探望。到了棗林。見李士魁被殺。心知不妙。連忙去會王霖。恰值店裏已門將起來。他便挺身加入。却不料竟至失事。王霖等逃回五風寨。將前事說了。羅繼組大叫完了。完了。俺早說過。錢既收齊了。休管閒事吧。不聽俺話。果然鬧出事來了。李老五被他們害了。他們豈有不問他仔細。便把他殺了的。況且他們現在不追。一定是知道了五風寨。天明後再來尋鬧。此數語確有道理。不得以瘋而輕之。余教師那

般法力。還敵不過他們。俺們這些人。更不必說了。王霖道。依你之見。怎樣咧。羅繼組道。依俺之見。一則錢已收齊了。你們事已完了。二則余教師在這裏了。了帳。俺們也不再

能在這裏逞威風了。這時不走。難道還候着他們來宰小鷄兒嗎。絕倒羅寨主。何自菲爾。衆人齊道

有理。當下議定。上下人等都奔洞庭山去。商議既定。衆人便和那百來個僕僮一齊動

手。七手八脚。一霎時。將那破落山寨。收拾乾淨。山寨而曰破落。其設備及力量。已可想見。爭先恐後的向洞庭而

去。此處用爭先恐後四字。令人失笑滑稽已極。王霖等代趙琅上了傷藥。護着他。還算有朋友義氣。帶了兩名僕僮做伴。當

一共十二個人。計有爬山虎林洪。撲雲虎蔣琥。追風虎韓大剛。張翼虎梅中柱。赤毛虎韓昌混。天龍趙琅。海龍周人霸。戲珠龍王霖。瘋子羅繼組。大麻瘋江階。芝狂風錢達。純賽旋風唐延。恰十二人。

揀小路到徐州。纔改扮客商模樣。雇牲口。到浦口鎮。渡江到南京來。進了儀鳳門。到中  
正街。尋了一家仕宦行臺的客棧。名喚名利棧。住下。這南京是六朝建都之地。秦淮風  
月。素來有名。王霖等每到南京。必要耽擱幾日。放懷游耍。這回和瘋子羅繼組大麻瘋  
江階芝等四人同來。這四個人都是山野鄙夫。那曾見過這般繁華的都市。進了城。祇  
覺眼睛發花。心口不停。直喜的搖頭擺腦。不知要怎樣纔好。落下棧。纔洗過臉。羅繼組  
便拉着王霖。要出去逛玩。王霖笑道。你們真沒見過世面。祇到了個南京。便和小妞兒  
進了姥姥家裏一般。樣樣的來不及。要玩也得喫過飯再去。玩的日子多着啦。忙什麼。  
羅繼組涎着臉。央告道。好哥哥。您兄弟是鄉下人。沒開過眼。勞哥哥您挈帶挈帶。這一  
頓飯的東道。做兄弟的還請得起。咱們街上喫去。憑您愛喫什麼就是什麼。不强似喫  
這客棧裏的一頓鳥飯嗎。江階芝唐延也幫着歪纏。王霖被他們吵不過。暗忖。出去喫  
他們一頓也是好的。橫豎是他們情願。又不是俺不顧情義。訛索他們。好貨有情有義祇擊  
朋友當傻子玩兒  
想罷。便邀了韓昌韓大剛蔣琥梅中桂周人霸等。陪着羅繼組江階芝唐延錢達純等

四人出外玩耍。祇留下林洪陪伴趙瓊。在棧裏養傷。王霖領着衆人出了棧門。便向夫子廟來。那夫子廟正在秦淮河邊。要算南京第一個熱鬧所在。百樣奇巧貨物。以及說書彈唱。百工百藝。無一不有。衆人到廟裏逛了一回。羅繼組錢達純等買了許多零雜東西。大家分開拏着。鄉人人進城黑泥也是希奇物描寫如畫讀之絕倒到廟前春風得意樓喝酒。僮倌問過酒菜。擺上冷盤。篩過酒。羅繼組一面喝酒。一面高聲大氣的說道。俺在山寨裏時。便……王霖連忙在他大腿上扔了一把。岔說道。俺們要不被那山寨裏那班狗強盜將貨劫去。絕妙竟自己痛罵自己。南京這般好行市。這批繭紬怕不賺個三五百銀子麼。羅繼組毫沒覺着。瞠目楞頸。不知他說些什麼。蔣琬會意。故意歎道。這也是俺們命運不好。撞着這班畜生。錢沒賺得。回去時還沒法消帳。梅中桂人最機警。早看見對座有兩個人。比他們後上樓來。四隻眼睛不住的往這邊睨。心中暗忖。這兩個人不尷不恥。十分像個衙門裏做公的。聽得王蔣二人拏話岔開。便也接說道。動身時。俺便說要請個鑣師。都是你們脫大。說什麼貨少人多。怕他幹嗎。事到如今。還說什麼。大家認個悔氣。回去時。賠還他們便。

了。欲蓋彌彰尙自以爲巧亦復可憐

羅繼組聽了他三個的話。益發莫名其妙。瞪着兩隻大眼。嚷道。你們

說些什麼呀。這一句話說出來。直把老走江湖的二龍四虎急的熱汗直流。正在着急

沒法想。恰好僮倌端上一盆紅燒魚翅。

南無救命王菩薩摩訶薩

蔣琥見了心裏一鬆。連忙喚道。菜來

了。咱們喝酒吧。羅繼組何曾喫過這般珍饈細味。嘴裏一甜。心中大樂。纔將方纔的話

截忘了。梅中桂一面喫喝。一面留心對座的人。愈看愈像做公的。暗地着急。便催酒催

菜。想喫完了快走。錢達純不知就裏。還說忙什麼。咱們不容易在這大地方聚會。慢慢

兒暢談暢喝。豈不痛快。就是您急猴子。難道趕回去睡覺不成。梅中桂怕他再撒出好

的來。休性急還有好的在後頭

祇好不理他們。却向王霖等遞眼色。王霖等會意。都低着頭悶喫。催着

僮倌將菜上完。便掏腰會鈔。羅繼組忙搶着攔住。道。大哥您這話是怎說的。俺們到了

大寨裏。一切事還望您照顧。今日又是俺邀您出來閒逛的。怎能要您破鈔。

不愧瘋子之名彼如此方

自以爲知禮竭力表示其不瘋也

怕他說出好的。他偏說出更好的來。蔣琥真急了。拖着王霖。道。走罷。羅

大哥要會鈔。隨他會去。自己弟兄也不必客氣了。

有此一語同夥兩字又加一層確證

這時對座的兩人已

先會鈔下樓去了。讀者諸君。作者說了半天了。那對座的兩人。到底是何等樣人。原來便是那先前在錢塘縣充當捕快班頭的錢雨塘喬大豐。祇因王維邦見他倆個破獲惡賊歪頭龜李仲威一案。非常的賞識。將他倆喚到撫院裏來當親隨。這時王維邦已到了兩江總督任。他倆跟隨到此。都陞補了五品軍功的戈什哈了。王維邦在浙江的時候。就知道了太湖梟匪的厲害。朝廷放他兩江總督。也是有意教他來勦辦太湖梟匪的。因此到任接印後。第一樁事。便是勦匪。喬錢二人是因辦匪得寵的。這探訪的差使。自然少不了他兩個。他兩個領了這項差使。想着破獲淫賊李仲威是在茶樓上。遇着鄒雷纔辦到的。便把茶樓酒館當作破案的不二法門。鎮日價向茶樓酒館穿進穿出。如此泥守無殊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其偵探學識足見高明而王維邦知人之明亦可因此想見無怪其不能得鄒萬之力這日二人飯後無事。便出衙訪案。跑了一早晨。也沒得一點影響。祇一跑字便將二人不夠偵探資格表露出來錢雨塘心下不免有些着急。暗忖大帥吩咐。第一要緊是辦匪。如今俺倆領了差使許久了。匪毛也沒撈着一根。先前滿指望運程好。和在杭州一般。再撞着那麼一回。得功不喫力的事。弄個營頭帶帶。僥倖一次

便希望永以爲例社會上此等人正復不少

這般看起來。這飯碗恐怕還保不牢。愈想愈加着急。便和喬大豐商

量。喬大豐却坦然無事的笑道。你這人真戡。實在拏不着匪。難道連人也拏不住嗎。錢

雨塘詫道。你這話怎講。怎麼叫個拏不着匪。人。喬大豐哈哈大笑道。你真太忠厚了。

似這般誠實。怎能在世路上混飯喫。誠實忠厚便不能在世路上混飯喫。換言之。即非奸滑險詐不能立足於社會。何言之。沉痛耶。嗟乎。此傷心人之傷心語。經臨談所

以勸世人者深矣。讀者幸勿以爲憤世嫉俗之牢騷語。致辜負作者之苦衷也。

告訴你。休瞎着急。再要拏不着匪時。祇將這南京城裏

老實些的地痞。

地痞而須老實的。始爲若輩之犧牲。雖欲不成滑頭。世界其可得耶。奸巧些的地痞。早和他們沖成一氣。互相勾結了。當然是蠻驢老實的當災。老實人地痞。且不可爲可。浩歎

捉兩個。交給上江兩縣。就說是大帥憲諭指名拏辦的積匪。首縣聽了。是大帥指名拏

辦的。怕不嚇得他屎滾尿流。不是匪。也要打得他認做三代都是匪。那時咱們豈不又

是一功。祇要這麼來幾下。頂子就快紅了。你急什麼。俺倆患難兄弟。纔肯教你這乖着

兒。你休再向旁人去說。

原來做官的頂子要這般纔會紅。嗚呼。民其無噍類矣。

洩漏天機。事就不好幹了。此亦天機。當世自無人理。錢

雨塘聽了。突的摺下一樁心事。頓時滿懷歡暢。便請喬大豐到春風得意樓。喝酒。謝他

教乖的情義。上了樓。便看見羅繼組等一班不三不四的人。喬大豐何等積伶。早看到

這班人的來路不正。便特地在對面座頭坐下。遞了個暗號給錢雨塘。留神細聽。王霖等所說的話。都被他倆記在心頭。喬大豐暗忖。這夥人一定不是太湖梟匪。便是徐海山盜。那有個繭綉客人。貨劫去了。不逃回去。反跑到南京來。笑逐顏開的取樂的道理。而且十來個人。販買繭綉。這票貨色足見不少。怎的若不被劫去。好行市還祇賺得三五百兩銀子咧。又想道。他口說繭綉。一定不是繭綉客人。伙伴裏談天。那有故意提着貨名兒嚷的。及至聽了梅中桂那番假話。更加明白了。王霖蔣琥說是自己的貨。梅中桂倒說回去時賠還他們。這般矛盾話。怎騙得過做公的。何況再有羅瘋子接連露出馬脚來。二人已是透澈到底了。當下便搶先會了鈔下樓。忙到隔壁茶館裏。喚了幾個做眼線的。此所謂不老實的地痞也去暗中輪流吊線。二人便坐在茶館裏候着。眼線得了喬錢二人之命。出了茶館。便分散在四面街口。祇留一人在春風得意樓門前候着。待王霖等一班人出了春風得意樓。跟蹤走到十字街口。便遞暗號給立在街口的人。那人便接着暗中蹤追。先前的人便回身通知他人。趕向前面接替。如此輪流更換。不要說羅繼組

等四個村蠻不會知道。就是王霖等二龍四虎。久撞江湖的人。也毫沒覺着。眼線人跟到名利棧。見王霖等進了客棧。便停了一停。纔進去。到櫃房裏打聽。掌櫃的認識。這人是給差役做眼線的。怎敢怠慢。便將王霖羅繼組等從進棧。以至現在。這半天之中。所說所行。詳晰說了。眼線人得了下落。連忙回奔春風得意樓隔壁茶館裏。向喬大豐錢雨塘二人細細說了。二人得報。點了點頭。便起身回衙。在外面對眼線祇點點頭進衙却對小厮打千絕倒到得暖閣後面。恰好遇着跑上房的小當差的小花兒。向外急跑。喬大豐忙當路攔住他。陪着笑臉。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好兄弟。纔接着問道。大人現在在誰房裏。小花兒瞪着小眼睛兒道。老喬你攔着俺幹嗎。俺有要緊的差事。沒工夫和你歪纏。站開。休擋俺路。喬大豐又陪笑低聲央告道。好兄弟。俺有要緊的公事。要回大人。好兄弟。煩你稟告一聲。俺明天請你游秦淮河。逛釣魚巷。小花兒瞋道。誰希罕啦。什麼事。明天回不了。這時候巴巴的跑來獻勤兒。大人在五姨太房裏。正樂着啦。沒人替你去碰釘子。你有事。你自己去回去。喬大豐沒法。打個千子。涎着臉。央求道。委實是大人差辦的要緊公事。幾個



月了。今日纔訪着好兄弟……小花兒盯他一眼道。誰是你的好兄弟。喬大豐連忙改口道。花大爺。費您心。可憐俺倆。代俺倆好言一句。俺倆總懂人情的。此語方是正經方能使動小花兒小花兒

花兒這纔慢聲咽氣的說道。等着罷。俺給你去碰碰看。瞧着你們的運氣罷。喬大豐大喜。忙道。有花大爺這般幫忙。俺倆的運氣總弄好到頂了。小花兒也不睬他。回轉身。到

上房裏來。走到五姨太房門口。覷見王制臺正攬着五姨太親嘴。便不敢進去。祇在門外靜悄悄的候着。五姨太眼光。何嘗是眼光祇怕是做賊人心虛早從門帘縫中覷見有個人影擺來擺

去。便連忙一把推開王制臺。錫眼佯瞋。低聲埋怨道。我叫您放尊重些。偏要和家人家歪纏。大青白日的。外面……您瞧……嬌態如畫王制臺大怒。喝問道。誰在這兒瞎闖。小花

兒乘勢掀帘進房道。是小的來回老爺的話。清時官署慣例正四品以上稱大人。督撫則稱大帥。提督稱軍門。而家奴則對人稱家大人。對主人仍稱老爺。

大帥二字僅僚屬呼之。耳光緒時候補道多如牛毛。則家奴亦面稱大人。蓋草莽捐官之徒不諳例制也。嗣後五六品官亦稱大人。則大人二字已濫觴矣。袁世凱竊國時官迷正盛。雖一警察署員人亦以大人呼之。連長科員更由護兵而大人。是時之大人變為老爺。先生二字之代替辭。故現在執筆及明清者於此等處每貽舛誤。一明代之老爺略如清代之大人。蓋大人二字發明於清代也。聊齋誌異小註可證。一作者雖為真革命分子。而系出世家。熟於掌故。是以寫來恰好。因為之詳註。以免後之讀者誤於今之不熟前代例制而執筆者反以作者為誤也。王制臺見是小花兒。頓時怒氣全消。笑

罵道。小猴兒。有話進來說就是了。鬼鬼祟祟。觀些什麼。小花兒也笑着回道。王陞出去買東西去了。沒找着。王制臺笑道。這有什麼。也值得這樣急着要回話。又想偷着耍夫子廟啦。是不是。小花兒咕嘟着嘴道。老爺方纔不是叫我去尋嗎。要不趕急來回話。又該罵我無用了。王制臺笑喝道。你不是去了半晌嗎。難道還算有用麼。小花兒故意哦了一聲。正色說道。真該打。老爺不說。我又忘了。方纔喬大豐錢雨塘兩個進來稟報。說什麼幾個月沒辦到的案子。今日訪着了。因為王陞出去了。便叫小的上來回一聲。小的因為辦案子是機密事情。沒敢問仔細。他倆還正候着啦。王維邦聽了。忙叫快喚他進來。小花兒接應了個是呀。退出房門。拔步奔出。將到暖閣。緩步走去。十六字描寫小花兒之媚上傲下分作三

段層次井然 喬大豐錢雨塘望見。連忙迎上來。笑臉相迎。悄問道。花老爺怎麼樣了。小花兒昂然答道。咱們去說。有個不行的嗎。叫你們快去。喬大豐等連忙應了個是呀。跟定小花兒。來到上房。到了門外。便立定了。候小花兒進房。回過話。聽得裏面叫一聲進來。纔挨帘進房。不曰掀而曰挨。下字極有分寸。打千請安畢。低頭垂手侍立。王維邦問道。你們辦的事怎麼

樣了呀。喬大豐搶前又打了個千。回道：「奴才回大人的話。」

喬錢係有功牌頂戴之戈什哈。故稱大人。戈什哈爲滿洲職名。稱若親

隨。故自稱奴才。皆清例也。

「奴才領了大人鈞諭。晝夜查訪。一來大人的威風遠播。那班賊盜不敢來

轅下冒犯。二來奴才們仰體大人的德意。不訪查明確也不敢亂指。恐怕冤誣了大人

的子民。

辭令妙品。

直到昨天。奴才花錢買的線子來報說。有幾個太湖梟匪。原是到山東去

的。現在回來。打南京經過。奴才們便四處察訪。託大人的洪福。奴才已經訪着了一共

有十二個人。其中有一個。不知在那裏受了傷。其餘的都是北地大漢。帶了許多蟲重

兵器。住在衙前中正街名利棧裏。奴才因爲他們人衆。便沒驚動他們。特來稟報大人。

看來雖不似李仲威那般凶。却也很蠻的。奴才的蠢見識。想求大人鈞令。調本標兵勇。

會同上江兩縣兜拏。免得賊盜逞凶漏網。說罷。又打了個千。道：「求大人的示下。」王維邦

聽了。默想一會。纔吩咐道：「傳江甯府和上元江甯兩縣。叫本標中軍同上來聽話。後事

如何。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敘方大瑞事。爲救鄒茂祥張本。王制臺小花兒一段。筆意直逼李伯元。

第一百零九回

劫監獄錯救鄒茂祥

戕官兵嫁禍崇明島

話說王霖羅繼組等回到名利棧。梅中桂將羅繼組錢達純江階芝唐延等四人拉到僻靜所在。埋怨他們道。這南京是東南第一個省城。做公的何等眼明手快。祇要稍許露出一點馬脚。被他們知道了。俺們這幾十條性命。就休想保得住。您怎麼這麼脫大。茶樓酒店。高聲大嚷。偷然走了風聲。怎樣是好。您以後說話要格外小心。休把南京當作山州草縣。須知闖出禍來。不是玩的。羅繼組愕然道。俺沒說什麼呀。梅中桂便將在春風得意樓遇着的兩個人。像個做公的。以及他所露的馬脚。衆人遮蓋的話。一一向他說了。羅繼組方纔明白。心中大慌。便要立刻動身離開南京。梅中桂一想。動身也好。便和王霖等商量。要收拾起程。那知王霖想要在南京做兩票買賣。不肯就走。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不爲圖劫。怎入羅網。向衆人道。祇要小心些就得啦。不用這般懦怯。方纔咱們回來時。俺留心後面。并沒人跟蹤。春風得意樓的兩個人。更沒看見。打量今夜總不會有什麼岔子。天已這時候了。忽然一走。倒惹人疑猜。此語却有道理。足以服梅中桂之心。否則恐梅等或尙須一度爭辯也。不如明日天明就走。今夜

大家少說閒話。便可平安無事的。梅中桂等聽了。默然不語。錢達純却十分着急。和羅繼組等見神見鬼。好似老鼠躲貓一般的瞎躲瞎鬧。王霖看不上眼。便叫蔣琥叮囑他們。方纔略略平靜。不一時。天色將暮。掌櫃的忽然走進房來。說道。衆位客官。不到秦淮河釣魚巷逛逛去嗎。咱們南京。自從王大帥到任。又繁華許多了。蘇揚兩州出色的窰姐兒。趕繭市一般。都趕到南京來了。好的真不少。爺們可要叫幾個來解悶兒。此等事店者何以掌櫃的如此屈尊拍馬。其爲被人指使而來。不言可知。梅中桂等門閥雖精。究非絕頂聰明。故未能察破而墮其計中。俺代爺們去招呼。管保是頂尖兒的

好貨。羅繼組聽了這個。心花怒放。頓時將那着急事兒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不問衆人

怎樣。便搶着答道。俺正嫌悶的慌。掌櫃的。您真是好朋友。知道出門人的艱苦。絕倒非瘋子說不出

此就煩您代俺們每人叫一兩個來解悶兒。該多少錢。一總算好了。絕倒竟將掌櫃當作龜

語就煩您代俺們每人叫一兩個來解悶兒。該多少錢。一總算好了。絕倒竟將掌櫃當作龜掌櫃的笑答道。這個隨爺們賜賞就是了。却不干俺們小棧的事。韓大剛見他說得不倫不類的。給人家瞧不起。大家沒面子。便接着向掌櫃的說道。俺們這位伙伴。最歡喜開玩笑。您休睬他。請您差人叫幾個來便了。王霖梅中桂等混跡江湖。都無家小。自然

免不了作個色中饑鬼。

色中饑鬼已不敢當饑鬼更不敢領教矣蓋饑鬼猶可得飽而止饑則永無不饑之時見一個愛一個靡所休極作者以饑字易餓字刻毒已極

故而

絕不阻攔。掌櫃出去吩咐一句。果然粉白黛綠。牛鬼蛇神。

粉白黛綠之下接牛鬼蛇神形容盡致且爲千古所無之句法

來

了十多個。頓時嘈嘈喳喳。鬧得煙霧迷空。王霖等還斯文一點。羅繼組等恰如豬八戒

到了女兒國。大發癲癩。一疊連聲叫店小二叫酒席。一霎時。酒席擺在廳上。那些窰姐

兒竭力奉承。猜拳賭酒。

不用行令下字有分寸

暢飲多時。衆人都有了幾分酒意。祇有趙珣。天生不

沾滴酒。神智還清。正要勸衆人散席。忽聽得一聲唿哨。祇見無數營勇官差。各執撓鈎

套索。蜂擁而入。趙珣知道事情不妙。一縮身。便逃向後面去了。王霖等也情知不好。要

想抵敵。怎奈兵刃不在手邊。兼之那些窰姐兒每人纏住一個。待要打開他們時。差勇

已經到了面前。祇揀有窰姐兒纏住的。便是一撓鈎拖倒。按住就緝。一個也不會走脫。

原來這都是喬大豐錢雨塘兩人。定下的計策。他二人因爲拏淫賊李仲威時。那般喫

力。以爲洞庭梟匪。個個厲害。得如李仲威一般。所以得令之後。便和首府首縣本標中

軍等商量。傳了客棧掌櫃的來。吩咐非色卽酒。非困住他們不可。掌櫃的焉敢不遵。回

來便先把銀錢藏過。懼兵勇差役掣人時趁勢搶劫也足見當時差勇之搶奪已成普通之習 纔照計

而行。王霖等果然闖入穀中。喬大豐錢雨塘見那酒樓所見的人。都已掣住。還多了一

個。滿心歡喜。閤店搜了一搜。差勇們就中得了些油水。便隨同府縣及中軍官奏凱回

衙。掣住幾個毛賊便耍奏凱寫清時軍營鋪張虛誇賞邀功可恥 王維邦聽說。又掣着太湖大盜。大

喜。暗忖。又可以高陞了。兩又字暗應 連夜坐堂。親自鞫問。制臺親鞫真是僅見足見其喜到忘却自己之身分體統 羅瘋子

雖然是瘋。這時却也知道學王霖等一般。抵死熬刑不招。王維邦用盡非刑。竟沒問出

半個字口供來。急得渾身是汗。這回却無萬之一幫忙了王維邦至此時當有鼓鼙將士之思 喬大豐見了。忙上堂回話。請

示。便和王霖等對質。王霖等仍舊抵死不招。王維邦大急。何事如此之急豈真為靖匪耶蓋為問不出供顏面攸關且不得陞賞耳

自古道人急智生。這一急倒急出一個法子來。便叫將衆人押在外面。再一個個捉來

審問。拏話反激。果然唐延不受激。聽說王霖等都推在他身上。說是在河南搶劫都是

他的主謀。此蓋王維邦因彼等自豫中來而詐之耳不圖巧合如此王維邦真倖連兒 勃然大怒。便將王霖的所作所爲。一齊說出。

如此的互詐。纔問出口供來。便吩咐鏈銬枷鎖。打入死囚牢裏。暫且按下不提。且說趙

環見差勇進來。便縮身溜到後面牲口槽上。急將身上鮮華衣服卸下。攆往馬糞堆中。身上祇穿一件汗衫。一條短袴。躲了一會。掙扎着撲上牆頭。越過兩家屋脊。揀無人之處。跳下來。又躲在街上廁屋中躲了一夜。斯時無警察。故盜匪易於逃匿。由是觀之。警察誠惡社會不可少之物。挨到天明。混出

城門。一口氣向太湖縣奔去。跑了半日。腹中覺得饑餓。怎時身邊未帶分文。雖是穿村

過市。飯香撲鼻。無錢買來喫。也祇好空咽饑涎。滋味比色饑如何。餓到晚上。纔偷進鄉村大戶。偷

喫一飽。順便竊了些衣服錢兩。沿大路又走了一夜。次日午牌時分。到了鎮江。纔雇了

長行牲口。趕到蘇州。走太湖縣。此縣現已併入吳縣。洞庭東西兩山原為太湖縣轄境。回到山寨。見了唐士熙。將以前

的事情細細訴說一遍。唐士熙聽了大怒。立時傳令聚會。不到半日工夫。各處頭領和

邀來的教友齊到應天堂上聚會。趙琅進堂。一看除却本山頭領。竟有許多不認識的。

他暗忖山寨倒大發了。似這般人才濟濟。諒來可以救出他們了。正在忖想。唐士熙叫

他將所經歷的事。告訴大眾。他便一五一十重說一遍。纔說到余飛熊被殺。祇見余太

元余飛虎二人。拍桌而起。大叫。將趙琅推出斬了。趙琅大駭。唐士熙因為趙琅是湖廣



新化人。和他同鄉。平素就和他要好。今見余太元要斬他。便代他求情。余太元怒氣勃勃。道：寨主。您有所不知。趙琅原是個唱戲的。經俺大舍姪收留傳藝。令他隨俺。他纔得有今日。如今大舍姪大功未成。身先殉國。醜惡臭透（借用金瓶）他不捨身救主殉難。竟覘顏偷生。畏死。逃回寨來。這種人要他何用。推出斬訖報來。趙琅既是唱戲的出身。此種調文兒。大概是聽慣了的。故而一語不發。唐

士熙攔勸道：仙師息怒。趙琅雖有罪。請看小弟薄面。念在開國用人之際。醜極且令他戴

罪圖功。也是仙師好生之德。余太元聽了。雖沒反駁。却仍怒氣不息。唐士熙便叫趙琅

叩頭謝過。余太元余飛虎不斬之恩。真像排演一齣舊戲然後歸座。接說南京的事體。余太元聽了。

便要親自去救。唐士熙尙未答言。客位上蔡天龍早起身。說道：諒那南京城。不過幾個

喫糧不管事的武官。何勞仙師大駕親往。俺蔡天龍不才。情願單身去接衆位頭領回

山。鬧海蛟李伯威聽了。心中大怒。暗忖：蔡天龍連自己的山寨都保不住。不過是個官

兵手下的敗將。跟着童朝柱來投奔我們山寨。蔡天龍入洞庭經過。借此補出省極怎敢如此目中無人。誇

怎樣海口。想罷。便也起身。說道：蔡寨主。這事是我們山寨的事。自然由我們寨裏自己

弟兄去救。怎好勞動您蔡寨主咧。倘或蔡寨主到了南京。遇着了曾攻貴寨的官兵。識破時。爲我們的事。累陷蔡寨主。反爲不美。蔡天龍聽了。羞得耳紅面赤。方要答話。唐士熙見二人情景不對。怕傷了和氣。連忙說道。大家不必爭吵。且聽俺來分派。南京不比別處。俺們須多出幾位兄弟。纔能抵敵官兵。救得被陷的弟兄。俺想請軍師辛苦一趟。好調派一切。免得露出風聲。再請李五弟。閻丘賢弟。和蔡寨主周二小姐同去。便可萬無一失。不知衆位意下如何。衆人齊聲答道。遵令。王雄健便將自己及李伯威。閻丘丹的職事。託人替管。唐士熙便傳令。擺酒和王雄健等餞行。飲饌已畢。王雄健等五人便連夜下山。乘船渡湖。唐士熙等送到湖邊自回。王雄健等過了湖。捨舟登陸。周秀武仍是男子打扮。五人一齊上路急走。曉行夜宿。不覺來到丹徒縣境的貫虹橋。周秀武記起這地方有個專製春藥的醫生。名喚賀龍生。曾經到過周家大樓。知道他製的藥靈驗異常。何以知道妙絕妙絕便悄悄地告訴閻丘丹。何以獨告訴他此中大道理用筆含蓄有致閻丘丹便推說要會個朋友。要王雄健等在飯店裏等候。自己同着周秀武二人。直到賀龍生家中來。閻丘丹到了門

前一望。祇見青籐障壁。綠柳遮門。甚是幽雅。周秀武指道。這裏便是賀醫生家中了。說着。便上前叩門。木扉開處。走出一個垂髫童子來。問道。尊駕是何處來的。周秀武笑答道。小桃兒。你不認識俺了麼。童子定睛細看。纔恍然道。哦。原來是周二官。家主爺這幾天正在家裏。請屋裏坐吧。閻丘丹隨着周秀武進了大門。來到書房落坐。小桃兒獻過茶。轉身進去。不多時。便見屏風後面轉出一個瘦削身材。穿羅漢衫子的人來。「羅漢衫上白布腰以下綠紗製成的兩截長衫。夏季服用。清宣統以前曾盛行一時。乾嘉時人筆記（載云）謂「始於順治末年江南士子」此等物名數十年後將無知者用特為詮註。」周秀武代他兩個通了姓名。賀龍生和閻丘丹寒暄過。向周秀武道。二官怎走到俺們這荒僻地方來。可見游興真濃。老爺子康健麼。大官怎沒同道。周秀武答道。家父託福。還康健。不久也要到江南來了。俺這回是爲家兄在北京出了點兒事體。特地來到蘇州洞庭。和唐寨主商量打救他的。這位閻丘兄。便是唐寨主寨裏的頭領。有名的神箭手。賀龍生聽了。重又施禮。問起寨裏的頭領。和寨裏的英雄。閻丘丹一一對答。賀龍生又問道。不知頭領可認識神拳太歲麼。閻丘丹道。神拳太歲李玄真。是敝寨的上賓。寨主敬

重異常。怎不認識。賀龍生道：李爺現在舍下養病。

不曰誤傷而曰養病。真善於拍馬。

前天還說想派人到

大寨去。頭領到此。真巧極了。閻丘丹聽說。便要請見。賀龍生答應了。起身進去。不多時。便領着李玄真到來。背後還隨着許多人。閻丘丹認得是李玄真的弟子。張萬古。振宗。李唐。呂吉。王天保等。另外還有兩人。却不認識。施禮已畢。請問姓名。纔知那兩個中年。紀稍長。眉星眼的。姓名成。綽號賽林冲。那年紀稍輕。圓臉闊口的。姓龍。名壯。綽號賽武松。都是齊魯俠士。在徐州和李玄真相遇。慕名相隨的。虛名誤己。且誤人。賀龍生見好漢相聚。便備酒款待。閻丘丹向賀龍生說。還有同伴在市上飯店裏等候。賀龍生卽命小桃兒前去相請。一時。王雄健。李伯威。蔡天龍。三人來到。賀龍生便邀衆人到前堂飲酒。敘話。衆人依次入席。酒過三巡。王雄健便問起李玄真別後的事。李玄真便將途遇穆玄莊。中了個小孩子的毒藥。鑣的話。從實說了一遍。中鑣後。覺着兩臂發麻。知道有毒。但是這種毒藥。鑣玄門中。祇有殷玄珠能鍊。能解。別人都不知道。便想起賀龍生是專一替江湖上好漢配製蒙汗藥和毒箭毒鑣的。除却尋他。再無別法。當時便將這鑣咬牙。

拔出。上了些平常的解毒藥。急急忙忙向丹徒趕來。到了徐州。無意中看見文成龍壯二人。在街頭使拳棒賣膏藥。確有真功夫。便向他打聽毒藥鑣的解藥。文成說起毒鑣有五種製法。除却蛇腦鑣。打中就死。其餘都可能救。便請他診看。文成看了創口。便知是百草鑣。祇因身邊恰未帶百草鑣的解藥。却知道賀龍生有這解藥。當時祇上了些止痛拔毒的藥。纔敷過了三日毒發的期限。留得性命。文龍二人久聞李玄真之名。便從游到此。說畢。便問王雄健等因何離寨。王雄健便也將余飛熊喪命。王霖被陷的事說了。李玄真聽了。便要同到南京去救三龍五虎。王雄健正求之不得。竭力懇懇。賀龍生却堅留大眾多住兩日。好給李玄真調傷。王雄健因為事情緊急。極力辭却。要走。龍壯便出主意。要賀龍生取些藥交給文成。沿途調敷。自有文成照顧。李玄真也如此說。賀龍生祇好答應了。忙去配藥。周秀武乘空又和他討了許多春藥。春藥不過作者借之爲王李相會見之鍵耳正題既完故一筆帶銷。李玄真命衆門徒和文龍二人趕緊收拾行李。飽後起程。賀龍生攀留不住。祇得敬酒祝福。一時飯罷。一衆人等都告辭起行。李玄真託文成送了賀龍生四百兩

銀子謝儀。賀龍生假意推却一番。如數受了。纔相送衆人出了貫虹橋。告別獨自回去。李玄真等當日祇走了四十餘里。穿過丹徒縣城。便投店歇宿。次日晨起。各展陸地飛騰法。急忙趕路。沿途的人見他們走得快如飛馬。塵土迷天。無不詫異。陸地飛騰法爲外功。五六百里。但此法非至急時不用。蓋恐被人識破。行藏也如此。一大陣人施行此法實爲一種技高者。日可僅見詢之北地鑪師此等技術及其禁規。猶能道大略。余此批卽據若輩所說而云然。李玄真和文成龍

壯三人最先趕到南京。他三人便在離城不遠的一個小市鎮。地名龍潭。路旁的茶店裏候着。傍晚時分。張萬等和李伯威。閻丘丹。周秀武。纔到。王雄健和蔡天龍。直到上燈時分。方氣喘吁吁的跑來。蔡寨主太不濟了。但是牛皮却吹得不小。李玄真便要到城邊去尋客店歇宿。王雄健

一面坐着喘氣。一面搖手止住。道：「俺們就在這裏尋個飯店住下。明日再進城吧。」說着便起身。捱到李玄真身邊。附耳低言道：「城外一定很緊。俺們這許多人。黑夜趕到。一定召人猜疑。反爲不美。李玄真點頭不語。王雄健便到隔壁飯店裏說好了房間。轉身來邀衆人過去歇息。喫喝一宿無話。次日清晨。李玄真率領衆人起身進城。到了城門口。城守營的軍勇。喝叫站住。方要搜盤。王雄健向前拱手說道：「護爺。俺們是常州武生。特

來趕秋試的。這年正開恩科。守城兵勇向衆人上下打量。見是一色的包巾箭衣。帶的都是弓刀箭劍。當真認作是一班應試的武秀才。起了個同類相惜之心。便一擺頭。說聲去罷。王雄健便招呼衆人都進了城。自己落後。掏出一塊約莫二兩來重的銀塊。暗暗給遞守城兵勇。斯時一兵之月餉僅一兩銀子耳。遇此大手筆。此兵誠幸。連載毋怪下文肯縱且從之也。畢竟是軍師有些手段。方纔拔步追上衆人。來到大行宮。尋了一家試館住下。科舉時士子多住試館。略如今日京滬之公寓。都更名改姓。祇說來趕武場的李玄

真和王雄健約住衆人。都驚在試館裏。喫喝一飽。埋頭悶睡。夜飯後。衆人盥洗畢。暗中

悄悄收拾。一霎時。聽得震天價轟然一聲響。院更礮放過。清制督撫衙門按更放礮。略如標準時鐘制。大行宮爲南京

督院附近之街名。故能聞得震天價轟然一聲。衆人各甩外衣。一聲暗號。各由房中牕口躡到屋上。李玄真見人已

到齊。便當先領導向臬司獄飛奔而去。臬司獄者按察使司所屬之監獄也。解省要犯皆監於此獄。一霎時。來到牢獄隔壁

的民房屋上。王雄健湊近李玄真耳邊。說了幾句。李玄真連連點頭答應。回頭招手喚

李伯威近前。也附耳一番。便兩人分散兩面。蛇行狐步。伏到獄牆對面的民房檐口。擡

頭一望。那獄牆相離着有一丈來高。六七尺遠。李玄真輕輕一拍掌。關照李伯威同時行動也。脚尖一

挺腿膝一彎。昂頭一躡。已上了牢獄牆頭。歛的闖進望樓。梟獄之牆上有木樓二名曰望樓命役日夕守之所以防重犯越獄也

伸手擒住那守望的護勇。奪了他手中的扑刀。低聲喝道。休嚷。敢出聲。便殺却。護勇猛然望見明晃晃寒森森的長劍。已擱在頸上。嚇得魂不附體。休說嚷。連話也駭的不會

說了。祇瑟瑟的抖。李玄真喝問道。那被屈的洞庭好漢在那裏。快說。饒你不死。護勇掙扎了半晌。纔說得個在大號子裏。聲猶未了。李玄真早手腕一翻。劍在彼頸故祇須一翻腕足矣俗手寫此必云手起

劍落雖非大病便覺失真那護勇已臥在血泊裏了。李玄真雖狠辣好殺此等人平日對囚凶毒已極殺之尚不足以蔽其辜李玄真出了望樓。便

見李伯威從那對面那個望樓裏出來。忙湊近一問。也祇問得在大號子裏。護勇也被他殺了。二人便拍掌招呼。衆人紛紛都跳上牆頭。祇有王雄健和蔡天龍兩個。一個文

弱。一個癡肥。嫌隔的遠。跳不過來。便在外望風。蔡天龍吹牛太甚作者特寫此以譏之耶衆人閃眼一望。原來那

牢獄正在衆人立住的圍牆當中。四面不連。且無牕戶。便都慌急起來。李玄真悄道。休亂。且隨俺來。自有道理。衆人祇得跟着他。翩然跳下。兜到前面。祇見狴犴獬豸。鐵鑿鑿

鏗毫無一絲縫隙。衆人正沒做理會處。李玄真便想用飛劍劈門。方要動手。忽見文成



一擡頭。啣的一道白色寒光。

文成何人耶以劍光論則本領高而人格正何以從李玄真遊真難索解作者好爲奇筆必有好文章詳寫此原因者吾人雖眼福不淺但恨其不

早爲說出使人長在  
悶葫蘆中未免刁惡

霍霍幾閃。那鐵鑲鐵鎖俱已粉碎。牢門大開。却沒聽見一點聲響。衆人

大喜。一擁而進。李玄真一面向裏走。一面暗忖。這文成竟有這般本領。看來劍法不在俺之下。從此倒要防着他。不要使他占了上風纔好。到了獄裏。祇見衆人依然呆立着。

噲噲亂議。絕倒描寫不敢高聲而  
又要議論深刻入微

忙四下一看。原來四圍都是蠶窠般的小門。究不知那個

門是大號子。李玄真一想。大號子一定在頭前。便將進門第一個小門上的大鐵鎖打

落。李伯威闖丘丹便衝進去。裏面黑魃魃的。不敢舉步。李伯威忙在百寶囊中掏取出

燈兒。

京語打  
火石也

敲取火星。燃着紙捲。纔朦朧望見屋內鎖着兩個人。闖丘丹急將二人提

起。李伯威砍斷鐵鏈。那二人也不敢聲響。被他倆個提了出來。李玄真一看。一個是個

四十多歲肥頭壯腦像個做官的模樣。那一個却是個白毛茸茸的。老者鬚髮交結。已

看不出是怎樣個人。李玄真見兩人都不是洞庭好漢。恐怕救得人多。反而壞事。且也

懶得和他囉嗦。手起劍落。將那官兒模樣的人砍死。冤哉。作者寫此人蓋爲陪鄒茂祥耳。乃以「官兒模樣」四字加之。以見其縱非正罪。

之死而有可死之道雖筆下亦不肯妄死人也 方要再砍那老者時。文成急揚劍架住。說道：「既已救出，何必殺却這

裏面的人。安知不和俺們有些瓜葛。倘錯殺了。反要後悔。橫豎咱們人多。斷不難在多

救這一個可憫的老者出去。李玄真不敢輕視文成。便收劍不語。已被他占去上風了文成便問那

老者道：「您可知大號子在那裏？」老者指着號底道：「在這裏。」不殺彼立刻便得彼助。可見得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之諺確有至理。李

玄真真齒莽至此文成殊玄真真齒莽至此文成殊精細毋怪其得占上風也。衆人一齊都奔號底。方要打門。忽聽得外面傳點。接着擲子聲響。

閻丘丹說聲不好。有人進監。李玄真便領着五個門徒出獄去。埋伏在大門兩旁候着。

此大門當是圍牆之上進出之門文成便率衆將獄底大號子打開。果然王霖、周人霸、韓大剛、蔣琥、梅中

桂、韓昌、林洪、羅繼組、唐延、錢達純、江階芝等十一人。都是鐐銬枷鎖。每人外加鐵鏈三

條。網在快活林上。文成使劍法將衆人的刑具打落。王霖等喜的心頭亂跳。描寫入微羅繼

組便嚷着討兵器要殺人。李伯威忙叫他休要聲響。文成暗命他們各拾一片斷枷。權

當兵器。正亂間。祇聽得外面開鎖。隨卽大門上鏈子聲響。接着呀的一聲。開了大門。寫開

獄門層外面高喝一聲。提人。清時司法官署常在夜深提解謂之夜堂李玄真便高應一聲。嗷嗷。趁勢雙肘一撐。

奪住了門。順手將劍一掃。砍翻了兩三個。到了此時。李玄真已知道非明衝不可了。便高聲叫道。兄弟們走呀。獄裏衆人聽了。知己鬧穿。便暴雷也似應了一聲。二十多隻虎一般。衝將出來。刀劍亂舞。四五个來提人的差役。早已變成肉泥。文成龍壯二人當先。李玄真李伯威領衆。閻丘丹周秀武合後。吶喊震天。一連打開三道柵門。四重堅戶。衝將出來。獄裏許多死囚。睡夢中驚醒。知是有人劫獄。或是衝監。便急忙各毀刑具。隨後衝出。跟着那如狼似虎的二十多個好漢。拚命衝打。從司獄大堂。打將出來。獄官獄卒。都被李玄真等殺了。衆人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這時王雄健蔡天龍在後獄屋上。聽得聲鬧。知道事情鬧穿了。非明幹不可。王雄健便大嚷道。受陷的朋友。俺們特來相救。你們這時不走。更待何時。嚷了幾遍。便跳下大街。轉到獄前來接應。祇見龍壯舞動雙刀。文壯翻飛雙斧。當先開路。隨後便是一個赤手空拳的老者。竭力奔跑。再後纔是李玄真等。保着王霖羅繼組等一班受了刑傷的人。儘力躍隨。王雄健便高叫弟兄們朝南出城呀。一面嚷着。一面搶先。趕到城門口。大叫崇明島全寨好漢在此。乘勢嫁禍雖彼自謂

機警要非英雄好漢光明磊落敢作敢當之精神徒見其氣概膽識俱小非成事之大器也

快快開城。看那守城軍士時。恰好是日間得了二

兩來銀子的人。便又嚷道。守城的好弟兄。你們在此。一月賺一兩銀子。上司還要扣去六分平色。日夜受打罵。還不得一飽。跟着俺們去吧。大秤分金銀。論盆喫酒肉。不强似

在這裏受鳥氣。那得銀子的軍士頭一個答應。其餘見不是對手。既怕喫眼前虧。又怕事後受罪。便一齊吶一聲喊。歸順過來。打落大鎖。拔去門楨。大開城門。一擁出城。王雄健見王霖等刑傷很重。行走不便。便順便在城外劫了一家騾馬行。搶了幾十匹牲口。

又衝開一家弓箭店。

此種商店內已絕跡惟在大軍會見一日人所設之弓矢會社亦祇售弓矢而無兵器也

各人揀稱手的奪了許多長

短兵器。弓箭彈鑣。佩帶齊全。方纔躍馬上路。

衆人如此橫行歷時良久猶未見一兵一騎追來當時之警備可哂已極於此足見復國運動并非難事大亂之餘祇以漢族苟安成性漢奸更多雖有熱心民族革命力謀恢復漢族河山之俠士奈寡不敵衆且不得社會之助更無可受運動而抗旗營之兵能演成一衆使而不能得一疲懈城池之憾事悲夫誰實爲之殷鑒不遠願

我民衆速起而抗外侮毋負天錫之使命此作者之一片婆心也

沿途暢談往事。毫無忌憚。歡笑而行。午牌時分。落店歇息。查

點人數。除王霖。羅繼組。江階。芝。錢達純。韓昌。林洪。蔣琥。唐延。周人霸。梅中桂。韓大剛。王雄健。李伯威。蔡天龍。閻丘丹。周秀武。李玄真。張萬。古振宗。李唐。呂吉。王天保。文成。龍壯。

等二十四人以外。還有四十餘個城守營的兵勇。一個獄中救出的老者。這時衆人因老者有指引大號子之功。另眼相待。問他的姓名。他答稱鄒茂祥。蔡天龍聽了他這姓名。心中似有所感觸。却又想不起是椿什麼事來。正在凝思。忽見大路上塵土騰空。畫角嗚嗚。知道是官兵趕來。方要和李玄真說話。祇見王雄健向他道。蔡寨主。煩你和李五哥周二姑娘閻丘賢弟四位。保着戲珠龍王大哥。他們幾位先走。追兵來時。請李老師帶着俺們。來擋他一陣。蔡天龍等依言而行。王雄健和李玄真便招呼衆人。急忙上馬。那些城守營投降的兵勇。也都騎驃跨馬。大刀長鎗。一陣忙亂。都衝到山前空地。扼險而守。將隊伍一字兒排開。來的人馬。果然是南京的官兵。纔列開隊。官兵已到面前。當先一將。頭戴暗紅頂緯帽。身穿馬蹄袖箭衣。手挽鈎鏢大葉刀。跨下捲毛青鬃馬。這人便是江南督標副將雲雷。原是獵戶出身。馬上功夫十分了得。百忙之中偏有閒筆。彼雲雷身世本領。他身後便是部下一班游擊都司守備等武職。一個個頂盔貫甲。佩箭彎弓。統着二三百兵勇。滾浪般擁來。雲副將見強盜竟敢列隊拒捕。且占得好地勢。不能大隊人馬衝突圍

攻。祇可相機鬥力。便一聲號令。隊伍左右分開。喝令手下奮勇拏人。當有右營游擊宋忠。絕倒掄刀拍馬。衝將過來。文成望見。也不待李玄真開口。兩腿一夾。手舞鈎鐮鎗。縱馬出隊。直取宋忠。宋忠方要破口大罵。文成的鎗已呼的刺向鼻梁來。不覺大驚。忙低頭閃過。文成接着又是一鎗。直奔宋忠左腰。宋忠急縱馬避開。文成掉轉鎗頭。哧的一鎗。向上刺去。宋忠來不及閃讓。早被文成將藍頂緯帽刺落。文成便一連幾鎗。祇殺得宋忠沒處躲閃。無暇還刀。心中大慌。連忙覷空撥轉馬頭。沒命的向本隊奔逃。文成見了哈哈大笑。喝一聲狗賊。逃到那裏去。雙腿一拍。撥刺刺。隨後趕來。不到三五步。便已趕上。文成的馬頭離宋忠的馬尾祇有五六尺光景。文成便大喝一聲。照鎗。手起一鎗。向宋忠左肩刺去。宋忠急將身體一偏。讓過鎗頭。文成趁勢一翻腕。將鎗向後一拖。寫來渾身是解數掩卷閉目細爲一思。恍如親見蓋層次井然一絲不亂絕非舊小說千篇一律者可比。祇聞小說中有拖刀此則拖鎗矣。新穎之至。使鈎鐮鈎住宋忠的左肩。拖下馬來。極力寫文成且極寫鈎鐮鎗之特別。用處以見此鎗不僅能破連環甲馬。就勢一鎗。當胸刺去。結果了宋忠的性命。台篆不愧喚送終。雲雷望見大怒。大叫一聲。掄起鈎鐮大葉刀。親自出馬。衝將過來。文成方要對敵。

忽聽後面有人叫道。文爺且請歇息。讓俺倆來結果他。忙回頭一看。却是鎮黃河古振宗。和小溫侯呂吉兩個。斧戟齊舉。殺向前來。此蓋李玄真不欲文成占上風而使弟子出馬殊不知上風久已被文成隨便的占去了何況李之高徒又不

爭氣更促使文成占盡上風世事每有愈防愈壞之事惟有聽其自然始能免却煩惱此亦其一也

文成便勒馬回隊。李玄真誇讚道。文賢弟真驍

勇極了。金鎗起落。不教人得還一刀。便殺敵得勝。這般本領。休說林冲。俺看趙雲也不

見得比您強勝。

借李玄真口  
中力讚文成

祇是這雲雷。却是江南武官中的第一個有能耐的。拳棒功

夫雖沒甚大聲名。刀馬却是一等一。大江南北無人不知。俺恐您不知他的底細。稍許

大意。便要喫他的虧。因此叫他倆來替您。文成聽了。大不痛快。心下忽忽如有所感觸。

口裏却應了一聲承老師照應。一面閃眼看呂古二人雙戰雲雷。但是一見雲雷使的

那兵器。便知道他是個勁敵。那兵器形像略似偃月刀。刀片兒比尋常的偃月刀却大

了一倍多。彷彿半扇鐵門一般。刀鏢之上。刀刃合橫處。有兩個蛾眉一般的鈎兒。和鈎

鎌鎗相同。這兵器名喚大葉鈎鎌刀。據說是明朝于忠肅公破蒙古兵時。纔有這傢伙

的。文成的師傅精於鈎鎌大葉刀。可是他沒學習。龍壯却練習過。慣能使這傢伙。這時

一班人中。除却他倆。祇有李玄真識得這刀的厲害。旁人都莫名其妙。百忙中詳敘一刀固屬逞才用暇筆但實

係爲後文張本耳

古振宗呂吉兩個。本來就不是雲雷的對手。更加遇着這奇怪兵器。不識他的

解數。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似此怎能取勝

防着砍。沒防着鈎。直累得手忙脚亂。祇看見四面俱是大刀。無從

招架。雲雷殺得性起。大喝一聲。一刀背將呂吉打下馬來。古振宗連忙相救。說時遲。那

時快。呂吉沒救得。自己反被雲雷一刀柄。擡得一個筋斗。倒栽馬下。衆兵勇見有人落

馬。奔過來。按住就網。連人帶馬。一齊帶回隊中。

舊小說中寫擒將時每忘其馬此等誤點即施耐庵亦所不免作者巨眼獨到是真勝人處令人佩服

李玄真見兩個徒弟被捉。勃然大怒。不待雲雷衝陣。便手舞雙劍。躍馬而出。龍壯文成

二人也隨後出陣。張萬等也要出馬。却被王雄健止住。雲雷見李玄真等三人齊出。毫

不畏怯。喝一聲。孩子們。預備網人。

驕者必敗實千古不磨之例

說着便揮動大刀。滾將過來。李玄真接

住。廝殺。文成挺鎗相助。龍壯也舉斧幫戰。四騎馬轉燈兒般團團亂轉。雲雷竭盡平生

本領。將刀使得如流星滿月。光芒四射。冷風亂起。李玄真等三人也擺開兵器。前後夾

攻。混戰了有七八十個回合。雲雷祇是天生膂力。練習些刀馬功夫。怎敵得三人內功



湛深。手法矯捷。看看有些招架不及。便閃一刀。佯敗下去。龍壯掄斧便追。李玄真恐雲雷有詐。勒住馬。止住文成。大叫龍壯勿追。話猶未了。祇見雲雷欵扭狼腰。微低虎頸。兩臂一震。大喝一聲。人馬齊回。舉起大刀。向龍壯當頂劈下來。李玄真文成見了。齊聲大叫不好。一齊飛馬來救龍壯。這時龍壯見雲雷用拖刀計。知道這一手最毒。不能招架。且無從躲避。暗忖。俺命休矣。拖刀計余不知是如何使法。但聞今之習武者。言謂爲回馬刀。與回馬鎗同等厲害。蓋劈下時雖有兵器架之。亦必斷而仍不能擋住也。在這間不容髮之際。龍壯心裏一急。陡然的想得一法。也不暇細思。乘雲雷舉起大刀尙未落下的這一霎時候。扔了大斧。雙手使勁。按住判官頭。馬鞍之前轎也。全身向前一衝。就勢一個空心筋斗。唰的一聲。似孫悟空駕筋斗雲一般。作者何處見來一笑。衝到半空裏。纔躲過這泰山壓頂般的追命刀。雲雷沒防着龍壯有這般矯捷的本領。一刀下去。祇將龍壯的坐馬劈爲兩段。使猛了勁。身子向前幌了兩幌。那知龍壯翻筋斗時。已拔劍在手。乘雲雷大刀劈下。身向前裁之時。半空裏一個盤旋。向雲雷頭頂落下。人劍齊下。直將雲雷的腦袋連帽劈開。沒劈得人反被人劈着。如此寫戰匪夷所思。屍身倒撞馬下。這時李玄真文成的馬還沒趕到。補此一句。

可見事機  
急迅無比

那雲雷部下的官兵先見他們如此戰法。如看戲法一般。渾忘身在對敵。及至

雲雷被劈。方始如夢初覺。吶一聲喊。

此喊必是  
喊哎哨

拋旗丟鎗。抱頭鼠竄。李玄真奪回呂吉古

振宗。領着衆人追殺一陣。王雄健趕來止住。道：俺們回寨要緊。他們後應甚多。俺們怎能戀戰。一句話。提醒了李玄真。纔喚住衆人。得勝迴頭。王雄健便教兵勇將地下旗幟拾起。就此追上王霖等。扮作官兵。列隊而行。這時鄉村人家不知何事在此開仗。嚇得關門閉戶。不敢出頭。王雄健便命兵勇沿途肆意搶劫。祇揀大戶人家隨便焚掠。文成龍壯大不以爲然。暗想：李玄真是名震天下的玄門大俠。怎不加阻止。反幫助胡爲咧。從此心中結下一個疑團。王雄健等却得意非凡。劫得的財物。都裝駝網載。揀小路回太湖縣洞庭西山來。沿途地方。見了旗幟。祇當他們真是官兵。竭力辦差奉承。及至搶過了。便自稱是崇明島的好漢。因此地方報案。都祇說是崇島水盜。却不知是太湖梟匪。文成龍壯二人聽了。愈加覺得希奇。爲甚要推說崇島。不道是洞庭咧。難道洞庭寨聲威遠播。還怕官府追究麼。當真怕官府。就不應該明立山寨呀。想來想去。想不透其

中奧妙。問他們時。又都不肯實說。二人便商量着。要抽空去探視崇島。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後事如何。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本回文字極其曲折。事態亦變換異常。要旨本在救鄒茂祥。而絕不以鄒爲主。祇略帶數句。如蛛絲着水。似有似無。且鄒茂祥偏不由其子女救出。既救出矣。猶有比下獄更危險之大難在後。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文直如此景。

寫閻丘丹與周秀武暗藏春色。不着一語。而情事盎然。真有匣劍帷燈之妙。李文真在獄中救人時。尙擬暗中劫人而去。及至提犯夜審。則萬不能不明劫監牢矣。如剝綠蕉。層次井然。作者之所以必欲使之明劫。蓋爲嫁禍崇島而引起後文莫大之波瀾耳。於此處却不露一絲痕跡。

本回寫文成龍壯二人突如其來。而其正直好俠。仗義勇爲之精神。及各個之個性。已呈露無餘。則將來二人如何。讀者已可想像而得。

第一百零十回 持公道二士救衰翁 急義氣八俠逢好漢

話說李玄真王雄健等飽載而歸。回到山寨。將前後事情詳晰告訴了唐士熙。唐士熙大喜。記了衆人功勞。擺謙賀功。并給李玄真文成龍壯三人接風。席間將搶劫來的財物。分成三十股。十股歸庫。十股山寨裏上下及王霖羅繼組等均分。另外十股。李玄真王雄健各得一股半。文成龍壯各得一股。降來的兵勇攤分二股。其餘衆人周秀武張萬等公分三股。此之謂盜亦有道足見賞罰不明雖強盜亦不行衆人紛紛領謝。祇文成龍壯二人堅辭。雞羣之鶴特表出之說

道。俺倆初來山寨。未立寸功。連進門禮也不會備得。怎敢受賞。唐士熙道。俺們寨裏規矩是不爭也不讓。此五字却不容易如本此以組織社會則一切壓迫及爭鬥併虛僞等等皆一掃而空足道不彰特以之歸於盜說大同一之境不圖社會大經濟却出自一凶惡大盜之口中作者寫此豈痛人皆昏昏大耶嗟乎其然者其痛深矣。兩位賢弟休存客氣。免得壞了山寨義氣。存客氣便壞義氣誠哉金龍

壯答道。俺倆受之有愧。寨主這般說來。却之又是不恭。事在兩難。俺有一法。務望寨主不再駁回纔好。唐士熙道。祇要不犯山寨規矩。咱們弟兄們有什麼不好商量的。龍壯道。既如此。足見寨主厚愛。俺倆個這一宗賞項。暫時存在庫中。俟將來俺倆立了功勞。

再向寨主領取。那時寨主再有賞賜。俺倆也不推辭了。文成接言道。這是俺倆一點愚忱。如果寨主不格外原諒。俺倆就此告辭。王雄健知他倆本領高強。性情執拗。恐怕弄決撒了。反爲不美。便從旁相勸道。兩位賢弟既如此說。寨主便暫爲存庫。如兩位賢弟的意見。俺們的交情。但是兩位賢弟要錢使用時。千萬休客氣。就是沒這項銀子。俺們寨裏。也是不分彼此的。二人齊道。謹遵台命。唐士熙便答應了。將銀物交閻丘丹存庫。閻丘丹管錢米見第九十四回飲酒中間。唐士熙問鄒茂祥作何生理。何事入獄。鄒茂祥不知童朝柱山寨被旗兵勦滅了。投奔在此。更不料他對面的一桌。便是童朝柱。蔡天龍和劉長勝。王金標。詹光。宋銘等。都是他的冤家。聽了唐士熙問他根由。便一五一十說了出來。那知話未說完。蔡天龍大喝道。俺把你這老王八。童寨主好意聘你兩個女兒。做如夫人。財帛酒醴。媒禮俱全。你這老王八受了聘禮。又勾通玄門惡賊。將人劫去。并搶竊許多東西。童寨主纔當官告你。官府審得你和玄門強賊往來。纔定你死罪。你自作自受。今日冤家狹路相逢。你不認錯求饒。反含血噴人。就是童寨主饒你。俺蔡天龍也饒不過。

你。說罷。便拔出刀來。要殺鄒茂祥。鄒茂祥聽了。直駭得魂靈出竅。衆人都不知是怎樣的事。不好解勸。祇文成聽了。這不倫不類的話。知道其中必有原故。便挺身攔住。道。蔡大哥。這可不行。須知這裏是洞庭寨。凡事祇好聽唐寨主的吩咐。蔡大哥既如此恨他。當初何不將他弄到貴寨去處置。如今既在這裏說話。便得照本寨的說法。鄒老者曾經指認臬司獄的大號子。纔得救出十一位弟兄。倘沒有他。提犯獄卒進來時。俺們的人。尙未救出。豈不是一場沒結果。照此而論。鄒老者爲本寨有功之人。蔡大哥恐怕不好擅殺。就是你和他有血海的深仇。也要說出來候寨主定奪。和弟兄們公議。纔能殺得他死而無怨。要是隨便一個人便能將有功之人殺却。隨便一個人五字罵得酷毒本寨規矩何存。江湖上說起來也不好聽。不知寨主和衆位以俺這話爲然麼。此一段語語犀利如劍。不唐士熙聽了。暗佩文成有才情。有氣魄。但是童朝柱。蔡天龍二人。是帶了數十萬金銀財物來投奔的。不好得罪他們。嗟乎金錢魔力竟足使盜魁不敢得罪偉哉孔方便目視王雄健。王雄健會意。不待蔡天龍開口。便攔勸道。這事內容很深。不是俺們在這筵席上論得明白的。就是鄒老者

在此。也有許多不便。依俺之見。不如俺們大家公推一位弟兄。專門審問這件案子。那

麼。誰是誰非。便可以明白了。蔡天龍還要爭論時。被童朝柱暗捏了一把。老奸巨猾自知。虧心且自知。

用不敵文成不欲得罪。彼致難立足於洞庭也。纔忍氣坐下。唐士熙便請李伯威審問這案。大家都說好極。王雄健

卽傳令。立時將鄒茂祥卽席擊下。解往李伯威寨中。大家依舊歡呼暢飲。至夜深纔散。

列位讀者。做小說的人。有一句口頭禪。叫做一支筆難寫兩地事情。作者既然忝然執

筆著小說。當然不能例外。如今且將鄒茂祥出了虎穴。又入狼巢的事。暫且按住。且說

那穆玄莊。方大瑞。率領諸俠。斬了余飛熊。砍死田大漢。李士魁之後。叫出飯店掌櫃的

來。佈置妥貼。方大瑞仍然回自己店裏來。一霎時。鄒瑀。鄒瑛。過來請見。方大瑞起身迎

到房中。鄒瑀。鄒瑛。細說前事。方大瑞纔知他倆便是甥女兒。珠。玉。妞。先時祇因大戰

之時。沒問得仔細。心中便想着這兩人面貌好似甥兒。鄒德康。細察舉動。却又不是。本

想待稍閒暇時。再細問穆玄莊的。那知兩鄒已經尋來相認。患難中的骨肉。飽經慘苦。

驀地相逢。那種悲哀之情。真難以言盡。三人相對。哭泣半晌。還是方大瑞勉強止住悲

淚。勸住兩鄒。休要過悲。向他倆問起別後的事。兩鄒一一說了。鄒珏便問方大瑞怎得脫身。可知他父母的下落。方大瑞便將入獄以後。便沒見着鄒茂祥的話說了。并說習藝下山之後。曾細細打聽你父親現在南京。是前任總督因爲案關謀逆。移提訊問。由安慶解去的。那時俺已定了斬監候。卽待秋決。你父親還沒定罪。便到了南京了。後來新皇登基。俺還遇赦減等。你父親自然也留得性命了。但是不知爲何至今還押在南京臬司獄裏。沒發回安徽去。鄒瑛聽了。急問道。這話可真麼。方大瑞正色道。這是何等樣事。俺豈肯騙你。鄒瑛道。不是怕你老騙俺。祇因甥女浪跡江湖。到處訪問。這些年也。沒得一點影響。因此聽了這實信。反以爲身在夢中。不敢自信。纔所以嘮叨這一句。原爲想他實在的心事過急些兒。望你老休怪。說着。淚如雨下。鄒珏也泣不可仰。方大瑞歛歎歎息道。兩位賢甥。休要悲傷。這事不是一哭可了的。俺在南京時。便想救你父親的。怎奈孤掌難鳴。不敢輕舉妄動。反誤大事。因此想尋着你的兄弟。一同往救。如今旣已見着您倆。也是一般。等會兒向通臂猿千里俠兩位說過。俺們便回南京去救你父



親兩鄰聽了大喜。便催着方大瑞向穆莊二人去說。方大瑞道：那邊店裏如今正鬧着

啦。

借方大瑞口中一提輕輕略去  
報官驗判等事其善用省筆

不如請莊爺過來說話。清靜一點。鄒瑛便起身前往。一霎

時。請了莊廷鑣邱大福等一班人過來。方大瑞接入。讓衆人落坐。喝茶。鄒瑛鄒瑛姊妹二人便將他家的慘事從頭至尾訴說一番。衆人平時祇知霹靂子家中有血海之仇。未報。却都不詳晰是怎麼一回事。如今聽得鄒瑛一番訴說。衆人都勃然大怒。個個摩拳擦掌。立時便要南京去劫牢反獄。搭救鄒茂祥。并到鳳陽。殺却童朝柱全家。其中狄金兒狄正祥姊弟兩個更加憤恨。齧牙切齒。立刻就要動身。師弟深另筆  
特寫極爲得體莊廷鑣更因同病相憐。心中十分難過。自然要仗義奮勇到南京去救鄒茂祥。經此一鬧。大家全要回頭到南京去。竟將到開封一層忘却了。穆玄莊道：這事不是這般亂嘈嘈。可以商量得好的。第一霹靂子如今還沒知道這事。就算俺們能將人救出來。用不着要他到南京。但是不通給一個信。將來終得討埋怨的。他老子的事。能不給他知道嗎。他現在又不是沒地方去尋。況且俺們救了鄒老丈出來。也應該讓霹靂子早些兒見面。好了却

他這許多年的心願呀。因此俺覺着不是大家糊裏糊塗向南京一跑就能算事的。莊廷鑑被他一提也猛然想起道。還有一樁要緊的事。俺們這許多人。不到開封。他們到了的人一定老等着。或許還疑是出了岔子。大批人趕回來尋找援救。也說不定。那麼俺們豈不是對不起師太和同門諸人麼。如今事在兩難。依俺想。祇有分做兩班。一班仍然趕向開封去。將這事向大家說明白。若路上趕着霹靂子更好。便通知他。要他快回來。好父子相會。話休說滿了。謹防事有變化。一班卽刻動身轉回南京去。救人如救火。事宜迅決。如果大家有更好些的法子。便請快些兒說出來。大家參詳。那知衆人聽了這番話。頓時都覺爲難。曼因是玄門祖師。告窆大事。鄒茂祥是鄒雷的父親。他家的事也算玄門中一樁奇冤。萬不能不救。因此衆人都難上難下。反倒寂然無聲。方大瑞便道。俺有個法子。衆位祇管照舊到開封去。祇由俺帶着倆甥女回到南京去救俺表弟。祇是衆位到開封時。務必代俺們告罪一聲。穆玄莊忙道。這話不對。不是俺得罪方道長。南京金城湯池。不比旁的地方。斷不是兩三個人能幹了這般事的。但如今大家的心事。俺爽快

說出來罷。兩面都要去。不好拋下那一頭。俺已經想得一個調處的法子了。咱們大夥兒拈鬮。拈着南京的到南京。拈着開封的到……衆人不待他說完。一齊讚好。方大瑞和兩鄒聽了。也沒別話。於是方大瑞起身向掌櫃的討了紙筆來。按人數裁成紙條兒。穆玄莊道。南京地方兵多將廣。旗營裏很有幾個好漢。就是督標裏副將雲雷也十分了得。須得多去幾個人纔好。依俺說。除却方道長和鄒家姊妹倆是一定要去的。餘下的寫上八個南京。贖下的全做白鬮兒。拈着白的便向開封去。衆人都說好。莊廷鏞依言做成鬮兒。摺在帽筒裏。除了方大瑞和鄒廷鄒瑛。衆人依次拈鬮。各自展開。看時。拈着南京的是。邱大福。邱大壽。狄金兒。狄正祥。莊金仞。裴國鸞。盧多兒。夏小燕。八個。妙極不着老的此一班少年。竟用出發下文一定熱鬧。當下議定。分做兩批起程。邱大福。邱大壽。狄正祥。莊金仞等四個男的。隨着方大瑞做一批。狄金兒。夏小燕。裴國鸞。盧多兒等四個女的。隨着鄒廷鄒瑛做一批。男的先行。女的隨後。倘若男的到了南京。出了岔子。女孩子沒人疑心。好做救應。商量已定。莊廷鏞穆玄莊都說。事不宜遲。就此便走。莊廷鏞等都等這村裏報過官。驗

過盜屍後再動身。方大瑞當卽率領邱大福等四人告別。因爲沿途預備連夜趕去。便將牲口交給兩蕭。帶往開封。將來給同道騎回山寨。五人都換着八達麻鞋。忽忽起程。恨不得一口氣趕到南京。將人救出。這一日。便晝夜不停。埋頭直奔。黃昏後。更各展陸地飛行法。風馳電掣般。不到幾日。便趕到浦口。天明時。搭大舨渡江。忽聽得舨子上有人談天。仔細一聽。却說的是崇明島強盜劫牢反獄。方大瑞等大驚。邱大福兄弟倆尤爲詫駭。鄒之關係方大瑞爲最深島之關係兩邱五人不約而同的凝神靜聽。祇聽得坐在後

艙的一個老學究歎道。世風不古。

開口便是老學究的第一句口頭禪

纔生出這些妖孽來。你們不知這事

的根源。俺曾在學宮裏聽得掌教老師

必表出其爲秀才此乃老學究和面生人談話決不可少者

說起。這班人都是海

外大盜。

翻外訛爲海外市井傳言大多如是

都會妖法。一個霹靂。便能破壁飛去。王制軍在浙撫任上時。杭

州鬧市之中曾出過這麼一回事。他們妖人內夥的爭鬥。大天白日裏。三個人都展翅飛去了。王制軍何等精明。當時就查得是海外巨盜。馬上出奏請旨。他說到這裏。又歎了一口氣道。天子聖明。汪洋霈澤。不肯爲么魔小醜。而提兵調將。勞民傷財。那知這班

妖賊未受天誅。竟爾跳梁至此。咱們瞧着吧。這回聖君一定震怒。祇要聖天子一躲脚。

絕倒一路腐談。夾比語。確是三家村冬烘口吻。

怕不羣妖都成齋粉嗎。旁邊一個農夫岔嘴道。先生你休這般說。

俺也曾聽人說過。如今人心不好。玉皇大帝着惱。差了滿天的煞星。一齊下凡。要將天下血洗。三停人要殺掉二停。還是關聖帝君純陽祖師倆。哀求三天。玉皇大帝纔祇答應派一半煞星下凡。聽說那在杭州起飛的。便是天上的煞星。所以皇帝老子也不敢捉他。王制臺更不用說了。就是前夜裏。南京的事。那班人也都是煞星投胎變的人。您想這般高的城牆。那麼堅固的監牢。他們就能跑田塍似的。

絕倒俗諺三句話不離本行作者真體會得到云

雲大

人那般個數。一數二的好漢。都被他們騰雲駕霧。打半空裏取了腦袋去。要不是天上的星。地下的精。就能這般了嗎。老學究聽了大怒。方要張口爭辯。船頭上有個商賈模樣的人。早高聲應道。這話不錯的。俺有個表哥。打松江做買賣回來。他說崇明島上的一班奇怪人。也不打劫。也不借糧。那島上除了沙就是水。又不能耕種。那班人竟能不喫飯過日子。

由不劫不借便斷定其不食。正是一般社會的鑒別力。

前幾日城裏名利棧捉着的十幾個人。就是前

夜劫去的。都是他們的件兒。要不是他們這般本領。就敢留下地名兒纔走。叫官兵去辦嗎。聽說王大人如今也明白了。還要差人向他們講和啦。衆人說的正高興。舸子老闖也一面搖着櫓。一面說道。前夜劫去的。不錯。是崇明島的人。聽說洞庭山的。也有。都是他們一家人。還有一個在監牢裏關了許多年。定了永遠監禁的。是他們的老師傅。借着監牢來修行。又想過一過刀規。成仙作佛的。不料皇帝老子真聰明。一猜便曉得了。偏不殺他。還赦了他的罪。關着不許出去。絕倒兩語之矛盾已達極點非舟子說不出到前夜他纔走了。還殺了一個尅扣軍糧的游擊。名叫都順的。順手了却都順祭牢門。纔駕雲飛去的。方大瑞聽了。心中忐忑不寧。故意淡淡的說道。未必罷。他們老師傅。怎麼許多年不走咧。俺雲游到南京好幾次了。都沒聽見說牢裏有個這般了得的人呀。到底姓甚名誰咧。倘使是有能耐的。關在牢裏。早已姓名都被人家嚼碎了。就能這般無聲無息嗎。舸子老闖瞪着眼。爭辯道的。確的。你不相信麼。這人姓鄒。名叫茂祥。原本是鳳陽府的大盜。解到南京來時。許多人到江邊去瞧。怎沒人知道。不過你道爺不住在南京。不知道罷了。方大瑞等

聽了心中大急。暗忖。似這般說。不知又是誰劫去了。倘使是鄒靈的仇家。那纔不得了。一面想。一面隨嘴說道。神仙是常有的。可惜凡人不識。這回事要是王大人和前任一樣。不得罪這些有仙法的人。也就沒這事。南京人也不受這驚嚇了。老學究聽了。暴眼鼓顫的望着方大瑞搖頭。嘴裏連說。異端。異端。惟有攻之。不屑教也。似鏡花緣亦似儒林外史而靈活生

動却又過之

方大瑞也不理他。那農夫和商人兩個還在高談闊論。忽聽得舢子頭上掌篙的。拉尖噪子喊一聲。泊岸了。客人掏渡錢。這纔攔住衆人的談鋒。各掏出五文制錢。擱在艙板上。待舢子靠了碼頭。都紛紛上岸。方大瑞領着狄正祥等四人。尋了個僻靜地方。站住脚。方大瑞悄聲道。這事怎處咧。方纔聽得說的。鄒老丈大概已被人劫去了。據他們說是崇明島的人。這話不知確不確。邱大福搖頭道。決然不是崇明島的人幹的。一來島裏不會知道鄒老丈的事。二來島裏沒一個會道法的人。方大瑞道。這却難說。也許島裏探得這事了。前來劫取。遇着追兵急趕。使劍法。殺了一兩個人。無知愚民便訛成妖法。或也有之。邱大壽道。這却不然。這事却有一宗可以猜定。不是島裏的人幹

的那艘子上人不是說先捉了十多個人也劫了去嗎。俺們島裏現在斷沒十多個人到南京來。而且劫了獄。怎肯自道是崇明島來的咧。俺想這一定是洞庭山的強盜幹的。嫁禍於俺們身上。倘是如此。鄒老丈可就有些不美了。小邱久走江湖大有進境居然能一料就着方大瑞聽

了。沉吟半晌。纔說道。果然這事有些不妙。如今你們四位且不必進城。祇在城外暫住。

俺今夜到督院和上江兩縣衙門裏探探底細去。探明白了。便好辦了。莊金仞忙道。俺

同去。此子於杭州事頗爲熟識大有自負之心狄正祥也要去。邱家兄弟倆也說。方道長年紀大了。俺們不放心。

還是都同去一趟。方大瑞道。俺們許多人進城。定惹人疑心……莊金仞道。俺有法子。

你老先進城去。出家人沒人猜疑的。在城裏買四身顏色材料都不相同的長衫馬褂。

俺們都扮做書院裏學生模樣。城守營怕相公斷不敢來盤問。豈不就混進去了。今夜

多有幾個進衙門。耳目廣闊許多。一定能得實訊。明日到夫子廟等着鄒家倆姑和幾

位姊妹到來。小八俠男女兩組所約定之南京相會地却在此處點出天衣無縫便好做事了。方大瑞一瞧。四人都是唇紅齒白。

自秀眉清的英年。扮做書生。都還相稱。便答應了。帶了銀子混進城去。雇驢子到花牌



樓。

彼時之南京代步尙祇有驢馬

買到四套顏色鮮豔的衣衫。急忙出城。到原地。會着狄正祥等。將衣服

交給着好。昂然走到儀鳳門來。果然守城兵勇竟沒覺着。到了城裏。尋着一家小客店住下。待到夜深人靜。五個人在黑影裏。飛上瓦脊。一路施展夜行法。祇揀黑暗所在。穿房越屋。早到了總督衙門。方大瑞當先。看一看。衙門裏燈光閃爍。從轅門口直到暖閣。滿排着背刀的兵勇。層層密密。侍衛森嚴。如臨大敵一般。鑿鑿不絕的鼓聲中。夾着噹噹撲撲的的更鑼更柝聲音。細聽恰是二更二點。方大瑞等雖見這般防衛威嚴的情形。却並不放在心上。歛的從衆兵勇頭上飛過。五個人魚貫而入。好似一道長虹。又似一道黑煙。不但是昏夜之時。衆兵勇瞧不明白。就是看見了這一線淡雲。也斷想不到這是五個人。祇當作一陣旋風吹過罷了。方大瑞等到了後面上房屋脊上。立定。方大瑞便要邱大福邱大壽去。到簽押房裏。探聽有無動靜。又要莊金仞狄正祥兩個去。奏稿師爺官親門上等處去窺探。自己便向上房對過一棵大柏樹上飛去。揀了一枝燈光照不着。却正對着上房的樹枝。遮住了身形。向上房裏張望。祇見房內一個中年官

兒。正和一個小廝模樣的後生，摟着親嘴。忽然門帘一動，走進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來。瞧見這般形像，頓時大吵大鬧，嚇得那官兒作揖打躬，千不是，萬不是的賠罪央告。那女子祇是正言厲色的嚷鬧。但是對着那小廝，却又佯瞋假怒，輕言怨語，媚態畢露。輕輕數語，清時達官貴人之帷箔醜態，表露無餘。作者亦侯門公子，不畏投鼠忌器，耶雖然此種内幕，非大世家子弟焉能知之。方大瑞暗自好笑。如此情劇滑稽，劇不易得，觀道長眼福不

淺

正在觀看，忽覺身後樹枝微微一動，接着一道白光呼的奔來，却又歛的收去。方大瑞冷不防來這一下，祇道是總督衙裏保鏢的，特來驚他，不敢怠慢。一輕身軀，飛到對面上房屋脊之上，腳踏實地，預備和他一鬥。不料四顧不見一人，方在猶疑，忽見那道白光，又在面前一閃。方大瑞忙一張嘴，吐出一道青光來敵住。那白光却又不鬥，祇漸漸的收縮。方大瑞便跟蹤尋去，纔到花園牆上。那白光便不見了，却現出一個銀髮鬚髻，滿面虬髯，豹頭龍眼，虎背熊腰的老者。活畫一個老英雄，讀者試掩卷猜之，此公爲誰。身穿黑色夜行衣，腰插一對短柄鉞斧，定睛細看，却不認識。那老者不待他問，便說道：俺乃山東賽李達，杜橫魯。你是何人，到此則甚。方大瑞聽了，知是邱大福的師祖，曾聽玄門諸俠談起過，是一位

前輩英雄。便連忙躬身道。後學鳳陽方大瑞。朋友叫俺開山太歲的便是。老英雄的小

門生邱氏兄弟。現在此處。是與俺同來的。不答其爲何而來而急言兩邱在此蓋來此之原因。敘說甚繁非數語可了。觀杜橫魯之貌及聞其綽號。已知其爲

「橫」一魯之名實相副。故先以其所親之兩邱證明爲同道以下。方好進言。方大瑞素昔長於辭令。應付觀此較前第一集中更有進步。杜橫魯聽了。便向花園中假石

山一招手。祇見石洞裏一連闌出五個人來。兩男三女。讀者且猜此五人爲誰。兩男易知。三女却不易猜。足見作者筆墨之波譎雲翻。

齊到杜橫魯跟前站住。杜橫魯向兩個男子說道。大福哥兒。倆在這裏。你倆快去喚他

來。俺有話說。不問在何處。便着人去喚。真賽過李鐵牛。方大瑞便將兩邱在簽押房的話說了。二人遵命而去。杜

橫魯指着三個女子。向方大瑞說道。這三位女英雄。是梁玄通的弟子。神棒唐采蘋。玉

面哪吒紀寶璉。和殷玄珠的弟子。賽木蘭。孫志雄。都是玄門徒衆。方纔去的兩個都是

俺的兒子。鬧江蛟杜麟。鷓子杜鳳。方大瑞聽了。都是聞名而未見面的。便將自己來歷

約略說了幾句。杜麟杜鳳已領着邱大福邱大壽來到。兩邱參過師祖。又和孫志雄等

見過。杜橫魯便問他倆來此則甚。兩邱將前情說了。杜橫魯搖頭道。你們這般探聽。一

輩子也休想明白。這時連王維邦也睡鼓裏。纏弄不清。你們到此探什麼。到是俺倒有

些知道。此地不是說話之所。俺們尋個僻靜之處。待俺告訴你們。方大瑞忙道。北極閣好麼。杜橫魯點頭。方大瑞便要邱大壽去喚莊金。狄正祥到花園裏來。相見過了。十一個人一齊施展功夫。掣電般出了督院。如飛的向北極閣來。杜鳳先到。撬開閣上的牕櫺。衆人進內。席地而坐。杜橫魯說道。俺聽得白眉和尚歿了。又聽得鐵掌真人在崇島創業。便決計到江南來一趟。便帶着他哥兒倆。到了崇島。纔知女達摩又死了。大家都趕到開封去了。祇得問明白眉和尚的墓地。到杭州黑夜裏哭奠一場。便也回頭望開封趕去。再哭奠女達摩去。不料到了南京。因爲年老不濟。受了風寒。一場病睡倒了。病了十來天。纔好些兒。恰巧那天起來散步。看見孫志雄正在這店裏。因爲沒錢給飯錢。房錢和掌櫃的鬥口。前年他闖江湖。也會在俺家住過。因此俺們認識。補筆俺問他爲何還在此地。他說他與紀唐兩位同走。紀寶璉也病了。耽擱下來。身邊沒帶多錢。因此受氣。俺們都是一家人。自然代他了處。待紀寶璉病好。便聽得南京出了事。并且傳說是崇明島的好漢做的。因此咱們纔來此探聽的。到了此地。望見你們入院。便知是同

道。不想正是你們幾位。方大瑞等聽了便將前事略說一番。杜橫魯便道。如今咱既有這多人在此。不妨從長計較。就是有個什麼不妙。俺們雖不怕。到底也先有個準備的好。方大瑞點頭稱是。當下便商定。今夜且各回寓所。明日清晨到莫愁湖相會。再議定妥。比卽分手各回。方大瑞等回店一宿。次日清晨便陸續到莫愁湖來。方纔走到湖邊。便望見杜橫魯孫志雄等一行人。還有鄒玉姊妹領着夏小燕等四女俠沿湖散步閒話。方大瑞又喜又詫。忙趕過去相見。詢問鄒玉幾時到此。原來鄒玉鄒瑛等六人沿路已經聽得南京的消息。并且探得確是洞庭水盜所爲。但是官府却將崇島和洞庭算做一起。已經調兵去打崇島。他等聽了這個消息。連忙趕到南京。方進儀鳳門。便遇着孫志雄等。便大家到莫愁湖來相會。彼此敘過別後事情。便商量搭救鄒茂祥和救崇明島的事。方大瑞道。照如今俺們所知道的猜測起來。俺那老表弟一定是被洞庭山唐士熙等劫去了。俺們要去搭救。祇好往洞庭山去奪回來。杜橫魯道。南京已無事可做。俺們在此無益。不如且到崇明島去。一則抵擋官兵。二來也好到洞庭去救人。鄒玉

道。這話雖是。但是救應崇島。和搭救俺父親。却是兩樁事。須得分頭做去纔好。俺們在此的人很多。不妨分做兩班。一班去救崇島。一班去探洞庭山。兩路同進。免得顧此失彼。不知各位意下如何。衆人聽了。齊聲道好。當下議定。杜橫魯。杜麟。杜鳳。紀寶。璉。孫志雄。唐采蘋。去救崇島。打退官兵。後杜橫魯再領人來助攻洞庭。狄金兒。狄正祥。邱大福。邱大壽。夏小燕。莊金仞。裴國鸞。盧多兒。八人去探洞庭兩山。方大瑞獨留南京。探聽消息。商量既定。當日便各自起程。且說盧多兒等小八俠。收拾了隨身物件。卽刻動身。直奔太湖縣來。到了湖汊。覓店住下。次日便要裴國鸞往赤霞莊來。裴世勳萬之一見國鸞來到。驚問因何回來。國鸞便將前後事情說了。裴國勳道。我也聽得這些消息。祇是蕭方帶信來。說島上辦的米糧。還在常州未來。如果這時和唐士熙敵鬥。倘被他們阻住糧船。便要絕糧吃虧。勸我們且忍耐兩天。因此未曾動手。却不料有鄒茂祥這回事。但是依我看來。鄒茂祥雖然被他們劫了去。一時決不至殺害他們。此舉不過是師項羽烹劉翁的故智。使我們投鼠忌器。不敢動他們罷了。如今要去劫鄒茂祥出來。却也

不易。他們既然劫了去。挾制我們。豈有個不嚴防密守的道理。這事真有些兒尷尬。救是必須救的。怎樣的救法。却非籌劃萬全不可。萬之一道。依我之見。且先到洞庭山去探一探再說。這幾天因爲有些風聲。我們這裏的人都到島裏去了。就是有官兵攻島。也不見得怕他。夏小燕道。如此。俺們今夜就走。正說着。莊丁來報說。崇明島來人求見。裴世勳忙叫請進來。莊丁去不多時。便領着鐵鞭陳素到內堂來。座中諸人也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都一一見過。萬之一問他。來此何事。陳素道。官兵已將崇島圍住了。俺解去的糧船。沒得進去。祇好折回來。俺們要趕急設法纔好。島裏自從收到莊爺叫俺解來的銀錢。補筆亦省筆四方辦糧。祇辦得十多船米麥。至多祇能撐持一個月。倘不快解圍。不打也得餓死。邱大福詫道。十多船糧米。儘夠三五個月食用的。爲甚祇能敷一個月咧。陳素道。今年大麥年歲不好。安徽河南的百姓。收不着糧。還要納稅。都來投奔。單就這半個月裏。就加了四千多人口了。怎不要糧喫。百忙之中。偏有整暇之閒。筆暗寫崇島發達。且伏作將來之用。而天衣無縫。似是開筆。萬之一道。不管糧夠不夠。我們總是要速救纔是。祇不知島裏和官兵曾見過

仗麼。陳素道。俺聽得傳言。說官兵敗了一陣。要放火燒島。杜橫魯聽了。拍案叫道。快走。

島邊的蘆葦一燒。都個島就完了。全得變灰。走罷。裴文縉縉的儘着商量。就擱時候了。

裴國勳也說。要救就要趕快。當即請萬之一發令。派孫志雄爲先鋒。率快船一艘。漁船

二十艘。小頭目兩名。漁兵絕妙名辭 曠古未有一百名。陳素爲嚮導。立時動身。杜橫魯杜麟杜鳳爲

中軍。率快船三艘。漁船五十艘。小頭目五名。漁兵四百名。雲霧豹張智爲嚮導。今夜動

身。郝國雄李世龍紀寶璉唐采蘋爲合後。率快船二艘。漁船四十艘。小頭目四名。漁兵

三百五十名。鐵頭王勇爲嚮導。明早動身。張王二人到赤霞莊不明 寫祇在此處點出省筆分派已定。裴國勳便叫

莊丁將預備的旗幟取出。各各寫上字號。并將各船賞號和路上的食物發出。大廳上

大擺筵宴。慶賀出兵。讀者讀至此必以爲下文是崇島大廝殺的 熱鬧文字誰知大謬不然作者誠狡極矣酒席纔得一半。莊丁報說。諸事

齊備。足見赤霞平日之佈置預備刻不忘敵故能有備無患 千人行軍叱咤立辦裴萬真將相才不爲世所容何孫志雄擲杯而起 四字英 氣勃然邁步往後院

去了。陳素也往書房換衣。一霎時。二人齊到。衆人定睛看時。祇見孫志雄頭載鏤花一

口鐘紫銅盔。身穿柳葉連環鎖子紫銅甲。背插雙劍。腰懸弓矢。手中倒提着畫柄雲頭



紫纓銳鏃大鐵斧。襯着他那紫檀色圓臉兒。濃墨般的大眉。好不如他書之女將必嬌美自是筆力過人處英風颯

颯。殺氣騰騰。真個看不出是個女孩兒。此之謂陳素跟在他身後。渾身鐵裹。腕懸雙鞭。

手中捧着一柄大刀。一方捲着的紅旗。二人到廳上。向衆人告辭。衆人齊聲喝彩相送。

裴國勳起身下席。親自斟酒送行。孫志雄一手拄斧。一手接盃。一仰而盡。仰字有聲有色名家作品字

句練於斯足信說一聲。俺去了。無限壯武無畏精神祇三個字活活描寫出孫志雄之勇威氣概強毅精神如此

用於英雄出征時則覺凜然壯烈這不是怪嗎便大踏步向湖邊走來。衆人送到湖邊。望着他唵哨開船。數十漁船

簇擁着。到了湖中。陳素展開賽木蘭孫志雄的大紅旗。立在船頭。孫志雄立在旗下。遠

遠的拱手告別。衆人拍掌相送。直望的船不見影。方纔回莊。萬之一回到莊上。便叫莊

丁備兩艘大號漁船。待到黃昏時。小八俠和鄒氏姊妹分乘兩艘漁船渡湖。往洞庭山

來。八人乘船。趁着星光。點醒運槳如飛。直望洞庭西山駛來。約莫行了兩個更次。已望

見水中一點黯綠。輕浮。夜行太湖望洞庭風景絕佳作者以此未經人水手悄悄指道。前面那一

點便是西山了。小八俠聽了。精神陡振。各拔兵刃。叫水手快棹。這時鄒瑛乘的那

艘漁船。船輕槳快。已趕過前面。正在急找。猛然間聽得一聲唿哨。衆人忙細看時。祇見黑暗處一艘亮頭快船。箭也似直衝過來。漁船不及躲避。鄒玉便教飛槳搶過。那知來船太快。一轉眼。已經追上。後事如何。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本回爲玄門與洞庭會戰之起點。一支筆須顧及兩方。且須夾寫南京之清吏。實非易。作者竟能游刃有餘。且補前伏。後靈活生動。是誠目無全牛。鄒茂祥爲本書首先敍及者。書將終乃得出獄。蓋作者以之爲全書貫索蠻奴耳。鄒茂祥之出獄。非其子女非其親友。而爲其仇讐。則其被劫也必死矣。然而手無力。腔無膽之鄒茂祥。竟得不死。真匪夷所思。作者故設此難題。而以雖強盜亦不敢越之至情至理。救之不死。更使玄門諸俠來救之。乃鄒之脫險。并不由來救之人。更非愛護彼之文成龍壯。則更玄之又玄。幾乎玄殺。

杜橫魯爽直過人。有黑旋風之剛直快勁。而無其凶狠蠻惡。謂之曰賽。誰曰不宜。赤霞莊中數語。驟讀之。幾疑鐵牛復生。

張智王勇地痞耳。一念之誠。毅然向上。從霹靂子遊。居然成爲有用之材。位躋於鐵鞭之右。雖其倖。亦向善心有以成之也。萍鄉文芸閣太史書聯付其幼子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人貴自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民生在勤。旨哉斯言。其可不書紳韋佩耶。

第一百十一回

夜戰洞庭雙姝落水

晨攻馬蹟八俠開山

話說鄒珏鄒瑛正飛槳激進。突然聽得一聲唿哨。上流頭一艘鳧首快船。如飛的搶來。鄒珏鄒瑛連忙握刀在手。預備迎敵。兩船相差約莫十多丈遠近。星光下望見來船上當先一籌大漢。手持三股托天叉。大喝道。來船是那條路上的。鄒珏笑道。豹子頭上來的。鄒珏號稱錦毛豹。故開口便是豹子。那知洞庭水寨原分八路巡哨。將蛟龍麟鳳虎豹獅象八個字作

爲八路的暗號。鄒珏這一句恰答的對機。因此來船上的大漢也不再問。便當作自己一家人。這時船已漸近。大漢高聲說道。伙計們。有風麼。順手兒買賣可好。鄒珏方沒做

理會處。船上水手却有一個是懂得洞庭青話的。盜賊讒語謂之青話。見解組隨筆至今所謂門閩中人猶用之。但已改名「海底」矣。忙

答道。沒風兒。蓋謂無消息也。此答來船之問。馬兒很緊。謂地方戒備甚嚴。但祇帶了些兒味唬貨回來。請弟兄們的

謂未帶貨物僅帶得食物請客也。說話時兩船已經靠近。鄒瑛便問那大漢道。你是那一路的呀。俺怎沒

見過你咧。大漢道。俺是新來總字號上的大痲瘋江階芝。各寨還沒拜望得到啦。鄒瑛待兩船擦過時立起身來。將手中的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歛的橫掃過去。哎啲。撲通。

接連兩聲。後面船上小八俠一齊拍掌喝采。江階芝已作刀下之鬼。水內之塵。亮頭船上水手大驚。大喊一聲。拚命撻槳而逃。鄒珏埋怨鄒瑛道。你總是這般冒失。這事怎處。鄒瑛笑道。殺了一個大瘋瘋算得什麼。也值得這般大驚小怪的。鄒瑛道。不是俺大驚小怪。祇爲是殺了這人。他們寨裏得了訊息。一定來追。不但這回爸爸救不成。以後要想悄悄進山。也就難了。鄒瑛聽了默然不語。鄒珏便叫撥轉船頭。駛回莊去。莊金仞在後面船上聽得。大叫道。鄒大姑。休長他人的聲勢。滅却自己威風。前輩衆俠常常單身夜行。深入龍潭虎穴。俺們如今有十來個人。就此回莊。豈不顯見得俺們後生無用。諒那唐士熙也不是什麼三頭八臂。他手下那班飯桶英雄。英雄也而加一飯桶以銜難乎其爲英雄矣自有英雄以來未有如此之奇怪。俺們也會過許多了。怕他怎的。盧多兒也嚷道。大姑如果定回莊。祇是俺們却非

去救鄒老爹不可。此語太利鄒珏聞之何以爲情鄒瑛應道。衆位不棄。俺倆怎肯先回。此語頗不暢達足見小

勉強應衆作者不着一字而將小鄒心事描出妙絕寫雄句悲句豔句喜句滑稽句瀟灑句幽芬句細膩句皆易惟獨此種句法極難蓋難於恰合當時之事與人且須使讀者一望而明白其情事也

俺姊姊。祇因恐怕賊寨得了訊息。累衆位徒然空勞。并非規避怕事。還求衆位原諒。夏小鸞等

齊叫快走呀。到了。到了。兩鄒聽了。回頭向前望時。

蓋兩鄒因向後面船中人說話故迴頭向後不及見前面之景而小八俠面皆前向且談且望

故能見前面之景見山而呼兩鄒聞呼迺回身正向作者祇寫兩鄒回頭便將此情事描寫得層次井然恰合事理非設身處地細密構思而後着筆者不克臻此彼塗字滿紙換錢爲生者試語以此瞠目不答嗚呼中國之文

巧何不熟讀楊先生之作三千遍而後走筆耶

洞庭東山已在眼前。方要靠岸登岸登陸之際。祇見蘆葦中唿哨亂

鳴。接着飛出二三十艘梭子船來。原來正是洞庭寨東山守將神拳太歲李玄真率領

開山太保李唐小溫侯李吉賽林冲文成賽武松龍壯得了江階芝被斬的訊。

不曰殺而曰斬可見

當時下刀之神速

前來復仇。到了湖邊蘆葦中。望見湖中兩艘船。如箭一般射來。便埋伏等候。鄒

珏等却望不見暗處。因此山邊有人。也沒知道。及至此時。小舢齊出。團團裹來。小八俠

纔知果然不能進山。便各自振抖精神。分頭迎敵。狄金兒挺丈八蛇矛。左右前後亂舞

梨花。當先殺退兩艘小舢。將矛向水中一拄。乘勢聳身一跳。已飛過三丈多闊的水面。

跳到沙灘之上。裴國鸞等跟隨而上。李玄真忙叫隨身四將上岸抵敵。自己却在舢子

上和兩鄒水戰。文成等得令。四人先後棄舢登陸。盧多兒首先舞動雙鞭。直取文成。裴

國鸞也挺雙鎗上前夾攻。文成要開鈎鏟鎗。左右接住廝殺。邱大福舉起大刀。朝龍壯

頂門便砍。龍壯急揮起新得的鈎鏢大葉刀。

註明新得的補出雲副將刀的下落

將大刀架開。狄正祥在旁

看見龍壯的兵器奇特而且沉重。不敢怠慢。也舉起二尖兩刃刀。雙戰龍壯。這時呂吉

已到岸上。見狄金兒等四個趕殺水手如刺瓜砍樹一般。一舉手。便得死一個。

語辭新穎為歷來武

俠小說所未有

不覺大怒。大叫一聲。俺來也。

也字之上應加送死兩字。仁兄不見得強似水手

照着狄金兒一戟扎去。狄金

兒使個獅子甩頭讓過。方要回刺。邱大壽早掄起左手的鐵鎚。照定戟桿上鐺的一鎚。

戟尖入地。

不曰刺地蓋戟尖平入土中也

戟桿如弓。呂吉雙手虎口震開。丟了戟。抱頭而逃。邱大壽忙將

右手一揚。鐵鎚脫手而出。照定呂吉腦門打下。打得他腦漿迸裂。死於非命。邱大壽拾

起鐵鎚。便直取李唐。李唐便不敢應戰。拖斧而逃。

神拳太歲的徒兒太不給師傅留臉面了

小鸞趕向前去。斜刺

裏攔住廝殺。狄金兒莊金仞等忙趕來助戰。祇聽得四處號礮聲響。震天動地。畫角悲

鳴。山鳴谷應。接着便見兩條火龍一般的燈籠火把。亮子柴燭。照耀蜿蜒。一行向沙灘

而來。一行却在遠處下船。邱大福一面戰住文成。一面叫道。兄弟們奮一口氣宰了他

們。回去睡覺罷。狄金兒也大叫道。今夜不殺盡這些毛賊。也不顯俺玄門子弟的厲害。

文成龍壯聽了。心下大詫。這時李唐被狄金兒。莊金仞。邱大壽。夏小燕。四人圍住招架不及。性命祇在呼吸之間。恰見余太元領着三龍五虎飛奔而來。李唐大喜。精神陡漲。舉斧向邱大壽劈來。不料喜極了。反倒忘了防備。被狄金兒一矛。自後胸刺進。剗了個大窟窿。

兵器惟矛可用得剗字蓋蛇矛彎曲刺入後拔出時已剗去一塊肉也作者用字絲毫不苟於斯益信

●余太元不來李唐尙因懼而小心招架而得不死余太元來反喜而失防以至於死於此可見世人之死於喜者多而死於懼者少李唐足爲吾人之殷鑒也

余太元大怒。喝令三龍五虎齊上混戰。自己披髮仗劍。念念有辭。那知幾位女俠之中。有兩個正在月信期內。冲破妖法。再也不靈。余太元沒法

沒法師

絕倒祇得也入羣混戰。李玄真在船上和兩鄒戰了許久。不分勝負。心中焦急。忽見岸上

兩個門徒被人殺死。不覺怒滿胸膛。一擺手。將舢子約退丈餘。一聲大吼。飛出一道劍光。直取鄒珏。鄒珏見了。知是玄門劍術。大驚。叫聲不好。忙中無處躲避。祇好瞑目待死。危急萬分之時。忽見岸上飛出一道白光。托住李玄真的飛劍。天矯纏繞。鬥作一團。鄒珏乘此吁了一口氣。纔一伸腰。不料後面弓弦一響。來不及閃避。後腰上中了一箭。站不住脚。仰身一倒。嘖嘖一聲。掉下水去。

變幻已極思想直如神龍

鄒瑛忙彎腰伸手想要拉住時。接着



翁灼一聲。心慌意亂。也被射下水去。岸上小八俠見了大驚。不敢戀戰。搶到湖邊。飛身上船。李玄真率衆急追。後面船上閻丘丹也扯起風帆。隨後放箭。李玄真跳上閻丘丹大船。向他賀功。

射兩鄒是閻丘丹却如此寫出奇絕

閻丘丹遜謝。一面仍拚命急追。小八俠船小槳快。看看

離遠。狄金兒向衆人道。俺們初次出仗。就失却鄒家兩位姑娘。還有何面目回到赤霞莊去。不在此拚個死活。還……裴國鸞搶着說道。這話不錯。俺們不必回去。好在有

乾糧。便在湖裏待到明日天黑。再去攻打。衆人正在亂嘈嘈着急之際。忽然間。天上陰雲四合。波濤亂湧。湖中昏黑。伸手不見五指。水手大叫。不好了。風暴來了。衆人齊嚷。靠岸呀。水手道。那山邊不能靠。這一面離岸還遠着啦。話猶未了。祇聽得嗡嗡的悶雷聲響。衆人愈加焦急異常。以爲是余太元的妖法。都悔當初忘了這一着。不曾拉得方大瑞同來。一時計議百出。却仍然想不出個妥當方法來。一霎時。湖中陡然一亮。如同白

晝。不寫閃電而閃電之聲勢分外威壯

接着喀喇喇一聲暴雷。

先佈雲次閃雷次閃電次暴雨寫一場大風暴有許多層次豈俗手所能夢見總之作者不肯作一句平凡之文的

是嘔心瀝血之作震的水花飛湧。接着那彈子般的雨點。嘩的一聲。叢射下來。祇聽得雨擊水聲。

夾着拔木颶風。呼嘯震耳。那小船被風裹着。猶如離弦箭一般。黑暗中也不知向何方

駛去。舵槳俱成無用之物。衆人祇好攀定船邊。任其所之。生死也無暇顧及。心中焦急祇

說「無暇顧及」一「顧及」已妙「無暇」更絕倒。然確是此時必有之情事。反倒悄然無聲。在這看不見的驚濤駭浪之中。顛簸了

一個多時辰。纔漸漸的雨止雲開。風聲細小。水手纔鎮定心神。先立起看時。舵槳俱無

是水手有法先注意。舵槳描寫極合身分。船已擱在一片沙灘之上。衆人身上都如湯沃鷄一般。勉強立起身來。

除兵器在手未曾丟却外。祇賸下一隻破船。其餘的東西。全被風波捲去了。為絕糧伏筆。句中絕無乾

糧等字使讀者不經意。狡極余。特揭破之。免讀者為所瞞過。一個個滿面水淋。細思確是無物。拭面上水。面面相覷。默然無語。這時東方已

白。向前望去。遙見沙灘盡頭。似乎有一片駁岸。水手拍掌歡呼道。好了。好了。這裏既有

駁岸。定然是個市鎮。俺們且上去尋些柴草。討個火種。烘乾衣服。再說。衆人聽了大喜。

邱大福搖頭道。俺們却不好去。你看。外衣已被風浪捲去了。俺們這個打扮。拏着兵器。

人家有個不把俺們當作強盜的嗎。方慶有一線生機。陡又發生難題。奈何。衆人聽了。各自低頭一望。果然這

般打扮。男女雜沓。不倫不類。怎好去求告。頓時為難起來。都默然半晌。狄正祥歎了口

氣說道。終不成俺們就都困死在這破船裏。總得上岸探看纔是呀。一句話提醒了衆人。莊金切便叫舵工先上岸出探望是什麼地方。離赤霞莊有多遠。舵工領命而去。半晌方纔回來。衆人見他面現急色。不覺心中忐忑。也不知是吉是凶。急想問個究竟。也待不及他上船。都跳到那汗溼的沙灘之上。迎上前去。一窠蜂圍住亂問。舵工急道。爺們彀急呀。且讓俺從頭到尾的說個明白。邱大福道。你且說這是什麼所在。舵工道。這裏名叫迎春島。俗名馬蹟山。屬常州府武進縣管。是太湖的西北角上。這島共有十多里地面。離赤霞莊算起來差不多有貳百多里。島上也有東西兩山。沒甚市鎮。現在東山上有個大王。人都稱他楊梅大王。領着一二百個僕儼。打家劫舍。官兵也沒空工夫來管他。爺們看咱們夠多倒霉。纔脫了大難。又吹到這強盜窩裏來了。怎的是好咧。夏小鷺聽了。笑道。你這人纔獸咧。這纔是咱們的福氣。有了生路了。舵工愕然道。這話怎講。這時衆人都已心寬意放。齊嚷道。好了。好了。尋楊梅大王去。舵工恍然。自以爲恍然。那知仍是曹然。道。不錯。不錯。爺們去入夥。他一定歡喜的。這可真是有了生路了。俺先還耽着心啦。真

傻透了。仁兄莫忙還正在傻着啦

狄正祥大笑道。您怎麼這般老實用之別名。

老實即無名俺們能去投這般的無名

山賊落草麼。祇爲此地要是市鎮。咱們倒不好辦。有了山賊。便好辦了。宰了他。咱們豈

不安了身嗎。舵工聽了。纔得明白。邱大福便叫他領路。爬上駁岸。走過田塍。便是一個

小小村落。舵工指着一間茆屋說道。俺就在這裏訪問的。邱大福等便向茆屋走來。到

了跟前。看時。却是一間茶座。鄉下人都抱着一把宜興茶壺。淺斟低酌。喝着談着。其樂

融融。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馬融。融。蹟人視茶如命。不知作者何以知之。

陡然看見衆人。一個個手提兵器。裝束希奇。一齊大

驚。四散亂躡。盧多兒連忙叫道。衆位休怕。俺們是打楊梅大王。替衆位除害的。休將俺

們當作歹人。邱大福也叫道。衆位且請歸座。俺還有事要請教。茶客中有幾個膽大的。

聽了二人這般叫喚。便立住不走。邱大福等進了茶館。招呼沒走的人坐下。茶博士見

邱大福等嚇散了許多茶客。滿心懊憾。見衆人都手提兵刃。却又敢怒而不敢言。祇得

忍住氣。泡上五壺茶來。面色十分難看。衆人心中明白。也不去睬他。

此非閒筆。蓋爲下文不詢茶博士而詢老者作

地也。運筆如龍心細如髮。

舵工指着茶博士道。俺便是向他打聽的。莊金仞向對座一位老者說道。俺

們伙伴八人都是保鏢的。不料遇着風暴。吹舟到此。平日俺們也曾聽得江湖上朋友們說起。馬蹟山楊梅大王作惡多端。俺們兄弟們難得到此。因此想趁此除却這一方的害。請問老丈這楊梅大王是怎樣一個人。這村莊可有地名。老者聽了。未答言。先搖手道。衆位鏢師千萬休管閒事。要是衆位遇難。缺一少二。老漢自願幫忙。說到楊梅大王的話。俺勸衆位不必過問。邱大壽道。這話怎講。難道他是個三頭八臂不成。老者道。鏢師不是此地人。怪不得不知道楊梅大王的厲害。他如今領着幾百人。佔着東山懸崖陡壁。去年官兵來勦他。被他一陣便殺得四哨兵勇片甲不回。你們祇八個人拏去當點心還不夠。俺勸衆位方纔蒙天佑得脫大難。還是烘乾衣服走路爲是。邱大福道。俺們就不去打他。也想聽聽他到底是怎樣個人。老丈說說何妨。老者道。既如此。俺不妨告訴你。他本姓宮。名新杰。原藉河西人氏。據他帶來的人說。他父親是個很有名氣的讀書人。祇因爲人太厚道了。被族衆將家產吞盡。祇賸得夫妻兩個和一子一女。後來他父親到江西軍營裏去當師爺。長途得病。一命嗚呼了。臨終之時囑咐兒女習

武報仇。他母親言氏將他兄妹二人投師學藝。不料他妹子宮羨章不守閨門。跟着個當像姑的剃頭司務逃走了。後來便在桃花鎮爲娼。他母子在河西立腳不住。逃走在江湖上。言氏本是個懦弱無能的。宮新杰嫌他累墜。朝夕恨罵。不上一年。便氣死了。宮新杰從此就做小偷。漸漸的聚衆搶劫。他妹子也和他結做一黨。還有他的師傅章丙環綽號皮匠章。都十分了得。去年宮羨章劫得一個姓倪的北方人。見那人長得好。和他嫂嫂小赤練偷偷的將那人放了。姑嫂兩個都跟着那人逃走了。宮新杰氣得半死。趕了一程。祇將妻子拏回來宰了。他却鬥他妹子不過。祇好隨他自去。如今山寨裏便是宮新杰和皮匠章三兩個作主。遠近地方都被他們擾到了。見財就搶。見女就姦。也不知作了多少孽。官兵奈何他不得。這對岸雪堰橋鎮上巡檢太爺就委他做這山上的鄉董。每年祇餘十擔楊梅算是錢糧。你想官兵還怕了他。俺們小百姓祇好每家每年納五兩銀子三石米。算是平安糧。求他不擾罷了。聽說他倆的本領。天下無敵。整百的兵勇。一遇他倆。便融雪般沒了。他妹子的能耐。聽說還要高強。比古時的穆桂

英還要強上幾倍。祇可惜犯了個蕩字兒。要不然怕不老早掛帥打金川去了。

是時正年大將軍征

藏時也照顧時代細緻已極。確是村老口中之語調凌亂荒誕冗瑣張皇恰如其分。

盧多兒聽了。恍然知道楊梅大王便是倪成仁家中

女教師白妖狐宮羨章的胞兄。聽說他的本領還不及他妹子。料來是個飯桶。便又向老者道。如此說來。楊梅大王是不能惹的了。祇是這山上有多村莊。爲什麼這般容易。便被他佔了咧。老者答道。這山名叫馬蹟山。是秦始皇在巖上留下個馬蹄印兒。纔叫成這個名兒的。咱們本地人又叫他馬山。這山裏有名的叫做馬山廿四村。因爲出產楊梅和芋艿。遠近都知廿四村的楊梅馬山芋的話語。這裏是桃花村還有小墅、大墅、東泉、西泉、上巷、下巷、古竹、檀谿、扭奇、耿灣、東峯、西巷、蟠龍、雁門、東扭、西村、長青、西扭、牛潭、新城、梁行、塞前、內閭、等村莊。合計廿四村。從這裏祇一條路過湖到雪堰橋。有十多里水面。那宮新杰的祖宗本是梁行梁家的子孫。素來宮家的子女都要由河西來。此向梁家磕頭的。有些羨慕梁家富有。情願給梁家當奴才的也有。俺們這裏俗語說。梁家主子宮家奴。威鎮河西萬里侯。便是這個典故。宮新杰本在洞庭入夥。因爲到過梁

家知道這山好紮寨。纔領了唐大王將令帶了僕僮來的。這山上沒人不怕他。誰敢阻止他。和他作對。祇有說起梁家宮新杰還是叫着祖宗爺。說是他家族譜上載着的。俺們託梁家的福。祇搶沒殺。也算僥倖了。說話時已是巳牌時分。邱大福恐怕再延些時。腹中饑餓不好爭鬥。便推故道。各位兄弟姊妹。俺們衣服也塌乾了。休耽擱了。且回船去罷。衆人會意都起身向老者告辭。老者掏出四文大錢來給了茶錢。此當時之物價也。考確以視今日爲何如。蓋已百倍之矣。衆人謝了。邁步出了茶館。走離了三五十步。邱大福道。祇不知東山在那裏。不曾問得。狄金兒道。這何須探問。東山自然是靠東邊的山。咱們祇向東行去便了。橫豎全山不過十多里路。還怕迷失不成。邱大福等見他說得有理。便叫舵工回沙灘去。幫着水手守船。八人一齊望東而行。行得沒半個時辰。便見一座陡壁懸崖的石山。峙在面前。衆人都整了整身上半乾半溼的衣服。抖擻精神。尋路而走。行不到半里遠近。祇見前面樹林之下。有幾個在那裏探頭探腦的張望。狄金兒笑道。瞧前面林子裏不就是那話兒嗎。穿山甲邱大壽聽了。也不答言。一緊脚步。便奔了過去。果然林子



裏跳出十來個手拏扑刀的人來。喝道：「小子來這幹嗎？」邱大壽道：「來幹你。那爲頭的一個肥頭大耳的大漢，便照定邱大壽的腦袋，一扑刀砍來。邱大壽也不招架，祇將身子一偏，斜刺裏搶進一步。一鎚向大漢腰間打個正着。大漢哎喲一聲，扔刀倒地。邱大壽進一步，在他腦袋上加了一鎚。結果了他的性命。其餘的十來個人見了，吶一聲喊，向岸上四散奔竄。邱大壽也不追趕，祇照着山路當先開道。又行了半里路，光景祇聽得半山中亂打唵哨。山鳴谷應，寫賊便是賊，寫盜便是盜，如其聲勢真是寫生妙手。邱大壽也不理會，祇提着鐵鎚，向前急走。方到山腰，一片石板平地之上，祇聽得一聲角響。草叢中闖出七八十個人來。

其中有個三十上下年紀，身材不高，麤眉橫眼，光臉大鼻的漢子，頭繫紅色巾，身穿藍布緊扣衣，用襠繫脚袴，背後負着個箬笠，足踏草鞋，手提鋼叉，攔住去路。大喝道：「好小子，怎敢無端尋死傷俺的頭目，難道不生耳目？沒知道俺楊梅大王的厲害嗎？」邱大壽笑答道：「你就是楊梅大王嗎？俺正是來尋你的。休走，喫俺一鎚，說着便雙手使鐵鎚，當頂蓋下。楊梅大王宮新杰見傢伙麤大，不敢怠慢。此兩句用之於楊梅大王絕倒。舉起手中叉，向上盡力

一托，噠的一聲。雙鎚打在叉桿之上。宮新杰兩臂一彎，虎口發麻，膀膊痠痛。邱大壽見他這般沒氣力，知是個飯桶，不屑和他多鬥，掣回雙鎚，耍了個花，就勢一轉身，一上一下，雙鎚齊發。宮新杰沒法架格，急得大叫一聲，抽身便逃。邱大壽哈哈大笑，揚鎚就追。後面莊金仞等七人早已趕到，一齊隨後追逐。那些僕僮見頭領打敗了，都沒命的奔逃。漫山遍嶺，如圍場狐兔一般。

此語倘如俗手之愛用四字句（成語）者，易以「兔突狂奔」則意義雖同而絕不能如此語之引人經意，且如見當時衆僕僮逃奔之狀，

於此足以比見四字句之不及赤裸裸的描寫遠甚。

拚命亂躡，八俠也不願多傷他等性命，祇跟定宮新杰緊追不捨。

邱大壽天生兩條腿善於爬山，看着趕上。宮新杰大呼大跑，正在性命呼吸之間。山石巖間，突的跳出個呲牙裂嘴猴般的漢子，手挺扑刀，大喝道：「小子們休得猖狂，俺來也。」宮新杰一見，好似鬼門關鎖，滿心歡喜，躲向那人背後，拍掌頓足的嚷：「師傅殺！休放他們過來。」這時，莊金仞已趕到前面，挺鎗便刺。皮匠章三也挺扑刀，接着廝殺。一來一往，鬥了一二十個回合。莊金仞殺得性起，抖擻神威，大喝一聲，一鎗直向章三胸前刺去。章三忙使扑刀架格，無奈莊金仞力猛手快，擋敵不住。刀鎗交處，鎗尖滑的直扎

進章三胸膛。鮮血一冒。屍身倒地。莊金仞也不掣鎗回頭。就勢便向宮新杰刺來。宮新杰嚇得大叫一聲。抱着腦袋就跑。莊金仞大喝一聲。惡賊。逃到那裏去。鎗尖起處。向宮新杰背上紮進直刺的人身倒地。鎗尖入土。寫莊金仞八面威風刻畫入微邱大福便大聲吆喝衆僕。僱休要害怕。與你們無干。且到寨中。自有發落。衆僕僱聽了。都亂跪在草石之上。磕頭請降。邱大福也不答言。祇叫他等起來。隨到山上寨裏。原來那寨子却是一座大廟。宮殿巍峨。十分雄壯。爲將來衆俠容身之計八俠入廟。四處清查。兩廊之下。糧米堆積如山。兵器堆成小阜。都已生鏽。有如此地利如此富庶而不能有爲不能自守宮新杰真庸夫小賊再請點僱。還有一百三十餘人。邱大福吩咐。暫時各司原職。再聽候分派。衆俠查點已畢。同出廟門。向山前山後。瞭望一番。祇見全山峙立湖中。如冰盤湧翠。風景絕佳。山脉起伏。蜿蜒如龍。遍山林木葱茂。白雲下映出一片綠氈般樹葉。那山中腰窄伏。截然分爲兩山。兩面環抱。如果在兩面山尖立寨。俯瞰湖中。如有人來攻。十里以外。便能望見。真是崎嶇雄峻。大可有爲之地。八俠眺望一番。滿心歡喜。大家回到寨裏。先取些宮新杰劫來的男女衣裳。換過。叫人整治酒飯。飽

餐一頓。方命僕僮去請了全山的耆老鄉民到寨裏。向他們說明來意。所有宮新杰興的惡例。一概免除。衆鄉民歡欣鼓舞而去。這時小僕僮已奉命將沙灘上破船中的舵工水手領到寨中。狄金兒連忙修了書信。叫他先回赤霞莊去報信。水手領命賚了書信。換駕了馬躋山的漁船。趁着順風。努力搖着。不到一日。便回到赤霞莊。將書信呈給裴世勳。萬之一看過。方纔知道兩鄒失事。小八俠逢難。萬之一一面叫人將信送給狄葆興夫人和裴夫人母子過目。使他們知兩家孩子都平安無事。儘管放心。着此一筆暗中襯出兩日來秋裴兩家之惶急。一面商量善後之策。萬之一道我想鄒家姊兒倆一定沒死。一則這兩日這般打撈。差不多湖泥都翻轉了。雖說容或漂走。到底沒得一點音訊。遠近也不會聽說有甚漂浮的屍身。如果他倆真沒出水。任憑漂到那裏。人們察見了男扮女裝的落水屍身。沒個不當作奇怪事兒。謠傳老遠的。二則他姊兒倆不是沒功夫的人。雖說不識水性。到底不比常人。我猜一兩日內定有訊息到來的。裴世勳道。我祇耽心前夜的風雨太大。恐怕浪花捲湧。他們掙扎不住。以致失事。如今他們八個有了下落。鄒家姊兒倆

受傷落水。却有些尷尬。我們且派人四處訪問。并叫洞庭山裏的間諜細細查察。是不是被他們捉去了。祇要有個下落。便好辦了。萬之一點頭稱是。便叫人照辦。又照狄金兒等來信所說。撥了八十艘漁船。八艘快船。到迎春島聽調。從此將迎春島當作分寨。與赤霞莊崇明島在數百里聯作一氣。互爲犄角。以困太湖洞庭賊寨。并修書約定日期。要迎春島出兵。攻打洞庭。并勤練兵丁。萬一崇島不支時。好去救應。諸事停當。裴世勳萬之一晝夜。籌劃撐支各地。專待開封。衆俠歸來。大舉開仗。攻取洞庭兩山。不在話下。且說赤霞莊救應崇明島的大小船隻。依次開出。先鋒賽木蘭。孫志雄。乘坐快船。領着漁兵。當先駛去。風帆飽滿。暢行半日。夜間遇着風暴。拋錨停船。照應前文過了一夜。孫志雄下令拔錨開船。加緊搖櫓。祇兩日便穿過湖河。來到崇島。離島數里。便望見島邊旌旗蔽空。船隻相接。黑壓壓一大片。好不威風。孫志雄便教陳素展開大旗。將船排成一字兒。衝波破浪。殺向前去。離那官兵水寨不遠。便遇着哨探小船。喝問是何處來的。孫志雄也不答話。將大斧倚在肩上。掏出三支鏢。連環發出。祇聽得撲噹。撲噹。撲噹。三響。

哨船上。一個哨弁。兩個水手。先後中鏢落水。水寨裏江南水師右翼副將沈翼誠在船樓上望見。知道是崇島的救兵到了。忙下令開出一隊大船。連環而出。結得如木排一般。擺成一字長蛇陣。沈翼誠手握雙鎗。站在當中大船之上。見來船都是些小漁舟。便不將他放在心上。輕敵者必敗。沉副將有焉。孫志雄見官兵出隊。便令陳素將令旗指揮各船分頭散

開。闖插官兵的船隙。擾亂他的隊伍。有謀有威。智勇深沉。不愧先鋒之任。恐木蘭尚不及其才略。武力也。佈置既定。便將自乘的

快船當先迎敵。一轉眼。已到官兵陣前。沈翼誠望見大旗上寫着賽木蘭孫志雄六個

大字。也不知他是男是女。絕倒。蓋不知木蘭爲何許人也。清代武夫不學。實有此等事。作者過甚其辭也。但見他頭戴鐵盔。身穿戰鎧。

料想他是個頭兒。便向他喝道。小子。你是那裏來的匪黨。快快投降。俺饒你不死。孫志雄喝道。休胡說。俺乃崇島好漢。與你等平素無干。你等何以無故來攻。且通姓名來。俺姑娘斧下不死無名小卒。倘若你不是頭兒。便快快滾開。休擋你姑娘的路。沈翼誠厲聲答道。俺就是江南水師右翼副將沈翼誠。說着舉刀便砍。孫志雄揮斧相還。兩人戰了百來個回合。兩船搖擺不定。孫志雄功夫純熟。腳力穩定。尙不覺苦。沈翼誠却有些

站立不住。

水師將官在船上站立不住真是奇事。

一個不留神。身隨船搖。被孫志雄當頭一斧。劈爲兩半。赤霞

漁兵

好艷麗的兵名自古未有。

見主將得勝。一聲喊。蜂擁而上。見船就奪。官兵船隊大亂。被赤霞漁兵

搶去十多艘大船。孫志雄見已得手。料想船兵太少。急切不能解崇島之圍。便傳令掌

號收兵。連携來的大船。齊退二十里。紮住水寨。到得夜裏。杜橫魯父子領衆來到。會聚

在一處。孫志雄將接戰之事。向杜橫魯說了一遍。杜橫魯便傳令天明時。整隊衝陣。五

更時分。李世雄等領後隊來會。

李世龍未遇風暴。故船行較速。寫來恰合事理。

便聚合一處。杜橫魯手挾雙斧。立在

船頭上傳令。後隊作前隊。當先突陣。

後隊將多且係生力軍。調度得宜。

孫志雄率本部和擄護的大船。做

救應。離着半里遠近。接應大隊。分派已定。擂鼓前進。官兵隊裏。眺見百數漁船。漫江而

來。水師總鎮陳砥

尊名絕妙。百無禁忌。

傳令閃開旗門。出隊接陣。一霎時。鼓角齊鳴。喊聲震天。水面

上。航船絕跡。鳧鷖潛蹤。白漫漫。汪洋澄靜。好似默然觀戰一般。賽李達。杜橫魯。大吼一

陣。喝叫水手。火速向前。前隊裏。李世龍舞動雙戟。唐采蘋舉起狼牙棒。郝國雄挺起方

天戟。紀寶璉要開火尖鎗。分四面催船突進。官兵隊中。游擊都司守備哨弁。分頭迎敵。

喊殺連天。水花飛濺。但見刀光起處。血飛水響。杜橫魯見了老興勃發。挾着板斧。一聲猛吼。聳身飛身躍起。跳過三丈多寬的水邊。拚着官兵帥字船。直取陳砥。帥船上親兵護勇見了大驚。向艙裏亂闖。陳砥沒法。祇好舉起一把叉。大可與水滸傳中劉知寨義勉強抵敵。那知杜橫魯力猛斧沉。吶噤一聲。鋼叉兩斷。陳砥大叫一聲不好。縮頭朝艙裏就躲。杜橫魯揮斧就追。船上差官等衆連忙上前擋住。廝殺怎當得杜橫魯越殺越勇。銳不可當。一連被他劈了五六個下水。正殺得起勁之時。忽然那船漸朝下沉。全船都吶喊。想要逃命。那知噤的一聲。那船猛的一旋。直沉下去。看看平了水面。陳砥早盤到船頂上。抱着桅桿。大喊救命。這時赤霞漁船正乘勝進攻。見船就搭跳上艙板。携着就走。就有官船想來援救時。也被赤霞漁船攔住了。不得過來。陳砥正在魂飛魄散之際。忽見水面嘩啦一響。泛起一個大水花。猛然闖出一個一絲不掛赤條條的童子來。向着陳砥嘻嘻笑道。陳大人。咱們喝一場去。說着話。攀住船舷。那船一偏。杜橫魯回身跳到快船上去。大名不愧叫陳夾敘杜橫魯筆酣墨飽。好整以暇。且曲折有致。說時遲。那時快。那童子早一把擒住陳砥。衆向水中去。砥果然如西遊



記中過通天河時豬八戒說  
貴本家的一般沉到底了

杜橫魯等都不認識這童子是誰。祇高叫將他擒上來。休傷他

性命。郝國雄等精神陡奮。將官兵帥船擄住十之七八。刀鎗銃礮。一齊收了。其餘逃走

的帥船。也都被孫志雄領船攔住。一船一兵。也不會逃走得脫。極寫孫志雄杜橫魯不放心的

帥船。叫各爾分頭紮定。令會水的水手下水去探尋。鬧海蛟杜麟也脫了身上衣服。

那童子。叫各爾分頭紮定。令會水的水手下水去探尋。鬧海蛟杜麟也脫了身上衣服。不帶下衣爲有唐采蘋紀寶蓮兩女俠在側也細極跳下水去。不一會祇見上流頭衝起一個人來。幾個在水中的水

手。連忙趕去扭住。拖到杜橫魯船上。看時。正是陳砥。杜魯橫連忙叫人摸摸他胸膛。還

有一點熱氣。便命人給他擠水。正鬧裏。忽見杜麟冒出水面。大叫了一聲。隨後便見那

童子也冒出半截身體。挺着鋼叉。向杜麟搗去。杜麟大叫。休打咱們是一家人。杜橫魯

杜鳳也高聲大叫。休動手。大家都是自己一家人。唐采蘋眼光認得那童子是鄒華兒。

便頓喉高喚道。華兒。休胡鬧。俺們在此。鄒華聽了。回頭一望。見是唐采蘋等。方纔踏水

向船上來。攀住船邊。問道。陳砥那鬼崽子咧。可撈着了。李世龍笑道。拏着了。還有氣啦。

你怎不上來。鄒華笑道。俺沒着袴子啦。李世龍道。你打後艙上上來。鄒華便找到後艙

上。上了船。李世龍向舵工借了一套布衣。一條手巾。給鄒華。揩了身上水。着了衣服。到前艙來。這時。杜麟已到船上。杜橫魯傳令大小船隻都開往崇島。大家一齊進艙。李世龍引鄒華見過杜氏父子。杜橫魯便問鄒華因何獨身到此。鄒華道。島裏被圍十多天。絕糧已經兩天了。蕭爺焦急得了不得。和衆位商量說。被圍多日。衝突不出。糧米已盡。還不見赤霞莊救兵到來。不知何故。因此修了書信。叫俺伏水出圍求救。冒出官兵水寨。見正在打仗。滿心歡喜。便在水中使叉。搠通官船船底。祇因一隻手在水中不得力。想着救兵已到。書信沒甚緊要。便將左脅一鬆。將那夾住的魚皮包的衣服書信。任水漂去。雙手執叉。順着水勢一連幾搠。此所以先漸漸的而後猛沉也就此搠通了船。擒了那賊官。後來杜大叔趕來。在水中拖住俺。大家在水裏悶着。不能開口。俺祇當杜大叔是官兵隊裏的什麼官兒。來救那陳砥的。得罪了杜大叔。那時俺掙扎不脫。暗寫杜麟本領高於鄒華遠甚祇好放了那死屍。不曰拿而曰放的。是在水中的說法俺不知他還有氣啦。不知各位爺來可曾帶了糧來。島裏連倉底灰塵都掃光了。杜橫魯道。聽得陳素說。島裏糧草還夠支持些時的。怎祇圍了幾天便

斷了糧。鄒華道：「本來還可撐個十天半月，不料被圍的前兩天，一連到了兩大夥人。一夥是天台縣望台村的百姓，因為紳士誣他們是強盜，被縣官拏了關在牢裏。後來遼東鶴殺了那紳士，不平頭陀黑夜留書，縣官纔放了他們。他們聽得聞大刀在島裏，大家投奔了來，免受官府的冤屈。攜老挈幼，平添了幾百人口。」

結望台村一案

那一夥是河

西坤鐵篙吳春林的兒子吳望，因為全坤被洞庭強盜擾得落花流水，無法抵擋，率了鄉團族人等來投小豹子李爺。這一夥足有三四千人。

結河西坤一案●借此寫崇島勢力大增

因此米糧便不

夠喫的了。杜橫魯皺眉道：「俺不知島裏缺糧到如此情形，祇因專來解圍，要載輕船快，不便多帶糧草。如今照你所說島裏好幾千人沒飯喫，還有纔投奔來的，便要人家挨餓，怎對得住他們咧。這事真不得了。」

不怨彼投奔來的人耗去糧草，反憂其捱餓，對不住，真是佛心道意。此公勇似鐵牛，心則較鐵牛慈善萬倍，不愧稱一賽字。

紀寶璉笑道：「你老且休瞎着急。俺們現在截獲官兵許多糧草，足敷幾千人喫大半年

的。

暗補戰不可品之多

何況莊上糧船馬上就要到啦。杜橫魯恍然大悟，便叫杜麟、杜鳳到岸時，先

點交糧草。說話間，船已轉到島前。

細極蓋不加一轉字，以見戰地在島後或島之側面也。否則島前大戰，島上豈有不望見之理？既望見，豈能一卒不發，袖手旁觀？且在島

前作戰則勝後泊岸甚近停靠途中必不能有說許多話之時間着此一字乃面面俱到於此足見用字之不易

雙鎗將蕭方早已得了訊領着島上衆俠駕船來迎。大家相見。歡然道故。赤霞船泊岸時。島上放炮相迎。齊聲歡呼上岸。杜橫魯領着孫志雄等棄船登岸。李世龍郝國雄押着那方纔半醒的陳砥。跟隨着來到島內大廳裏。大家相見畢。蕭方便叫張智王勇擄獲得的糧草運到寨裏。先按隊散放。又將得來的船艖和沉下水裏的大船。派人打撈看守。擒獲的官兵都網綁了。押在牢裏。諸事停當。便設筵慶功。大家歡呼暢飲。敘說別後的情事。一番歡悅。自不必說。後事若何。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鄒玉鄒瑛落水後。并不說明其是否生存。使讀者心懸意注。用筆狡滑已極。且發箭者爲誰。直至後文兩鄒復仇時。方始敘明。這悶葫蘆極有意味。

馬蹟山在常州。交通極不便利。且爲人所不注意之地。作者採以爲小八俠存身之處。恰如其用。可謂妙想。據曾游馬蹟者云。其山亭立湖中。風景絕佳。且僅一渡口。通舟楫。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元末草澤英雄張士誠曾於此立水寨。

（元朝曾置馬蹟山巡司後爲士誠據作根本）後爲明將俞通海所破。清初置巡檢於馬蹟山相對之雪堰橋鎮。山中產楊梅棊夥。味美勝他處產。芋艿亦負盛名。又有檀樹一種。皮白而柯柯。爲山中所特有。田畝頗多。足敷數千人之食。亂世之桃源。萑苻之佳境也。

寫水戰爲素來作者所不敢輕於嘗試者。三國演義寫赤壁大戰。確多精采。爲該書中最有力之一段。然有時竟不及顧及戰將所乘之舟。使人讀之有無殊陸地之感。本回寫大小船衝突接戰。活潑如生。而處處不忘船與水。尤爲難能而可貴。陳砥之遭擒。卽令無鄒華兒亦勢所必然之事。但作者極寫杜橫魯之老壯勇猛。則陳砥遇之。必爲其斧下物。蓋杜老無暇生擒。必如黑旋風之劈祝彪也。是使鄒華兒出而爲水擒。良工心苦。信然。

借崇島缺糧。寫崇島增勢。設想奇絕。自赤霞莊陳素告急時。至破官兵。處處着一糧字。又忽而寫糧罄。忽然寫糧足。極變幻之能事。運筆如戲。彌覺曲折有致。

第一百十二回

除奸蠹三雄同臥底 屠孽鱷一義顯奇能

話說雙鎗將蕭方將島中糧米分配均勻。俘虜安排停當之後。便與杜橫魯等圍坐歡飲。酒至半酣。李自芳叫張智王勇將陳砥押上來。陳砥到了堂上。祇見兩旁刀鎗分列。衆俠士堂皇中坐。早將方纔回來的魂靈嚇得重復離殼飛去。身不由己的雙膝發軟。跪在階下。哀告饒命。蕭方和杜橫魯坐位鄰近。便起身向杜橫魯耳邊悄悄說幾句。杜橫魯點頭不語。蕭方便離位下階。雙手扶起陳砥道。總戎何必如此。俺等荒島草民。祇求一日之安。怎敢和官府作對。總戎放心。且請上坐。俺們還有下情告稟。何前倨而後恭耶陳砥也沒聽清他說些什麼。駭極情形如畫戰兢兢立起來。抖抖擻擻隨着蕭方到堂上。見杜橫魯白鬚飄拂。如怒目金剛般坐在上面。又嚇得不敢動彈。蕭方叫小僕擺看坐。杜橫魯叫他坐下。方纔麻着膽子。斜簽着坐下。蕭方開言道。俺們島裏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祇爲在寰海中留這一寸不降地。作我漢人的一個桃源。傳幾個清白子孫。好爲列祖列宗吐口惡氣。洗却腥羶。語重心長讀之生痛天可憐。生這一粟沙灘。俺們幸而託足。如願已足。明知俺

們漢人都在鬻文賣武。圖眼前富貴。俺們勢力不足時。斷不和漢人作對。雖然如總戎般情願替胡兒效死的很多。俺們終以爲總戎是漢人。不願爲滅胡兒而殘同類。陳砥倘稍

有人心應當羞死所以從來不曾打州破縣。可憐的百姓。正和俺們同病相憐。更不忍驚他。一草

一木。不知總戎爲甚不惜性命來枉顧荒島。還望見教。語辭毒極陳砥汗流夾背。滿面通紅。

囁嚅道。俺也祇爲母老家貧。此官場現形記中人物之口頭禪也不得已裏餽奉菽。不料此公竟腹中有書。倘腹中無書。人格必不如此卑下。

這回冒犯衆位大王……李自芳睜眼大喝道。休胡說。誰是大王。陳砥猛喫一驚。忙鎮

定心神。改口接說道。冒犯衆位義士。也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此亦官場應用之成語也。不料這位仁兄官情如此透澈。竟至

此時猶滿口官話無怪乎頂子得紅也還望衆位義士饒俺殘生。情願遁歸田里。老死牖下。然則母老家貧何以處之蕭方笑

答道。總戎差矣。千卒百船。平一荒島。裹糧千斛。片甲不回。罵得苦滿廷能容總戎平安歸

田麼。那是俺們放了總戎。反是害了總戎了。罵得酷毒何況總戎原來爲求富貴而來。怎捨

得壯年撒手。祇是俺們留總戎在此。也無益處。留之徒耗米糧耳。罵得毒就是貴部兵勇。俺們島裏也

用不着。不像滿廷有那不心痛的百姓。血汗來閒養他們。比剛涼厲害陳砥不差。死其皮之厚甚象千倍俺想不如

請總戎仍率舊部回轉南京。隨便造一個捷報。在總戎可以從此高陞。在敵島也省得費力傷生。刻毒已極或糜米養廢。簡直硬罵了俺們決不追求。或者侵州犯縣。使總戎下不去。須

知南京劫獄反牢。是洞庭山唐士熙黨羽所爲。嫁禍於俺等。并不與俺們相干。總戎已

親到此地了。試問可能尋出一個衝監的人。劫獄的人麼。俺們從不出島。總戎儘管報

肅清。開報銷。名利雙收。免致白受這番驚嚇。我情願挨一刀。下願聽這番話。不知陳砥何以受得住的。陳砥聽了喜出望

外。頓時心裏酸鹹苦辣甜。一齊湧上來。不知是個什麼味兒。也不知是真是夢。全無心肝

古今官吏大多如此心想俺真是官心高。照強盜也有發善心之時。便道。本鎮頓時改口其意可殺得託諸位庇

蔭。不倫不類。豈極耶抑嚇極耶。想當是神經錯亂。得全首領。且保微官。諸位的一點冤枉。必然上報層峯。勤平洞庭。

爲諸位吐氣。仁兄何其勇也蕭方呵呵大笑。道。這到不勞費心。想那洞庭非敵島可比。斷不是

總戎能去得的。他們那裏可不似俺們。總戎倘有差池。洞庭山可沒俺蕭方在。俺勸總

戎。且回南京安享罷了。陳砥一團高興。猛然聽了這番話。直羞得連耳通紅。低頭不語。

尙知羞耶。奇絕怪絕。蕭方也不理他。祇叫從人將東西都點交總戎。好讓他早些繳令。俺們也早些



清淨。

尾聲殊不弱

又回頭向李自芳悄說了兩句。李自芳應聲自去。不一時衆僕僮擡了許

多刀鎗旗幟銃礮等物。堆在階下。陳砥看時。旗幟全是他帶來的原物。刀鎗却都是殘

缺不全的。銃礮更不必說了。祇見李自芳上堂回復道。兵勇們已押到沙灘上候令。船

艘也都齊備了。蕭方便舉杯仰飲三鍾酒。衆俠也都陪飲三杯。便都起身下堂。陳砥不

由自主的也喝了三盃酒。絕倒隨着衆俠。來到沙灘之上。祇見許多破舊船艘。多半不是

他帶來的船。泊在灘邊。他部下的兵勇都如糞子一般。細着一球一球的擗在船頭艙

板上。奇景奇事。互古未有。蕭方指着船向他說道。陳總戎不是俺們小氣。將破舊的船換了你的好

船。將殘缺的兵刃換了你的利器。一則爲你回去一個報銷。便有那與你無干的錢糧

購造新的。俺們島裏置備不易。你旣一番美意。大遠的送了來。俺們也不好意思一點

兒不收。辜負你的盛情。祇好暫時留借下來。倘若你們官兵再來時。好鬥着耍子。滑稽

於斯爲極二則俺想你幹了這般一場功勞。自然回去想撈一把。帶些破舊的東西回去。便

於報驗添新。也顯你的辛勞。也教你弄幾文外况。陳總戎。俺代你想的。週到不週到。刀

山炮烙獄無此殘酷我讀之且如生芒刺如坐鍼氈不知陳砥何以未死曾聞先輩言心不死臉不死不能做官於此益信斯言之不誣

陳砥本來祇求不死。如此已出其

望外。以爲祖德垂蔭。化險爲夷。及至聽了蕭方這番話。更感激到鼻涕直流。

未免挖苦太甚。感激涕

零一語被作者如此化用令人捧腹

祇當着部下不好意思磕頭。那滿臉感激的神情真畫也畫不出。杜橫

魯見了。十分耐不住了。喝道。就此走罷。還等什麼。陳砥嚇得連忙躬身應了。幾個是字。告辭上船。蕭方叫僕僮們將那擡來的兵器全扔上船。李自芳跳上船去。每一船上。使刀剝鬆一個兵勇。喝令開船。陳砥立在船頭。拱手致謝。待船已轉頭。方敢鬆了本船上兵勇的綁。各船都一一放開網着的人。陳砥纔叫護勇傳了游擊都司來吩咐。祇許說勦滅了強盜。不許說兵敗被擒的話。到省時。自有保案獎賞。倘若洩漏真情。一定斬首。衆將唯唯聽令。傳知各哨。大家都樂得卸過圖賞。誇耀嚇詐。誰肯說丟臉的實話。陳砥奏凱繳令。請了一位越幕刀筆先生。代擬一角詳文。鋪敘戰功。兼報損壞。果然得了個記名提督。弁兵都有陞賞。後來雖是百姓傳說。營裏漏風。好在督撫大員深居簡出。無從得知。別人又管不着。況且崇島委實無劫案報官。因此他享受的甚是安穩。不在話

下。且說蕭方等開發了陳砥。大家說笑回寨。料到官兵一時不會再來。便大家商議攻取洞庭之策。郝國雄道。鐵羅漢等八個人去探洞庭去了。且候莊上來信再設法進攻。似乎有把握些。衆人都以爲是。不料下午便有赤霞莊差人來報說。鄒珏鄒瑛失事。小八俠存身馬蹟山的事。并說原在莊上的莊金人莊金傑兄弟兩個帶船往馬蹟山。被洞庭賊截殺一陣。翻了兩號快船。莊氏兄弟幸而無恙。補寫兩莊着落暗寫洞庭勢盛且是省筆且擒得一個小頭目。據供唐天虬不日就到。山上又新來兩個劍俠。一個名叫文成。一個名叫龍壯。都是北方人。十分了得。又問得射鄒氏姊妹的是神箭手閻丘丹。鄒氏姊妹并未被擒。裴翁說莊上無人。還請衆位翁設法搭救鄒老丈纔好。海龍王張斌問道。不知鄒老丈在洞庭山沒凶險麼。來人答道。這也問過那擒來的頭目了。鄒老丈現在在東山水牢裏。他們新頭領姓童的要害他。軍師王雄健不肯。說是留着鄒老丈好牽住鄒氏兄弟。不敢來攻。張斌向蕭方道。似這般情形。想去劫取。却是不易。不知裴天官有什麼高見。能夠搭救他麼。李自芳也說道。他們既存此意。防備必然分外謹慎。偷劫的確甚難。祇是

俺們坐視不救。怎對得起霹靂子咧。那赤霞莊差人道。裴爺和萬爺有封書信。說請蕭爺觀看便知。（按）緩的引出書信文筆搖曳有致。且以見非此謀不足克此敵。蕭方連忙接過。拆開觀看。書云。

日來因茂翁被陷。此間盡力籌維。殊鮮良策。過去之事。着來人面陳。書不贅述。弟等沉思熟慮。救茂翁與破頑敵。實爲一事。倘分圖之。必致兩害。蓋夜探之舉。敵防甚嚴。徒疲我力。而無濟於事。倘逕行攻取。則茂翁必爲被輩洩憤之具。而罹不測。是以欲攻取必先營救。但營救又必須攻取。故謂二者實爲一事也。積慮之餘。得一末策。其策維何。卽倩朋輩中之未爲寇所認識者。挺身入賊穴。以保茂翁。且相機救之。而後攻取。乃無所礙。且得內應破敵也。至頑敵情勢。日益猖獗。聞李太歲又攜兩劍士往矣。唐天虬不日亦至。且有彼之弟子四人先在。皆擅異能者。（照應前文）未可輕視。弟等譟陋。以爲宜急足速。玄門諸俠。迺能集力以殲之。乘彼猶未敢犯我之際。較易爲力。倘再因循。則大費周章矣。高明以爲然否。盼電定示。復爲冀。莊中甚虛。可否請聞大刀陳鐵鞭。偕來助理。併待覆命。此上。

崇島同道惠鑒

裴世勳萬之一全叩

蕭方讀畢。衆人依次看過。都道。祇有這條計策可行。當時便商量誰出洞庭詐降臥底。誰去開封催衆俠回來。當有唐采蘋紀寶璉張斌都要去臥底。杜橫魯孫志雄杜麟杜鳳鄒華都要往開封。蕭方默想了一會。說道。諸位且不要性急。俺想張賢弟來島後沒露過面。去臥底到不防。唐紀兩位姑娘却是有些不便。那賊寨裏不是女子可去的。慮極。最好另外請幾位沒大到過這些地方的兄弟去詐降入夥。纔能使他不疑。說罷。目視杜麟杜鳳。轉又望着杜橫魯。默然不語。杜橫魯愣想一會。拍掌道。得啦。俺有法子了。叫俺倆孩子去罷。他哥兒倆沒到過南邊。洞庭賊決識不破。杜麟道。老爺子說的話。俺倆怎敢不依。祇是老爺子身邊總得留下一個伺候。纔得俺去臥底。兄弟在這伺候。爸爸罷。杜橫魯圓睜怪眼。喝道。俺要你們伺候什麼。俺沒養你倆時。闖遍天下。誰伺候俺來。你們想着俺要死了。留個人送終。對不對。裏發昏。俺十年八載還死不了啦。去不

去不去便給俺滾開去。裏跟着俺惹厭。杜麟被罵得不敢開口。呆立着發怔。不敢聲響。道。老爺子裏着急。大哥也是一片孝心。既然老爺子這般說。俺有個法子。使兩位哥哥放心。鐵羅漢和穿山甲哥兒倆。不是老爺子最痛愛的徒孫嗎。就說他倆也很孝順。老爺子的。不如老爺子到馬蹟住着。一則有邱家哥兒倆伺候。杜大哥杜二哥也放心幹事了。老爺子也免得日常罪念。倆徒孫兒。二則馬蹟山都是幾個小兄弟在那裏。也必須得老爺子這般一位前輩去作個主纔好。豈不是兩全其美。衆人聽了都拍手道好。杜家父子也都稱善。蕭方便又接着說道。赤霞莊有許多內眷在彼。梁家父子俱不在家。得有個智勇足備的女俠。照應着纔得方便。孫大姑娘年紀大些。這重擔子不能不請你擔着。華兒雖近來跟着張爺學會了水性。却是武藝根基的拳棒功夫。還沒到家。怎能出遠咧。你祇可在島裏暫時同着吳望。張智王勇巡哨。暇時練習功夫。紀唐兩位姑娘。到不妨辛苦一趟。到開封走一轉。一來女子不惹人疑。好混過南京。二來西方朔是倆位的師傅。到了開封。有事容易商量些。俺意如此。不知大家意思怎樣。衆俠都說

就是如此甚好。當夜赤霞糧船到來。島中殺豬宰羊。大擺筵饌。犒賞僕僮。衆俠暢飲通宵。次日清晨席散。孫志雄因爲赤霞莊人力太單。不敢怠慢。就着來的糧船。和聞福疇陳素先告辭走了。接着杜麟杜鳳張斌三人送杜橫魯到馬蹟山去。也告辭起身。他三個送杜橫魯到山後。再尋門徑去臥底。後文自有交待。且說玉面哪吒紀寶璉。神棒唐采蘋二人。各帶隨身兵器收拾了包裹。選了兩騎牲口。辭了蕭方等渡離崇島。一鞭塵影。照大路趲行。這時正是六月炎天。點清時分讀者試從鄒雷葬師按日算去絲毫不爽足見作者細心血一般的太陽。逼得地如炭炙。那倆牲口蹄不沾地的拚命飛馳。從天熱連想到馬蹄思想之曲折透澈非常人可及行不到兩個時辰。已走了四五十里。唐采蘋身軀肥胖。覺得奇熱難當。在馬上回頭向紀寶璉道。姊妹。日影西沉了。咱們歇一歇罷。紀寶璉道。趁太陽沒了。正涼爽好趕路。怎的倒要歇咧。絕倒俗謂飽漢不知餓漢

苦此則瘦漢不知胖漢苦

唐采蘋道。俺這會兒熱的難受。滿嘴發苦。頭腦作痛。怕是發了痧。可能尋個村店。討些藿香丸喫。紀寶璉聽了。忙加一鞭趕上他。祇見唐采蘋兩額如火。雙睛發赤。知道是中了暑了。忙在百寶囊中掏出一小瓶諸葛行軍散來。遞給唐采蘋道。你先服

用些。前面有一堆瓦脊。大概是個小市鎮。趕到那裏再覓大夫開方子。唐采蘋依言服

了些諸葛行軍散。掙扎着。趕到村市上。尋着一家飯店。便下馬投宿。那店裏老闆向二

人一看。滿面堆歡。其意何居伏筆妙絕連忙接着。便將牲口帶上槽頭。讓二人到正面三間上房裏。

叫小二招呼過茶水。紀寶璉便託他去請個大夫來診病。店老闆忙答道。有。有。有。俺們

這隔壁游正梧游郎中是個有名的醫生。前回萬歲爺下江南。接差的大人們的差官

生了病。還是請他看好的。絕倒形容盡致俺便去請他來。管保一瞧就好。語意雙關說着。便討

了二錢銀子號金。彼時之醫生斷不須二錢銀子。蓋現在僻省內地之醫生。猶祇二百文。診禮也。店老闆討二錢銀子。一為敲竹槓。二為試探二人果否富有也。去不多時。果

然領着一個三十來歲。細眼瘦臉。矮小身體的醫生到來。進房來。先向紀寶璉盯了一

眼。何故為漁色耶。恐未必也。讀者試猜之。纔放下藥箱。內地醫生皆隨帶藥箱。即古所謂藥籠。或藥囊。也有診脈後配藥而不處方者。這時唐采蘋已腹瀉兩

次。躺在牀上。滿身是汗。兩眼發直。紀寶璉料知進來的人便是游醫生。就招呼他坐下。

將病源一一說了。游醫生聽了。起身到牀前。診過脈。說道。不打緊。祇不過病症龐雜些。

兒得多將息幾天。纔行。紀寶璉聽了。心中着急。向游醫生道。費先生的心。早些兒診好。



了。俺重重相謝。俺們身有急事。不能耽擱。游醫生一面應着。一面向店老闆討了筆墨。又和店老闆附耳擣了兩句鬼。紀寶璉以為他們是說診金。沒大留意。此是一大關鍵。讀者注意。祇望着那游醫生提筆開方道。

寒食夾滯。陽明身熱不揚。頭痛胸悶。便瀉頻頻。時有泛噁。舌苔白根黃。而津尚潤。且質欠溫。脈形浮弦不齊。重按反滯。關寸震躍。症勢揚張。擬以理化宣托候。高明正之。

淡豆豉 三錢

炒歸身 二錢五分

大腹皮 三錢

赤茯苓 三錢

炒枳殼 一錢

熟木香 五分

白蔻殼 五分

炙廣皮 一錢

台烏藥 一錢五分

建澤瀉 一錢五分

炒苡仁 二錢

吳茱萸 黃連水炒 二錢五分

藿香 二錢

絕妙一張江湖脈案。江湖湯方作者。真是胸羅萬有。無所不能。蓋寫一醫方。甚易而酷似江湖派。則大難也。

寫畢。遞給紀寶璉看。紀寶璉本不知醫藥。祇看那脈案開的病症都對。絕倒所貴乎有脈案之理論。舉以告病家也。乃今之江湖走方醫生。於藥方之首。大寫其病狀。一如病家侍疾者口中所述。無異一病狀。表現報告書。至診察之所得。及醫理脈况。則含糊其辭。甚且絕不提。及以此而謂之脈案。毋乃太滑稽。作者於

此借紀寶璉眼中輕輕點出罵盡一輩兒戲人命不持刀之五指強盜痛快已極。近年海上有某醫好著武俠說部每於書中夾入醫理至數千百言令人讀之不識是說部抑是醫書沉沉欲睡余不知其亦曾聞問說部之作法否須知作說部雖以百藝俱精爲上要非科學專書既有實學何妨另著一專著如此賣弄徒見其笨拙耳蕩寇志鏡花緣偶爾及醫便覺別致本書亦然若彼僭父直不知說部爲何物之賣嘴奴耳便請他

配藥。游醫生在藥箱中取出藥材。一一戩好配齊。紀寶璉祇見其中有一包藥麵兒。鍵

却都不識得。游醫生按方配好後。又取出一個小磁瓶。傾出一米粒般大小的藥麵兒。

摺在中指上。和那配在藥方裏的一般顏色。鍵給紀寶璉瞧。說道。這是清暑正氣散。又

名關邪丹。偏謁出兩個好名兒是治暑病的聖藥。那位小姐的病很厲害。兼之腹瀉有些傳人。你小

姐要時刻伏侍他。最好是將這藥在日色西沉後。服上半瓶。多點兒也無妨。自然愈多愈好愈易見效

這藥是不壞事的。出門人。最要保重。倘或你小姐再有些毛病。如何是好。因此俺將這

瓶藥送給小姐。防患未然。說罷便將指上的藥麵兒。依舊摺在瓶裏。連瓶遞給紀寶璉。

紀寶璉十分感激。便在包裹裏取出一個二兩銀鏢子。給游醫生。算是藥錢。游醫生大

驚。可憐他從來不曾得過成錠的銀子。未免太挖苦了就是代人製些沒天理的藥。也不過得

着幾串銅錢。或是一擔半擔白米。今見紀寶璉一給就是二兩。不竟喜出望外。化而爲

驚。絕倒滑稽之至  
亦挖苦之至

轉又一想。貪心頓起。

人心不足  
蛇吞象

紅着臉。向紀寶璉說道。這藥本來不值什

麼。俺也當得効勞。祇是這關邪散。配製極費工夫。還望小姐多貼點人工錢。也好多配製些。行行方便。代小姐積福。

江湖油嘴如畫  
性怩之態活現

紀寶璉心中有事。不耐和他多說。隨手又

給了他五兩。游醫方纔千恩萬謝。告辭出去。店老闆在一旁看得眼睛冒火。跟着游醫生出來。硬索了他那二兩頭。還討了幾瓶藥。纔放他回去。原來這店老闆姓石。名祥。綽號石敢當。妻子姓單。人稱母藥。又單大姐。原是江湖上打三捧鼓。變戲法。走軟索的出身。他父親賽雄。信單金梧。學得一手好拳棒。便都教給了這獨養的女孩兒。石敢當本來是跟他父女挑擔趕場。耍戲法時。也跟着湊趣收錢兒。後來和單大姐勾上了。單金梧恨他女兒不爭氣。將他綑起來。惡打一頓。并將石祥逐去。石祥懷恨在心。時想報復。一兩年後。他剪徑發了幾文財。便想起單大姐的好處。特到湖廣路上尋找。果然在黃州尋着了。單大姐雖未嫁人。單金梧却餘恨未消。不理睬石祥。石祥便乘單金梧離黃州。另開碼頭時。誘惑單大姐逃走。單大姐因爲石祥有了錢。也就不顧那窮得連家都

沒有的老父。

此憤世且罵世之文章也。

祇圖自己的歡娛。隨着石祥去。單金梧不見了女兒。料知是石

祥拐走了。報官請緝。又無錢財。且官府因他所業下賤。也不理睬。他沒了女兒。耍戲法

時也沒人要看。

祇愛觀女子游藝不問真正藝術若何古今一轍。

又愁又惱。愈來愈窮。左右一想。心腸一硬。尋個僻

地。一繩子了消了一條老性命。

祇憤愛女及干涉女兒戀愛者其鑿諸作者寫此其意深矣絕非僅以之正單大姐石祥不孝不義之罪已也。

石祥和單大

姐雖有所聞。也不敢出頭領葬。祇由地保藁埋了。從此石敢當和單大姐兩個無所畏

懼。便算夫妻。在這松江府境開張一個小小客店。還買了些蕩田。安居下來。可是他倆

豈是安分之人。這黃浦江邊。商旅輻輳。夏季絲繭市場。更加熱鬧。他倆便召了些江湖

匪類。時常做些黑心買賣。儼然揭陽嶺的李立。賽過十字坡的張青。開張二年多。也不

知傷了多少性命。祇是他不害近處人。專一的喫那遠地孤客。或是老弱單身。書生女

子之流。因此從不曾犯案。那游醫生本是賀龍生的藥童。偷學得幾個迷方。讀了些湯

頭歌訣。便在江湖上混嘴。石祥遇着便和他結爲兄弟。游醫生也落得安居。便佃了石

祥一間屋外葺棚。借着行醫。暗代石祥製迷藥。但是有時石祥不給他錢。他便也不給

藥石祥心中暗惱。却是一來因為非要他的藥不可。二來怕他洩漏。三來單大姐愛上

了游醫生的春藥功夫。石祥更不敢得罪他。絕倒此二語急連讀之使人捧腹噴飯唐采蘋紀寶璉進了店。石

祥見他倆牲口駿偉。鞍轡鮮明。更覺包裹沉重。便想下手。後來見了兩把三尺三寸的

寶劍。頓覺膽寒。想着似這般兵器使得開來。俺家藥叉也不見得喫得住。俺和伙計們

更不用說了。無用的酒囊飯袋自畫供狀正要盤算下藥迷翻他倆。恰好紀寶璉叫他請醫生。正中下

懷。連忙將游醫生薦上。却暗中和游醫生商量好了。藥中下了蒙汗藥。又捏詞給了紀

寶璉一瓶。還借此索了許多迷藥。為不時之需。免得去求人。祇恐怕過此便無所需了心中越想越覺

痛快。興高采烈的在店堂中踱來踱去。活祇等到時穩得。便祇是遠遠的向上房張望。

如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猛然聽得外面一陣吶喊鼓噪。夾着拍手跳足之聲。奇峯突起春雲初展

不覺心裏一驚。賊人心虛如畫或謂石祥殺人多矣何獨對唐紀二人如此心神不定須知石祥先時所謀害者皆屬懦弱孤客今唐紀二人之兵器已先奪其魄故使彼喜懼交縈也連忙

奔出店門望時。祇見江邊黑壓壓的圍着許多人。正在亂呼亂嚷。嘈作一團。心中方纔

記起。何事耶偏要賣關子不即說明使人悶煞可恨方要近前去看。忽見迎面來一漢子。奇峯再起春雲再展身材不高。膀闊

腰圓。濃眉巨眼。敞披着一件皂色大衫。露出胸前一叢黑毛。足下踏着多耳麻鞋。腿裏人字綁腿。頭上紮着個白布包巾。前面扭成個入字兒。當額插着一支白菊花。手中提着一條扑刀。肩上挽着一個小包裏。雄糾糾。氣昂昂。直奔向店裏來。活畫出一個壯年英雄石祥見

了一怔。好像平添一樁心事一般。如見他一直撞進了店堂。沒奈何。祇得轉身前來招

呼。那人已在當中一個座頭坐下。解下包裹。拄着扑刀。叫道。掌櫃兒的。給我來兩斤白

酒。四斤滷肉。宰一隻老母鷄。白煨着。做兩升米乾飯。石祥一愕。道。客人伙伴幾位。俺這

裏祇空着一間上房了。意以為許多飯菜同伴必乘足以妨事故始則愕然繼則託詞拒之也天色已不早了。客人可夠住麼。那

人道。這麼很好。我就單身一個。你給我拾掇了那一間上房罷。我今兒也乏了。得早點

兒歇着。石祥聽了。老大不快。却是開店沒個不要客人住宿之理。祇得答應着。一面叫

小二整治酒菜。一面問客人尊姓大名。貴鄉那裏。貴庚幾何。那人圓睜彪眼。喝道。我又

不和你攀親。問的這麼仔細幹嗎。另是一個性格六十俠義中無近似者洵善寫個性石祥喫了一驚。忙低聲陪笑。

說道。近來因為湖裏不大安靜。不敢直說太湖盜警蓋恐來者印是彼中人也開店難說話信然官府傳諭。過往客商。都要上

簿。因此麻煩你老。那人笑道。出了幾個毛賊。也值得爲他這般大驚小怪。

另是一種語調。非馬騰雲非胡

萬春非杜橫魯寫一個是一個絕不雷同於曹不得專美矣。

我姓趙。號叫幼春。人喚我做鐵塔趙勇。祖籍紹興。家住蘇州。今

年二十六歲。屬兔的。五月廿九寅時生。夠了麼。

絕倒。

石祥嘖嘖半晌。纔又說道。你老不是

北方人麼。趙勇大喝道。你能不許我生長在北方嗎。

快人快語。如并州剪如哀家梨。如急雨蕩塵。使人遍體清涼。

石祥嚇得

諾諾連聲。方要退回櫃房。趙勇喚住。問道。那江邊上許多人。烏亂些什麼。石祥道。說來

話長。去年秋裏。這江裏不知打那裏來了一尾鱷魚。足有五六丈長。時常上岸來。不論

人畜。祇要遇着他。將尾一捲。和象使鼻子一般。捲去喫了。遠近村莊。也不知被他喫了

多少牛馬豬羊。還壞了十多個人。過路客人。忽然不見了的。更不知其數。

然則石祥亦鱷魚矣。觀此語是

以其所爲。嫁於不能分辯之鱷魚也。然則鱷魚爲石祥委罪之好工具。實有德於石祥。乃石祥反深惡之。我爲鱷魚呼冤。

官府頒下信賞。捕捉。縣太爺還來江邊

祭過。德與氣皆不及。且黎遠甚。而爲東施效顰。希圖倖而得夕。徒貽笑柄耳。亦太不自量矣。

也沒祭得走。上月頭裏。前村首富臧太公臧吧

懷。爲省轎錢。祇此便該死。鱷魚喫得好。

從女婿家裏回來。走到江邊。八十歲的老頭子。也被鱷魚捲去

喫了。他兒子急了。提出兩千銀子來。非殺却鱷魚報仇不可。

不意者翁乃有令子。

募了許多人。晝夜

守在江邊。那知那孽畜見人多了，便不出水。祇單身一人時，便衝出來。捲了就走。臧家募來的漁夫獵戶，又被那孽畜喫了三五個了。臧莊主恨極了，派人到南京蘇州各處去探問治鱷魚的法子。直問到山東，纔有個讀書人，在書本兒上翻着一個法子，說是將豬羊宰了，暗藏鐵鈎，扔下水去。可以釣他上來。岸上多埋伏人，便可打死他了。臧莊主聽了，花二百銀子聘請了這人來。約定今日釣那孽畜。沙灘上四面都佈置好了。許多人趕來站在岸上看。打天明時鬧起，鬧了一整天了。方纔嘈了一陣，不知是不是釣着了。趙勇聽了，微微一笑，立起身來，甩下長衫道：「我去看看酒菜給我擺好，回來再喫。」胸有成竹，乃能如此。說罷邁步出店。石祥吩咐店小二好好伺應。也隨後趕來。到了岸邊，人擠滿了。趙勇身矮，瞧不見，便闖進人縫。奇文此二字自古未嘗連用，作者真善於發明。嘆的便向沙灘跳下。早有那臧家雇的人向趙勇搖手，揮他上岸。并叫道：「灘上凶險，孽畜上來時沒處躲，快回岸上去。」趙勇也不答言。一面向前走。一面看那灘邊釘着兩行八根大盃來，蠟細的鑛鐵樁，纏繞着一條鵝蛋般大小的連環的鑛鐵練。鐵練一每一鐵樁上都繞了兩三匝鐵練。鐵練二的兩



端都浸在水中。此等事物所費不貲倘臧太公在必然心痛金錢甘願不報這仇了

灘邊有三五十個大漢腰間各插着一柄單

刀正一齊挽着那條鐵練。

鐵練

吭唷吭吓啊唷的使勁向灘上拉却是那鐵練

鐵練

四 綑

的挺直。文絲兒不動。再看那岸上。老遠的土堆高處擺設着一張香案。案邊立着一個

遍身縞素的人。大約就是那臧莊主了。他身後站着許多奴僕。香案那一頭還有個峨

冠束帶的人。伸着頸子望着江裏。

保必可擒得鱷魚不言可喻古今書生每撫一二舊聞或拾得他人

牙慧使自以爲全知全能必可成事者比比皆是天下事之誤於此輩者不知凡幾而直接間接爲所犧牲更擢髮難數是豈書之害人人自害且害他人耳使無經驗淺閱歷意氣用事之徒當國家社會之大事其禍甚於洪水猛獸萬萬倍揆厥原因皆此類耳願天下付權者惕慮勿付此輩以權且勿信其言而有所舉動致釀成不可思議之大怪劇臧莊主之客不過此中之一耳倘不遇趙勇試問如此之驚人動衆其結果適得其反臧莊主受損害爲何如者而此客不自愧死名譽亦必破產斯則一知半解之自禍且禍人也斯事雖小故可以例大作者寫此蓋有深意存焉余願古今同胞勿爲輕信人言之臧莊主更深自省量勿爲此伸長頸子之人人如是則外侮可止國恥可雪社會

趙勇見了暗暗好笑。

胸有成竹自覺此輩之愚堪哂

那沙灘上持刀挺鎗的武士見

趙勇直奔江邊紛紛上前喝阻。趙勇笑問道。你們在這裏幹嗎。衆人中有一個頭目姓

關名威答道。太平莊臧莊主請俺們來捉鱷魚。替老莊主臧太公報仇。這孽畜厲害得

很。專會喫人。比老虎還凶。你要看。站遠些兒看。倘若一時拉了上來。那畜生一發威。你

可沒處逃躲。趙勇笑道。多承美意。祇是一兩年之內。還不致於拉上來。何妨讓我閒看。這麼三五個月。再慢慢的躲開。還不遲呀。絕倒妙人妙語刻毒已極關威不悅道。初祇不悅以下便如春雲疊展好看煞人朋友

俺是好意勸你。信不信在你。丟了性命又不是俺的。你何必說這俏皮話咧。趙勇道。誰

說俏皮話啦。你不說是要捉鱷魚嗎。怎不拉他上灘上來咧。關威怒道。由不悅漸至怒層次井然你這

人。不稱朋友了是怒時情況描寫如畫好沒道理。俺和你素無往來。你何必在此冷言冷語譏誚人咧。你難

道沒瞧見這許多人使大勁。拉的直淌汗。那鐵練鐵練五還不會拉的動分毫麼。你不相

信。你去拉拉看。纔知道鍋子是鐵鑄的啦。仁兄真漂亮就是要激出你這句話來趙勇正色道。真的麼。你叫他

們閃開。關威見他如此。祇當他是個瘋子。微笑道。由怒而微笑無可奈何之情致宛然俺沒工夫和你歪纏。

說着。掉頭便走。趙勇拉住他。說道。喂。朋友。休走呀。你不是說要我去拉拉看嗎。怎麼說

出的話好不算數咧。關威焦燥道。由微笑而焦燥遂層而進情景逼真你要拉。你便去拉去。拉着俺作甚。趙

勇道。你得叫他們全都讓開。我纔去拉。關威瞪眼道。由焦燥而瞪眼已被趙勇磨得無可奈何矣一路寫來宛若游龍好看已極你

這不是故意來尋俺的岔子嗎。俺須和你無冤無仇。趙勇道。誰和你有甚冤仇。你叫我

拉我就去拉我去拉。自然得叫他們讓開。照你的話做事。難道錯了嗎。關威大叫道。由

眼而大叫激至極點矣。令人讀之如入天台勝境。愈深愈妙。你真要和俺過不去麼。趙勇也叫道。我祇要依你的話去拉拉

看你無故又不許我拉。你倒說說。是誰和誰過不去。妙人妙語故意歪纏。却是至理妙絕。關威氣得怒髮衝

冠。一聲大吼。便要 and 趙勇相拚。激炸了七級浮圖。遂致而上。已至絕頂。而告成功矣。當他兩個爭論時。臧莊主已望見

方要叫人來詢問。因何爭吵。忽見關威怒打趙勇。趙勇屹立不動。關威一拳打在他肚

皮上。不知怎的那拳。便如打在汗泥中一般。好似捏不着底。頓時渾身發麻。兩腿一顫。

便蹲下了。此內家之絕頂功夫。即俗所謂氣打是也。敵人用若十力量來擊。則其所受亦若若干力量。蓋借彼力以擊彼耳。功夫最深者於中且能點敵人之脈使之失自主力。如木偶狀。趙勇爲此道之雄無怪

關威要喫虧了。臧莊主望見了。連忙親自飛奔而來。近前時。關威已躺在地下。愁眉苦臉。一言

不發。關威不威。趙勇真勇。臧莊主素來欽佩關威的武藝。以爲捉鱷魚非他不可。今見趙勇手脚不

動。便將關威打的爬下了。比關威強了不知多少倍。便知趙勇非等閒之輩。滿心仰慕。

連忙上前向他施禮。道。不知尊駕尊姓大名。貴鄉何處。敝友因甚得罪了尊駕。還望指

教。趙勇看了他一眼。挺立着。指着關威。答道。我便是蘇州鐵塔趙勇。今人交際。每先問貴姓。答以某再詢。台甫貴處。

往返問答五次。雙方之姓名乃克互知。既費時且麻煩。趙勇如此一併說出。對方所欲知之於一語中盡之。簡捷經濟之至。吾輩不妨效之。於交際場人繁之所。可節不少時間。即平時用之亦免却許多繁縟也。先是

他叫我去拉那鐵練。六 鐵練我要他叫衆人閃開。讓我去拉他。忽然又不許我拉了。還提

拳打我。我沒回手。他自己便躺下了。如怒如鬪遊戲 滑稽嬉媚煞人與我無干。臧莊主又拱手說道。敵友

冒犯尊駕。俺代他陪話。還望尊駕饒他起來。尊駕如果高興。捉那孽畜。要多少人使喚。

望乞說明。俺即時派好伺候。趙勇道。全使不着。你祇教他們全都讓開就得啦。臧莊主

遲疑道。這孽畜非同小可。力大無窮。今天這許多人。還加着轆轤幫繳。到這時纔繳上

這一丈不滿的鐵練。七 鐵練來。俺衆人鬆手。再放了下去。豈不白費許多氣力麼。趙勇道。

您甭管。我自自有道理。臧莊主聽了。暗忖。此人必有來歷。似現在這般不上不下。如何了

結。不如且讓他試試着。他真有本領。能捉這孽畜。代俺報了仇。也說不定。到那時俺不

過另外多擊出一筆銀子謝他便了。祇要父仇得報。多花幾兩銀子算什麼。此時臧莊主 尙以爲趙勇

爲圖賞銀 而來者想罷。便說道。如此就煩動尊駕了。事成之後。定當厚謝。趙勇哈哈一笑。也不答

言。大邁步便向江邊走去。英氣 逼人臧莊主便傳話。叫沙灘拉鐵練。八 鐵練的人都閃開。衆人

正在使盡氣力。欲罷不能之時。聽得有人來接替。莫不大喜過望。連忙各自拋了鐵練。九 鐵練走開。臧莊主到底不敢十分相信。恐怕那鱷魚借着鬆這一把。衝上灘來。先就上

岸去了。關威不知怎樣的。被趙勇起步時。碰了一腿。便覺週身活絡。痠痛全無。祇是滿面含羞。急隨着衆人躲開了。趙勇來到灘邊。那收繳上來的鐵練。十 鐵練已復行全都下水去了。趙勇脫了外衣。赤膊着。立在江邊。端詳了一會。撻下扑刀。走到鐵樁跟前。一 扑刀

鬆下約莫七八尺長短的鐵練。十一 鐵練來。臧莊主和岸上衆人一齊大叫。放不得了。趙勇

祇當不聽見。拾起扑刀。二 扑刀仍到江邊。注神望着江裏。一霎時。嘹的一聲。放下的鐵練。

十二 鐵練好像弔索入井一般。全都入水。接着練子又幌了兩幌。趙勇便振起神威。大喝一

聲。如晴空霹靂一般。岸上衆人一齊大喫一驚。百忙之中偏有閒筆。屢及岸上衆人說時遲。那時快。趙勇將

扑刀。三 扑刀交給左脅下夾着。兩手握住鐵練。十三 鐵練兩腿分開站定。一聲吼叫。如打悶雷。

接着兩手如紡車兒般。上下亂舞。一轉眼。沙灘邊上已堆了一堆鐵練。不寫拉練而拉練之姿勢情事皆已完全

現諸眼底 鐵練十四祇見。此從岸上衆人眼中看出來趙勇忽然間手攬鐵練。突的憑空一跳。跳起有二丈多高。

堆着的鐵練隨之而起。鐵練十五接着那灘邊江水嘩喇喇湧起一個大白浪花。有聲有色讀之如在目睹

絕妙打那浪裏衝出一疋黑布般的怪物。被鐵練鐵練十六拉着。跟着趙勇豎向空中。趙勇雙

脚踏地時。已離灘邊約莫有四五丈遠近。那怪物也跟着倒地。却還有半段身子浸在

水中。不會上灘。在這萬急之時。趙勇左手握着鐵練。鐵練十七右手拏起扑刀扑刀四。照定那

怪物頭上就是一刀。那怪物大吼一聲。掉轉身軀。嘩的一聲。從那塔一般的浪花中甩

上一條二丈來長的大尾。向趙勇猛的捲來。岸上衆人見了。大駭。都爲趙勇耽驚。夾敘衆人

文筆整暇已極趙勇不慌不忙。四字妙表現出趙勇氣。歛的將扑刀扑刀五柄向腰背間一插。左手一鬆。放了

鐵練。鐵練十八就地一躍。怪物捲了個空。便掉頭想欲再捲。趙勇乘這時。使一個鷓子翻身。

落在那怪物後足邊灘上。照定他尾脊上展動連環鴛鴦腿。一連幾脚。將那怪物的尾

脊上的鱗甲都踢損了。祇踢得那怪物吡哇吡哇震天價怪叫。豎起鐵柱般大尾尖兒

向趙勇頭上打來。趙勇將頭一偏。讓過了。使左手將那大尾當胸一抱。右手從背上抽

出扑刀。扑刀六照定那怪物的尾尖。耍的一刀。事快如風。文疾如矢頓時將那尾尖劈開。那怪物痛的

如牛吼一般。掃的橫轉身體來。如長虹攔江一般。風捲樹倒的向趙勇裹來。趙勇聳身跳向左邊。避過了。雙手掄起扑刀。扑刀使全力向怪物頭上砍去。怪物急將頭一擺。那

知嘴中含着鐵鍊。

鐵鍊

拉住了頭。閃避不開。被趙勇連搨了兩扑刀。

扑刀

岸上衆人見

扑刀

了。拍掌如雷。齊聲叫好。

照顧一點不漏。

夾彼衆人四面

這時那怪物全個身體都在沙灘之上。捲來滾去。祇蕩得沙石翻騰。漫空黯淡。趙勇毫不畏怯。全神貫注的和他狠鬥。那怪物乖極了。他

見趙勇矯健敏捷。捲不着他。便一掉腦袋。向趙勇猛碰過去。趙勇忙躡開有二丈多遠。

怪物又碰了個空。趙勇見他頭上受了兩扑刀。扑刀已沒先前那般凶猛。正是刺死他

的良機。怎肯輕易放過。趁他撲空了頭觸沙地之時。倒提扑刀。

扑刀

搶着拾起鐵鍊。鐵鍊

二攥在手中。防他逃下水去。果然那怪物連受幾扑刀。扑刀疼痛難忍。便回爪亂抓。瞪

眼昂頭。直向水中竄去。想要逃命。趙勇那肯怠慢。奮力拉着鐵鍊。

鐵鍊

抖起精神。大

喝一聲。直向鐵樁奔來。那怪物也使勁強着。那禁得趙勇的神力。早被他拖到樁前。將

鐵鍊

鐵鍊

十二

向樁上連繞幾匝。祇墮有不到一丈。拴牛般將那怪物拴在樁前。這時怪

物尾上先被趙勇一扑刀扑刀十二棚的開了。又負傷很重。疼痛厲害。因此他全身最有力

量的大尾展擺不動。便滅却了一大半凶狠。趙勇見那怪物祇瞪了喘吁的分兒。便趁

這關頭。飛起鴛鴦腿。一連兩脚。將怪物兩眼踢壞。同時掄扑刀扑刀十三向怪物頸子上亂

搥。那怪物亂滾亂爬了半晌。一聲長叫。接着吁吁細喘。趙勇砍了十幾扑刀扑刀十四眼見

得不動了。便停着扑刀扑刀十五方要俯身去拖那怪物。不料那怪物腦袋幾擺。突然豎起

前身。向趙勇撲來。趙勇見他死而復活。喫了一驚。一個不經意被那怪物前爪一抓。手

中扑刀扑刀十六被他搥飛了。險極忙要躲閃時。說時遲。那時快。怪物已隨身撲倒。趙勇來

不及跳開。全身被怪物壓在腹下。祇為稍不留心。便罹萬險。弱敵不可輕岸上衆人見了大驚。

齊叫一聲不好。膽小的拔腿就跑。社會上此類人最多臧莊主更加着急。忙叫人快救。那些武士。見

怪物如此長大。又見和趙勇鬥的那般凶狠。早已膽寒。聽得臧莊主叫他們去救趙勇。

却祇高聲吶喊。不敢近前。絕倒將死之鱷。尚不敢近。不知趙勇不來。鱷被拉上時。若輩將如何。應付恐除

此輩正與劍處。皆是不足怪也。臧莊主大急。催喝快去。衆人答道。姓趙的不喜旁人幫忙。俺們去時。反惹



他不快。因此祇好遠遠的助威。

偏說得道理出來。木來爲嘴而來。充武士如此。如此真不愧武。十二字蓋本領全在嘴上。已足騙得米粟入嘴。已算盡義務矣。

臧莊

主大怒。正要發作。祇見那怪物背脊一起一伏。似乎是他盡力去壓趙勇。又被趙勇掙

扎撐起來的情形。一連幾次這般動靜。陡然聽得趙勇大吼一聲。怪物也悲聲長叫。接

着便見怪物全身翻轉。沙礫亂飛。趙勇早就地跳起。兩手鮮血淋漓。緊握着一大把紅

白相間的東西。週身血染。兩眼圓瞪。喘喚道。此時怎得不喘。若再宣作不喘。不之便不近。情理矣。此善施君羊寫景陽崗之筆法也。這東西

被我弄死了。壯士功成此一語無殊銅柱京觀。即此可見此時趙勇心中之歡喜無極。你們快來擡上岸去。臧莊主此時心中驚喜

敬服。絞做一團。忘了一切。拔步便向沙灘奔來。更纏下文衆。武士之醜態。衆武士沒法。祇得隨着臧莊

主前往。却都懷着鬼胎。怕怪物又照先前一般死而復生。危及性命。武十二字被你們幾。位仁兄糟塌完了。祇

趑趑趑。慢慢的推着。臧莊主也不理會他們。看穿了此輩的肝。胆當然不值一顧。急奔到趙勇跟前看時。

原來趙勇手中握的是那怪物的臟腑。硬生生將手插進怪物胸膛。握了出來的。臧莊

主這時却佩服得五體投地。掃地一揖。便問他如何脫險的。趙勇面容微笑。得意。如畫。一席

話慢慢說出。結得妙語。意雙關。較第九十四。回結語。截然不同。而各極其妙。後事若何。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三雄臥底。爲破洞庭之關鍵。本回特明敘其奮勇前往。以爲後文之伏線。

紀寶瓊。唐采蘋。在本書中至此時尚未爲之立傳。故使之往開封。而便與三梁合傳。此等處。運思頗費匠心。蓋難於不涉牽強也。

趙勇個性。寫來確如畫。一見而知非其他六十三人。人謂施耐庵善寫個性。三十人無一雷同。此語誠然。但七十二地煞則未能各臻其妙。且無個性之可言者。此書則六十四人不無有其正傳。而言語動作。截然不同。可稱獨到。

鐵鍊。扑刀。如水滸傳中景陽崗之哨棒。紫石街之簾子。一串珍珠。煞是好看。

寫打虎尙易。因傳說甚多。時有曾經獵虎者述其狀。且隨地可見其形。至於關於虎之圖畫更多。若鱷魚則社會上知之者少。殲鱷之故事更無從寓目。在我國中其真形殊不易見。（按及產鱷甚夥。彼族視爲神聖。且迷信崇拜之。）圖之者尤寡。是以寫打鱷較寫打虎其難不啻百倍。而作者此編寫得情景逼真。入情入理。

讀之如觀新聞影片。處處覺得是事實。洵難能可貴矣。

夾寫臧莊主關威以及觀衆。好整以暇。筆意飽恣已極。

或謂此編完全從水滸武松打虎套出來的。余謂誠然。但精警過之。且水滸寫一武松一虎。此則四面顧到。觀衆亦不遺漏。而趙勇之滑稽勇敢。剛毅沉着。較施耐庵寫武松尤爲出色。蓋耐庵僅寫武松之神威。此則神威而外。關於趙勇之性情一切。無不描寫得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實青勝如藍矣。

描寫混飯騙錢之武士。刻畫入微。令人噴飯。

第一百十三回

破黑店二女逢鐵塔 搜地穴三俠救金城

話說趙勇將鱷魚搥傷。當他已死。不料這惡物祇是一時傷重昏暈。趙勇想去拖他時。被他猛然撲去。將趙勇撲到壓在手下。趙勇不曾提防。被他壓住。一時氣也喘不過來。鱷魚見趙勇果然被他撲翻壓住了。便將四爪伸開。全身貼地。使勁摩擦。想把趙勇擦死。趙勇在這性命呼吸之時。祇能拚命掙扎。手足齊施。和鱷魚對撐。想將他撐起來。好脫身。好在趙勇天生神力。更兼功夫練得到家。四肢一挺。朝上頂着。便將鱷魚的胸腹撐起。沒被他擦着。可是這兩面相持之際。也無法逃出性命。這時鱷魚胸膛懸空。頸伸腦垂。恰好對着趙勇的腦袋。他的兩眼被趙勇使鴛鴦腿踢傷。十分難受。痛得搖頭擺腦。因此恰好一偏頭。看見了趙勇的頭頂。此一段寫來理諭極妙。蓋鱷眼生於頂。祇能望上及前。而不能見下及後。且其頸脊俱生硬。而不便轉動。倘使身下有物。殊不易看見。作者爲欲使其得見。壓在手下之趙勇。乃於前回相鬥時。使趙勇踢傷鱷魚之目。故鱷魚得於此際。因目痛而擺頭。乃見手下趙勇之頭頂。恰合事實。且寫動物之性質。妙到毫端。吾於此歎觀止矣。突

然張開血盆大口。要想將趙勇吞嚼了。不料他口裏早被那餌中暗藏的許多大小鐵鈎鈎住。猛然一張。鈎得更加厲害。疼痛難忍。全身的力量頓時鬆了許多。況且口中練

鈎縱橫。怎能吞噬。趙勇先時見他張嘴來咬。不覺大驚。正想縮身時。忽見他依然將頭

昂起。而且壓擠的力量輕了許多。心中大喜。大驚之後接寫大喜筆意變幻事實離奇而又確合事理想着這是脫身的

機會來了。怎肯怠慢。情急計生。仗着他自幼練成的鐵手。此為鍛鍊肢體之一種其法以盛米一二尺深之甕日以五指向米猛插

積日經年一插能觸甕底鐵手乃告成功此後即能一插而掘出他人肺腑矣觀定鱷魚的前胸。猛的兩手齊伸。透甲插將進去。說時

遲。那時快。趙勇使平生氣力。將兩手在鱷魚胸中一抄。合將攏來。摳住鱷魚的臟腑。兩

膀使勁。向外突然一拉。雙足一蹬。身體就勢一滾。一個筋斗。早將鱷魚的內臟。血淋淋

的摳在手中。從鱷魚身下跳起。立在當地。七十八字作一氣讀●全身動作全都顧到且無一字稍涉牽強叫人來擯擡鱷魚

的屍身。那鱷魚頓時身軀翻白。一命嗚呼。及至臧莊主趕來看時。祇見那鱷魚身長三

丈有餘。頭如尖斗。口似血盆。一條丈多長的大尾。直伸在沙礫之上。尾脊和身子一般

大小。尾尖已被劈開。鱷魚全身最厲害最適用於攻擊的是一條大尾與象之鼻獅之爪功用相同倘趙勇不先傷其尾恐未必能勝此種寫法極合情理非深諳物理博物之科學家而具

文學才者不能寫出於此足見小說尤其是武俠小說非一般一知半解或冬烘學究所能貿然執筆顯奇也張開四隻如鈎利爪。胸前露出一個碗大

的窟窿。半身血淋。半字下得極有分寸直挺挺攤在沙灘之上。這時臧莊主直將趙勇敬服得如天

神一般。向趙勇掃地一揖。說道：趙爺辛苦了。可沒傷着那裏麼。這般怪物。不是趙爺神力。怎能制死他。但不知趙爺怎麼便將他的心肺掏出。趙勇搖頭道：沒傷。接着便將和鱷魚掙扎打死鱷魚的事一一說了。緊接上回結尾處臧莊主連忙請他上岸歇息。這時衆武士也都到了。鱷魚跟前。諸位仁兄膽真不小。心鱷魚還魂呀哈哈知道鱷魚已死。頓時勇氣百倍。絕齊擁上前。七手八脚將鱷魚口中鐵練。鐵練餘波繫着的大小鐵鈎卸下。拖着魚屍。名辭奇絕得未曾有有吭哨吭哨的拉上岸去。臧莊主叫人接過趙勇手握的魚臟。代他拾起扑刀。扑刀餘波也不管趙勇兩腕魚血腥羶。一把握着。挽手而行。同上岸上。先到搭就的草棚中落坐。洗盥。臧莊主纔將魚臟捧到棚前香案上。那峨冠束帶的人。不伸長賴子了唱着禮。讀過祭文。此等人祇有此用處臧莊主痛哭祭奠。一時禮畢。仍到棚內來陪趙勇。那峨冠束帶的人也隨着進棚。望着趙勇滿臉現出不自在的顏色來。何故哦大概是恐怕趙勇分去了他的賞格吧趙勇詫異。便請問他姓名鄉貫。那人答道：在下姓秦。名誠士。誠士如此國乃若斯作者寫此心苦甚矣浙江慈谿人氏。自幼隨先父游幕山東。原來是浙江師爺的哲嗣好根底毋怪如此之胆大臉厚心貪量窄趙勇道：原來先生是書香門第。想來這鈎住鱷魚的法子。便是足下博覽羣

書得來的。秦誠士聽了。滿面得意之色。昂然答道。豈敢。此其小焉者也。大便如何吾恐事情再大賴子要伸得如

俄極之鼈一般事後稱雄大言不慚可殺

趙勇暗自好笑。又問他道。不知足下何以得知。却用怎樣的方法將那

怪物鈎住的。秦誠士道。俺幼時偶閱漢時名人筆記。漢時筆記怪事怪事此難得之古籍不亞於宋刊康熙字典得知治

鱷之法。因聞臧莊主孝思不匱。這句文真掉得太切題了不知此種不通之事態作者寫時亦曾作嘔否俺便不遠千里而來。妙絕

成其孝舉。放屁嘔屎既酸且臭照書而行。以巨練繫鈎數十。蒙以豚。而置之水中。便鈎着了那蠢物。

得爲莊主復仇。爲地方除害。居然當面冒功何顏之厚。可憐祇爲想得資格不得不規顏冒功金錢萬能人格喪盡雖是俺獻其所知。也是

臧莊主孝心。感動上蒼。纔有這般奇遇。纔能使俺不辭跋涉親來。……趙勇聽了。再也

驚不住了。不得他言畢。便搶着問道。但不知我不來此。足下鈎着的鱷魚奔上岸來。或

覺相持不下。永不出水。不知足下可再有法子施麼。秦誠士冷不防他問這個。頓了一

頓。含糊強笑道。這個……到那時自有法子。虧他臉厚竟說得出來趙勇笑道。我是個蠢人。自幼不

會讀得詩書。針鋒相對比毒打還厲害却是會聽人說。鱷魚極笨。喜喫活物。要治他時。先將小豬按時

宰了投往江中。鱷魚的巢穴相近處。一連幾天。再宰一隻小豬。將肚中掏空。并在江邊

架個鑪子。燒紅一個鐵球。那鐵球能將許多小刀一般的刺圍着更好。到了時候。把宰

好的小豬裹了燒紅的鐵球。豬腦袋裏再灌滿毒藥。照樣拖下水去。那笨物一定照從

前一般。一口吞下。不燙死扎死也一定毒死了。這是鄉下人的蠱蠻做法。不及足下的

方法溫和。到底是讀書人做事總是慈和的。絕倒趙勇異是滑稽之雄可是下次這地方如果再有鱷

魚漂來。我不在這裏時。便請臧莊主和各位記着。可用我說的這方法。萬無一失。秦先

生的上策。我在此時儘可以用。而且使來鈎大魚也是好的。比副厲害秦先生太不自量乃嘗此異味秦誠士

頓時滿面通紅。坐立不甯。祇羞得鼻孔裏出大氣。臧莊主也代他十分難受。便一面叫

過從人附耳吩咐了幾句。臧莊主尚以為趙勇是為爭賞未免太無眼力此臧莊主之所以為臧莊主也一面將話岔開。動問趙勇的

家世。趙勇答道。我生長北方。先父不在時。我纔七歲。母親借貸紡績養我成人。我十一

歲時。遇着一位異人。和我原是親戚。他是個隱姓埋名的人。祇因他見我身體強壯。說

我相貌端正。要收我做徒弟。我母親慨然允許。我從他學藝十年。纔奉母回南。因母親

愛蘇州秀麗。且不願見那故鄉的親族。着此一語足見其親族之令其心痛也深矣孤兒貧嗣無有不遭親族之荼毒者作者寫此當見此社會之癥結故及之



便在蘇州住下。我隨師傅遊了許多地方。且到海外走了一趟。伏筆師傅叫我來家省母。

且尋我的師兄。伏筆打此地路過。偶而好事。鬥殺這鱷魚。却不是爲莊主盡力的。光明磊落秦誠士之

語真非人言

正說着莊丁送上四個托盤。都蓋着紅袱子。寫鄉村富戶排場如畫摺在當中桌上。臧莊主

便起身。走近桌邊。揭了紅袱子。却是大小兩盤銀鏢子。一盤衣服。那一盤中。却是一柄

三尺多長。金絲嵌花。點翠鑲玉的花鞘寶劍。臧莊主向趙勇和秦誠士二人。趙秦並列

道。俺不幸。先父葬身魚腹。誓死報這不共戴天之仇。可憐俺手無縛雞之力。祇好求天

下英雄見憐。幸得秦先生遠道而來。俺曾說過能擒殺這怪物的。酌銀五百兩。如今俺

踐前言。這一盤不腆之儀。聊當路費。臧莊主說話有骨頭秦誠士規顏收旅費秦誠士聽了。眼瞧着一大盤雪花

花的銀錠。直喜得心花怒放。連連稱謝。趕來收過了銀子。我說是心死久矣祇聽得臧莊主接說

道。趙爺俠腸好義。秦先生聽者要不是趙爺光臨。俺這冤仇不知何日得報。秦先生聽者並且今

日不知要傷多少人。秦先生聽者將來還不知要害地方上多少人畜。秦先生聽者如今得蒙趙

爺奮勇施威。秦先生聽者替俺報了這血海冤仇。除了地方上的大患。秦先生聽者俺臧某無以

爲報。聊備白銀千兩。並非言謝。不過是聊表寸心。秦先生聽者還望趙爺哂納。秦先生聽者又爲這

孽畜。髒了趙爺的下衣鞵。俺這裏取來一頂五花包巾。一件絹紡大衫。一套官紗裏

衣。并鞵鞮等件。請趙爺更換。那套髒衣。便求趙爺給俺。作個紀念。還有趙爺那柄扑刀。

俺方纔看時。爲斬這孽畜。刃兒捲了。捍兒也壞了。并求趙爺給俺。這一柄英雄所使的

寶刀。一定關邪驅魔。俺們將來作這一鄉之珍品。想趙爺一定應允的。祇是英雄跋涉

長途。隨身豈可不帶兵刃。俺這荒村僻地。所有的傢伙。諒來也不合趙爺使用。說着。便

捧起盤中盛着的寶劍。向趙勇說道。這劍。特別提出以見鄭重本來是大明忠臣于忠肅公于謙佩

用的。正合贈給趙勇大明兩字直刺趙勇之耳心于公曾經佩着他。驅夷定夏。迎主復國。趙勇聽得更熱耳刺心却是俺先高

祖前朝時在北京供職禮部。在一個故家子弟手中得來。傳到俺。已經五代了。寶劍贈

與壯士。留在俺家。終是淹沒。辜負這有靈的寶物。趙爺爲俺的事。壞了隨手的兵器。理

合將這劍贈與趙爺。一來是俺賠還趙爺的兵器。二來也使這寶劍得主而事。兩得其

宜。尙懇趙爺不要推却纔好。秦先生聽者趙勇聽了。且不答話。接過臧荊主遞過來的寶劍。

秦誠士連忙收拾銀子趙勇急於接過寶劍同一性急受贈而相去不啻霄壤

閃眼一看那劍長有三十三寸劍鞘是楠木挖空外蒙

鯊魚皮上蓋金絲紐成的太獅少獅兩面大小六隻獅子嵌着十二顆滴圓圓真珠作

獅子的眼睛鞘尾上兩面各有一隻翠點成的鳳凰黃玉作頭珊瑚作足鞘尖是紅綠

相間翡翠鑲成鞘口是赤金嵌寶鑄就劍鏢是鑲鐵鍊鞵黃金作托劍柄上金銀絲織

成的卍字紋中有『長沙袁崇厚鑄獻』七篆字先寫劍外裝飾富麗異常趙勇滿心歡暢握住劍柄

歛的拔將出來祇覺寒光閃爍冷氣冰森定睛細看時却是連柄二十八寸長短山脊

水刃直剛橫柔的長劍趙勇將手腕略略一震那劍便如巍巍的顛動隨手將劍朝那

盤中銀錠上面一擻沾着的銀錠都已齊齊削開後寫劍身英風勃然便連忙收回插入鞘內這時

臧莊主已將大衫裏衫等件親自展開送上趙勇也不客氣此時猶是赤膊當然不必酸氣將劍夾在脅

下愛不忍釋耳非小氣派也紮好包巾接過衣衫穿了又換過袴子先着大衫後換袴子的確是在江邊棚內人前之動作向臧莊主

道謝莊主的隆情我趙勇感激不盡祇是這些銀子我沒處安放帶着他反嫌累贅今

年河南黃河爲災哀鴻遍地就煩莊主捐去散賑可是務必不要寫我的名字因爲我

發過誓願。不留名於公文中的。我無論走到那裏。祇要看見河南賑案轅門抄上。有了

莊主的大名。捐了一千銀子。便算我趙勇受了莊主的酌謝了。好比硬辭不受的。又高一層不

亦鮮有具如此開朗之見解者。秦先生仔細聽者。臧莊主忙答道。既如此。謹依台命。但是這一千兩銀子。還請收下。

俺言已說出。還望趙爺休嫌棄。使俺寸心得安。河南的賑款。俺准定捐助便了。趙勇聽

了。微微一笑。抱着寶劍。立起身來。拱手道。莊主盛意。趙勇心領。就此告辭。臧莊主連忙

阻留時。已不見人影了。這時棚外許多武士和男女老少人等。密密層層。圍的水洩不

透。都沒見趙勇怎般飛去。比令師兄更高一等。祇是站在當面觀看的人。都覺得有一綫疾風。從頂

上吹過。吹到對面屋上。有幾個回頭得快的。還看見趙勇在對面屋檐上稍站一站。接

着又是一閃。便不見了。這時臧莊主和衆人都將趙勇當作神仙。秦誠士却說是劍仙。

還引經據典的談說。衆人中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正鬧裏。石敢當石祥因趕來看鱷

魚。聽說趙勇飛走了。便奔到棚裏。說趙勇是他領到江邊來的。又說趙勇欠了他的酒

飯帳。臧莊主懶得和他爭說。便取十兩銀子給他。他滿心歡喜。回到店裏來。這時天已

黃昏街上看過鱷魚回家去的人紛紛走過。石祥心想這時來往人多，不便下手。不如

且等一會兒，不怕他倆也飛了去。也字妙確是有人飛去以後再揣想他人的語氣。想着便借問茶水爲由，向上

房裏來探望。祇見唐采蘋合目睡在牀上。紀寶璉正在搗炭鑪煎藥。靜悄悄，聲息全無。

藥尚未煎好可見趙勇打鱷其快無比。知道還沒着道兒，隨口問了一聲。好些麼？便想轉身出來。紀寶璉點頭

答應道：「比先時略安靜些兒。」又喚住他問打鱷魚的事。石祥大略說了一遍，便到店房

裏來。想着趙勇飛走了，真是福氣。偷若他在此住宿，倒要耽一番心事。正想着，祇聽得

外面人聲嘈雜。接着便見數十人半擗半拖的拉着那鱷魚屍身，擁着走過。臧莊主騎

着牲口，領着關威等一班武士。前面有兩人捧着趙勇的衣服，練和莊丁擡着鐵練。鐵結

練和隨後押隊一窠蠶奔過去。還有些好事的跟着亂跑。石祥陡然想起一樁事，忙搶

出店門，趕上關威。和他附耳說了幾句。關威點頭答應。石祥便回身進店。街上已無人

行走了。便叫小二上板門，下門燈，收拾夜飯。將趙勇要的菜都擺出來候着。將以款待關威也。正

在上好店板要關門之際，忽見門前白光一閃。趙勇已手捧寶劍邁步進店。妙哉我爲紀唐二人慶

石祥大驚。

此驚何故蓋從上文福氣兩字得來

心中頓時起個疙疸。沒奈何。祇得上前伺應。趙勇走到先時

坐過座頭上。向裏坐下。

一為避人一為窺內

問石祥道。酒菜好了麼。我可真餓極了。石祥連忙道給

爺開在上房裏了。趙勇便叫他帶路。來到當中上房裏。果然酒菜都熱騰騰的擺在桌

上。心中詫異。頓時更加疑心。暗想。他怎知我會回來咧。其中必有蹊蹺。

誠然不過不是對付足下耳

便

拉住石祥道。我今天幹了這件事。有許多話要問你。因此趕了回來。你且坐下。咱們喝

一杯。慢慢兒談着。石祥道。小的怎敢陪爺坐着喝酒。爺有話祇管吩咐便了。趙勇拉他

坐下道。這有什麼緊。你委和我來酸勁兒罷。石祥怎強得過趙勇的神力。早被拉得坐

在旁邊檯上。趙勇便叫小二再取了一份盃篋來。

極細

先將自己跟前的一個酒盃斟了

一杯酒。

趙勇豪爽時豪爽異常精細時精細之至的是奇人妙人

遞給石祥道。你且先喝一杯。石祥道。那有小的到先喝

的道理。就算爺不擺架子。到底爺是客。小的是主呀。那有主人僭客之理。還是爺先喝

罷。小的奉陪便了。趙勇便又將小二送來的酒杯斟滿一杯。却自己擎着。仍將先斟的

一杯遞到石祥跟前道。咱們同乾這一杯罷。石祥見他如此。不覺心忡起來。以為趙勇

看出了他旁的破綻。頓時兩頰泛江。連忙將酒盃接過。一仰而盡。趙勇覷着他喝過。纔也喝了一杯。石祥便爽性先夾着雞肉等菜。各喫一點。以解趙勇的疑心。嘴裏却說。嗜嗜鹹淡如何。不對時。再叫竈上給趙爺另外整治。趙勇見了。知道酒菜沒毒。便放膽大嚼。

大戰在即而趙勇已奔波一日且殺一鱷魚矣勢不能再枵腹應戰故於趙勇窺破黑店中夾寫此一段良工之心誠苦矣

一面看那石祥滿面倉皇。舉動失

常。心下已十分明白。方要拏話打動他。忽聽小二高聲喚掌櫃的有朋友來瞧你。石祥答應一聲。便向趙勇告罪。起身出外。趙勇暗忖。鄉下地方。這般時候。有什要緊朋友到來。這樣急迫。再看那石祥告辭起身的情形。似是預先約定這人前來的。如此看來。這其間必有蹊蹺。想着便起身。探頭出房一望。闔無一人。心中暗喜。躡足來到天井中。那櫃房的向後的牕戶。正在這天井邊上。趙勇便輕身伏在牕下。側耳細聽。石祥正在和那方纔來此的朋友。唧唧喋喋的細聲談着。好像商量什麼機密大事一般。趙勇心中怦然一動。凝神靜聽。

側耳細聽聽不清楚便疑神靜聽層次井然入情入理

那朋友說話的聲音。便是臧莊主家中保

家武士關威。不覺一驚。

關威之來毋怪趙勇一驚蓋因與之有隙恐來尋仇也

屏息聽時。屏息而聽比凝神靜聽又深了一

聽得關威說道。他趕到這兒來。也是合該俺得報仇。俺今天礙着俺們那大寶貝的面子。臧莊主花錢糜米買得一個大寶貝的徽號。總算值得一笑。讓他一步。奇談大寶貝竟幫着外人而仁兄亦竟肯礙面子真奇絕。他便當俺是好惹的。可是

天眼恢恢。他自尋死路。又聽得石祥說道。這些話且不談。那兩隻羊就這般可以對付了。祇是這東西這般扎手。總得想個法兒纔好。俺看他好像已經得着些風氣。對俺那般情形。委實尷尬。要不先將他弄翻。連那兩隻羊也宰不成。俺先時因為那兩隻羊帶的傢伙。委實沉重。不要說俺。就是俺家藥叉婆也不見得喫得住。怕弄僵了時。沒個收拾。所以煩您來。好兄弟。有油水大家喝。明明白白說出了喫不住纔請他來却偏來這麼一句好聽的活脫流氓聲口。趙勇聽到這裏。

心中大恨。便想衝進去。立刻宰了倆惡賊。好出胸中惡氣。方伸手拔劍。轉念一想。且聽聽可曾坑着什麼人沒有。便接着再聽。關威說道。俺祇要報仇。旁的錢財等等俺也不想。如今您仍去陪着他去喝酒。俺在暗中給他一鏢。便了了他的帳了。那兩隻羊也就好了消了。又聽得石祥囁道。俺再去陪着他嗎。祇聽得關威沉着嗓子說道。您休怕。他又不是神仙。您店裏都是心腹。他怎能知道俺來了咧。就算他小心。也斷想不到俺



們不待他睡下。就暗算他的。您就去罷。再捱一會兒可就弄僵了。說到這裏。便聽得石祥諾諾連聲的答應。趙勇便連忙輕輕一縱。跳過天井。急歸原坐。斟酒按劍而飲。果然一霎時。便見石祥進來。說道。正要陪趙爺喝兩杯。談談打殺怪魚的威風。

不三不四恰是心慌時語●不

說鱷魚却說怪魚的市僧口吻

不料來了個親眷歪纏了一會。真厭極了。一面說。一面走近桌前。便執

壺代趙勇斟酒。他進來時。故意不將房門帶上。趙勇故意持杯慢喝。却定睛望着房門口。石祥方斟好一杯酒。推說酒冷。提着酒壺。便轉身讓出門口來。裝着要出房去燙酒。那大開的房門方纔露出。便啪的一聲。飛進一支七寸長的鋼鏢。直奔趙勇的咽喉而來。趙勇祇當不看見。聲色不動。待那鏢打到跟前。祇略略一縮頸子。微一張嘴。便將那支鋼鏢輕輕齧住。石祥大驚。抱着腦袋便逃。趙勇哈哈一笑。立起身來。將手向桌上輕輕一按。飛身跳出房門。就地一甩。一個懸空筋斗。已衝到櫃房後牕榻上。那牕戶正對趙勇坐的上房。原來是開着的。關威的鏢。也是從這牕口發出的。因此趙勇直向這牕口奔來。關威見趙勇舍住了他的鏢。已是老大的喫驚。方轉身想逃走。不料趙勇身軀

矯捷。早已躡到腮口。關威便乘他纔立定脚時。掄起手中刀。照定趙勇腿上橫掃過來。

趙勇豈有不防備這一手的。乘此便使一個餓鷹撲食。身軀向前一栽。兩脚向上一使。

勁。向關威頭頂上。倒撲下來。關威掃了個空。心知不是對手。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說時。

遲。那時快。他乘着趙勇從上面撲進之時。一縮身軀。便從趙勇懸空時的胸肚之下。聞。

將出去。二人鬧了個換巢鸞鳳。此譬雅甚作者素擅詞章故能信手拈來都成妙諦待趙勇又甩了個筋斗。立定身時。

己不見關威。關威之武技亦殊不弱祇因趙勇特勇故終致失敗知他已逃出房去。便仗劍仍跳出腮外來。但見石祥。

向側屋奔去。夾寫石祥不使冷落關威向後面奔去。趙勇挺劍便追關威。一爲石祥係小醜關威乃勁敵一爲關爲趙勇之對頭故先急於追

彼描寫事實恰合真理轉過一個穿堂。忽然不見了。方要尋覓他逃走的路。突然跳出一個全身醬。

色紫靠背插寶劍。窈窕身材。瓜子臉兒的年輕女子來。如有武裝美女自紙背躍出映人眼簾挺一條金桿火。

尖鎗。也不開口。照着趙勇前胸要的便是一鎗。趙勇猛不防來這般個勁敵。不及招架。

連忙向後倒退。躡開七尺來遠。方要問那女子姓名。那知那女子如猛虎般。兩手一緊。

喝一聲看鎗。一個箭步。趕近趙勇跟前。要。要。一連幾鎗。直如金龍鬧海。猛虎搖頭。但。

見鎗頭紫纓擺舞。桿上金光掣閃。奇峯突起  
不可思議趙勇忙要開寶劍。着着架住。祇聽得那女子  
喝道。好強盜。且教你認得姑娘。說着。又是一鎗。向趙勇頭上擗來。趙勇一面掄劍架開。  
一面問道。這女子。你可是今日下午來此投宿的麼。姓甚名誰。快說來。那女子大喝道。  
俺便是投宿的玉面哪吒紀寶璉。你待怎樣。狗強盜。休走。照鎗說着。一鎗扎向趙勇左  
腰。趙勇知他是誤認自己是石祥一黨。便扁着寶劍。逼住紀寶璉的鎗。高聲說道。姑娘  
休認錯了。我也是來捉這黑店的強盜的。咱們快追強盜要緊。自家人休再耽擱時候  
了。紀寶璉這纔知趙勇不是石祥的黨羽。原來紀寶璉煎好了藥。便喚醒唐采蘋。喝藥。  
不料唐采蘋心頭作逆。望見藥湯便要嘔。喝不下去。因此紀寶璉祇得將藥碗座在溫  
水盆中。用面巾蓋着。待唐采蘋嘔吐稍平。再喚他喝。紀寶璉辛苦了一日。獨自冷清清  
坐在牀邊。心悶體倦。不知不覺倒在牀邊打盹。恰巧這時母藥叉單大姐。聽得石祥告  
訴他。說有了肥羊進門。已經叫游大夫下了藥。却因急忙中。被趙勇來投店打斷了話  
頭。沒說明白藥已喫下。沒有單大姐祇當是肥羊已經着了道兒了。到得夜裏。便走後

門去。將游醫生喚來。趕先下手。免得石祥私自瞞却了財物。不能多得。那知游醫生聽得臧莊主報了大仇。卽夜大擺筵讌。宴請鄉鄰慶賀。趕到臧家莊混嘴去了。母藥叉撲了個空。忙趕回來。便獨自向上房牕前來窺探。覩見紀寶璉伏在牀沿。唐采蘋睡在牀裏。心中暗喜。再看炭爐上沒了藥罐。更心癢難熬。妙絕刻便閃身進來到上房門前。見

門也沒關上。滿心歡暢。便立在門閫上。故意問了一聲。要開水麼。見兩人俱不答應。當是的確着了道兒。連忙三步併兩腳。趕回房裏。甩了外衣。束條腰帶。取了一把鬼頭刀。急忙趕到上房裏來。衝進房門。猛不防。地下擱着一把盛開水的銅壺。被他那朝天頓地的九寸蓮船一踢。噹啷啷滿地亂滾。響個不停。因病而後有銅壺在房乃借此而驚醒二人卽景生情文筆之緊湊而毫不牽強已臻化境

紀寶璉唐采蘋二人。早被這陣聲響驚醒。紀寶璉睡在牀沿。一睜眼。便已看親切。見一個長眉細眼瘦肩長身的婦人。寫盜婦偏不醜陋異於他書是作者力避雷同不落窠臼處手提鬼頭刀。惡狠狠立在當

地。情知不好。一時手中無兵刃。情急計生。不待他近身。便猛一翻身。立起。張開兩臂。向單大姐撲去。單大姐不知他沒兵器。且因銅壺一響。心中已亂。見他直撲過來。便閃身

一讓。紀寶璉乘這空兒。一反手。綽了牀頭倚着的一支火尖鎗。向單大姐突的一鎗刺去。單大姐急使刀招架。唐采蘋被這一來。病痛已忘了一半。且見紀寶璉使的是長兵器。屋裏施展不開。便也跳下牀來。向牀頭取了他常用的一雙短劍。掙扎着想要夾攻。單大姐那裏敵得住紀寶璉。

此時之紀寶璉倚憶及古廟作犧牲時其喜當過獲寶

不到三十個回合。已滿身汗淋。想

要逃走。忽見唐采蘋也持劍來鬥。更加心慌。虛幌一刀。退出門外。紀寶璉向唐采蘋叫

道。妹子休出來。且守在房裏。護衛自己身體。俺且去結果這幾個毛賊去。唐采蘋自覺不濟。便依言仗劍倚門而立。紀寶璉緊追單大姐。走過穿堂。將到外面一進時。單大姐繞着庭柱。轉了兩轉。忽然不見了。紀寶璉大詫。正在四下尋找。突然見趙勇提劍衝來。誤以爲他是趕來救應單大姐的。便一鎗刺去。及至趙勇不還手。又說明白情由。纔知是誤鬥了。反將兩個賊人放走了。紀寶璉將追趕單大姐到此。見他繞着屋柱轉了兩轉。便沒了蹤影的話。向着趙勇說了一遍。趙勇聽了。心中已經明白。便走到紀寶璉指認的屋柱跟前。乘着月色。

特提月色以醒眉目使讀者記清是夜間的事。或謂紅樓夢寫鴛鴦之縊死水滸寫武大郎之被毒殺皆陰森逼人其着眼處在一昏燈足見說部者於

季節時刻不可不特別加之意也。

向那柱子上下周圍注神仔細察看。一面口中和紀寶璉問答。那婦人

妙此時趙唐等尙不知單大姐之姓名也。

是在那一面不見了的。紀寶璉正在指認。趙勇忽然哈哈一笑。道：原來

在這裏。紀寶璉向前看時。却在他指認的對面。

此所以要轉兩轉也。此種寫法之細微精緻不讓科南道爾之福爾摩斯。

有一個大

鐵釘釘在離地不到二尺之處。趙勇一時察見。這釘釘的這般低下。有何用處。機括一

定就在此地。便俯身握着鐵釘。上下左右前後的搖擺一會。却毫無動靜。後又沉思一

番。猛然將鐵釘向裏一按。祇見那柱子的一方。向下一墜。鐵釘離地便祇有一尺不足

了。再握鐵釘向右一旋。豁然開朗。原來那合抱不攏的庭柱。竟是空的。趙勇便和紀寶

璉商量。要他守在此處。他自己向空柱中。先探了一番。隨即躡身躍進。柱中底下是一

個約有四尺來深的一個地洞。到了底下。趙勇縮下頸子。向裏一望。却是一條隧道。便

握着劍躬身向前走去。便見那一頭有一盞半明不暗的昏燈。照着隧道。約有十多步

遠近。走到燈前。見燈內盛着的是白玉一般的白蠟。將手探去。纔知不是蠟。却是油。

油類令人起疑。

心想前已無路。這機關一定在這燈裏。要不然。這洞裏何必點這盞燈。想着便

將燈柄向上推去。果然嘩的露去一個三尺來高。二尺多寬的小洞。趙勇先將劍向洞中探了一探。沒甚動靜。再將右腿伸進。又急掣回也沒動靜。便將劍攬住身子。使個縮骨法。如怒蟒出洞般。妙 闖將過去。祇見燈光黯淡。一間三丈來寬的房屋。滿地列着許多架子。滿盛着箱裏舖蓋等物。却闕無一人。再擡頭看去。上面現着瓦楞。暗想這裏不是地窖呀。上面有五。一定是平地蓋的房子。但是無牕無門。走那裏出進咧。先逃進來的那女強盜又到那裏去了咧。正想着。忽見屋中有一根柱子。懸空豎在當地。約有五尺來高。柱頂離瓦楞約有三尺。并不相連。心知這屋裏的出路。一定在這柱子上面。便走近前去。使勁推扳。分毫沒動。忽一轉念。緣上柱頂。想要推開瓦楞。那知兩手方纔扳着柱頂。那柱子向下一頓。接連磨礮般轉了一轉。屋左的一個架子欵的移開。露出一個門戶來。趙勇大喜。跳下柱子。突的飛躍出了門外。閃眼一看。不覺倒抽一口冷氣。原來出了那門。便是他方纔和石祥關威拚鬥的院子裏。前面出了走廊便是櫃房。依然一個人影沒見。四處躡尋一過。都靜悄悄的沒一點動靜。便連忙回身到後面來會紀

寶璉走到後院。陡聽得兵器相碰。噲啞啞的聲音響個不住。便連忙奔到後進。祇見上房前面院裏。關威石祥兩個。各持一柄鋼叉。和紀寶璉正在狠鬥。原來石祥見趙勇厲害。便領着關威。從前面壁上暗門。逃進地窖。正是趙勇闖進的密庫的下面。喘息了一會。此所以在趙勇進機關後方始出門紀寶璉也二人商量逃生。便在地窖裏各綽一柄鋼叉。扒開機括。到了密庫。

却正在趙勇出去之時。二人循着趙勇闖進來的路走出。石祥見一路的機括都已打開。沒還原。情知有人窺破。便叮囑關威小心翼翼的闖到後院柱內。石祥先上。劈面看見紀寶璉。拄着火尖鎗。目不轉睛凝望着柱子。他見石祥闖上。隨手就是一鎗。當胸刺去。石祥連忙一縮身。從鎗尖之下跳到平地。二人便狠鬥起來。不到三個回合。石祥腿上去。被紀寶璉扎了一鎗。險些倒地。恰好關威接住。石祥便也掙扎着夾攻紀寶璉。想打倒他。好脫身逃遁。正在這時候。趙勇從前面趕來。關威一見。嚇得魂飛魄散。手中叉一鬆。被紀寶璉看出破綻。手起一鎗。透胸刺去。祇見關威痛得五官一擠。哎喲也沒喊得。倒地而死。石祥見了。心寒膽碎。慌亂間。沒做理會處。紀寶璉大喝一聲。石祥一呆。懾於勢震



於威一喝。被紀寶璉挺起火尖鎗。鎖喉刺到。趙勇趕近前時。已是遍地血流。二人皆斃了。足見當時連刺二人之迅如閃電。極寫紀寶璉紀寶璉便問趙勇。可曾追見那女強盜。趙勇道沒有。便將進空柱以

後的情形。大略說一遍。紀寶璉心望唐采蘋。便邀趙勇向後面上房來。祇見唐采蘋左

手拖着雙劍。右手揪住一個人的頭髮。或謂何以不寫明唐采蘋所捉的人是男是女。祇此頭髮二字。便也明明指出矣。蓋當時男子皆有辮子。既曰頭髮。則明

是女子。何待見書此而不解。非善讀書者。正在問話。二人忙奔過去看時。却都不認得他。唐采蘋見二人來到。便

停住不問。先問紀寶璉。可曾將強盜宰了。紀寶璉先將趙勇的來歷大概說了。隨說兩

個男強盜已宰了。女強盜沒追着的話。便問唐采蘋捉住的是什麼人。唐采蘋道。你走

後。後面奔出五六個伙計。各擎兵器。向外跑去。俺衝上去攔住一問。他們是聽得前面

有聲響。前來救應的。俺便掙扎着和他等敵鬥。這班飯桶。被姑娘殺了還得一個飯桶的諡號。冤哉。真沒用。俺一

連劈了四個。逃跑了兩個。怪道不見一個伙計來。救原來姑娘在劈飯桶。俺恐後面還有黨羽。且是殺了幾個人。精

神也好了許多。殺人能治病。提精神。奇絕。倘姑娘病時非服這方子不可。別人可就糟糕了。嘗見劊子手殺人精神。實盜則唐采蘋因殺人而滅病勢。亦深合乎心。凶神壯之。理。唐姑娘大可稱

為女李達。便到廚下搜尋。却沒見一人。再往後面坪中。突見這娘兒們爬牆過來。俺以為他

是那女強盜。便伏在暗處。待他爬過來時。揪住了他。拖到這裏來。仔細一問。原來他便是那游醫生的妻子武紅花。去年在此地娶的。因和這店裏掌櫃的石祥有染。時常夜裏爬牆過來。今日恰巧撞在俺手裏。紀寶璉聽了。喝罵武氏道。你丈夫和這店的掌櫃石祥是朋友。你怎做出這般沒廉恥的事來。這般狗男女留着則甚。說着舉起鎗來便扎。武紅花搖手大叫道。姑娘息怒。俺有道理告訴。趙勇也架住紀寶璉的鎗道。且慢殺他。我還有話要問他啦。紀寶璉方纔掣回鎗來。趙勇問武氏道。你丈夫和石祥要好麼。武氏道。他倆再要好不過了。石大嫂子和俺的當家的一牀睡着。石大哥還親自送點心來過早。就是俺到這邊來了。俺當家的還叫俺休使性子。得罪了石大哥。奇事奇情奇父奇觀這全是實話。就是石大嫂子也知道俺和他們當家的事。大夥兒全情願。姑娘倒怪着俺一個。這是道理嗎。趙勇道。你們當家的在家麼。武氏道。在家裏。俺在廚下張見石大嫂子翻牆頭到了俺家。俺纔過這邊來的。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春秋慶慮不得專美於前趙勇聽了。也不再問。祇向紀唐二人說道。俺且到游家走一趟來。這娘兒們且留下活口。說着一晃手中劍。紀寶璉

還要和他說話時。趙勇已飛身出牕去了。紀唐二人見了。十分佩讚。不多時祇聽得牕外如落了一葉梧桐。微響一聲。趙勇已兩脅各夾一人。當門站着。寫得神采飄然如讀古劍俠傳紀寶璉

忙上前接過那個女的。却正是母藥叉單大姐。那一個不用說。自然是那游菊梧了。趙勇也放了下來。趕豬般。趕到房裏。仔細盤問。得知他們開黑店。賣迷藥。私造機括。陷害繭商過客。現在地窖中。還陷在裏面的人。以及謀害紀唐二人等事。省筆紀寶璉再也忍

不住了。拔出刀來。一刀一個。了消了三個狗男女。這時唐采蘋病症已好了大半。越殺的多

越好的快奇病奇文絕倒三人便依着方纔向單大姐問出的門徑。將機括扭開。掌着火把。直到地窖。

祇見窖中空蕩蕩的。祇屋角上有一條長凳。凳上仰臥着一個十多歲書生模樣的人。渾身繩縛。上身衣服已經剝去。凳邊還有一個手持單刀的人。坐在地下。見趙勇等三人進來。便喝問誰叫你來的。到此何事。紀寶璉也不理會他。手起一鎗。將他刺倒。趙勇上前將那少年解開放下。向他說明原委。并領着他尋到後一層窖中。救出他的兩個從人。趙勇便問他們可知還有人被害沒有。少年道。昨日還有三個人同住着的。不知

怎的。今日早上掌櫃的走來。將他們全都殺了。趙勇便引他頂開上面的天花板。來到密庫中。要他指認了自己的東西。趙勇等三人又將所有的箱篋打開。將細軟清在一處。叫那少年的從人幫同擊着。一齊出來。仍到後面上房坐定。趙勇便問那少年姓名。誰。因何事到此。少年答道。姓吳。名文本。表字金城。因他的父親吳璫。現任河道總督。祇因一生廉潔自矢。將河工上一切積弊。一律革除。務要涓滴歸公。帑不虛糜。因此內招朝忌。下被屬譖。清時河工積弊之深實駭人聽聞。倘有一二特出之士。欲圖改革。則上下失利。必使其身敗名裂。而後已。吳璫之受枉。日被誣於身後。作者敢翻此案。胆識不小。蓋正史書之謬彰。忠愛之德。固須有十分勇氣也。受了個革職抄家的處分。可憐書生家計。怎夠賠累。因此吳文本。奉母命。四處告幫。積得二千多銀子。又回家變賣田廬。和祖上在西湖置的別墅。湊成五千多兩銀子。送去賠繳。不料到此。遇着石祥險些送了性命。後事如何。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寫銅壺驚醒紀寶璉。唐采蘋。設想新奇。蓋從生病要開水而連及銅壺。極天衣無縫之妙。

本回寫黑店機關梯突已極。而機關甚簡單。非若他書之祇圖熱鬧。不顧情理。寫

得機械重重。神出鬼沒。讀者皆不識其如何構造。蓋彼本信口胡謔也。作者寫本回處處奇特。却處處如繪。且爲人人理想中。可以想得。而構造非艱鉅者。因知奇書之奇。在描寫得法。固非鋪張事實之可得而稱也。

河工爲滿清之一大弊藪。亦爲做官者所視爲發財之第一捷徑。雖河工上一箇把總。其揮霍亦不減富室。紈袴。當時有一官河商鹽。賽過天子。之諺。其所得可以想見。河督一席酒。動費一二千金。其奢美直逼帝王。吳璫一案。祇爲欲除報銷之弊。而致被抄。且爲流徙。沉寃數百年。人且哂其迂。作者特爲提出。正史之功。豈小也哉。

第一百十四回

紅花鎮上血雨腥風 圓通寺中刀光劍影

話說趙勇唐采蘋紀寶璉三人救了吳金城。問明原由。知道他是個孝子。三人對他十分敬佩。當時將密庫裏搜得的細軟。一齊估計約值一萬多銀子。便一總贈給吳金城。吳金城這時得保性命。且携帶的銀兩不曾失去。已是喜出望外。今見三人將自己辛苦得來的錢財。一古腦兒全都給他。心裏老大的不安。天性未泯之人往往如此便竭力固辭。不肯收受。趙勇道。令尊吳制軍不飲盜泉之水的聲名。我們久有所聞。但是這一項銀子。雖是石祥傷天害理。弄了來的。我們要拏去也祇是分贈孝子義士救濟貧苦。您遇着這樣的事。我們另外也得弄銀錢幫助您。何況既有這沒主兒的錢在這咧。您祇當我們幫您的。強盜不強盜的來源。您儘可不問。祇要我們是義取就得啦。要是儘着追根。世間上那有乾淨錢。此語是至理不是罵世沉痛已極吳金城連忙搖頭道。不是。不是。趙爺錯會了。俺想着趙爺和倆姑娘。辛苦這一場。難道一文也不要嗎。俺受着着實心裏不安。趙勇哈哈大笑。道。我們幫的是孝子好官。你所受的不過是天假手於我們的錢。不義之財。作爲義

舉。應該心裏痛快。有什麼不安的。若說爲着咱們三個辛苦了。不取一文。心裏覺着難過。那您可小窺了我們三個了。咱們難道是爲錢辛苦的吗。倘使有個錢字兒。摺在心上。豈不是和石祥一般的小人。您祇管收了罷。咱們有沒有錢。您甕過問。吳金城被他說得滿臉發紅。無言可答。祇好收了。叫從人緝縛起來。趙勇見這裏諸事釁定。便飛身到游醫生屋裏。也尋了些細軟。又搜得許多藥瓶。標明着黃梁夢。醉春風。薰風。等迷藥。好雅麗的迷藥名兒一齊收拾了。重複過來。已是天色微明。紀寶璉也收拾了游醫生給他的那瓶迷藥。便商量着。即時登程。免得天明後被人瞧破。於是齊到槽頭上。紀寶璉唐采蘋和吳家主僕。都原有牲口的。可巧槽上還有兩頭騾子。趙勇便揀着青花的高騾。又在槽後尋出鞍轡來。各自備好。趙勇叫衆人先走。他獨自留後。待衆人出了門。并將騾子交衆人先帶出門外。纔回身將門門上。到櫃房裏。尋着寫帳的筆墨。在帳簿上大書特書道。『山陰趙幼春破此黑店。斬石祥單大姐等盜。及其黨游鏡梧。』寫罷。擲筆而出。擡頭一望。天上現着魚肚白。曉星疏落。萬籟無聲。涼風微拂。煩慮俱消。此景此情令人神往不覺仰天

長嘯一聲。

正英雄躊躇滿志時也寫來恰到好處

越牆而出。趕上衆人。跨上牲口。款段而行。

意態清閒如畫

走了約有

一個時辰。離昨夜的黑店。已有二十餘里了。赤日上昇。炎熱漸甚。唐采蘋覺着有些頭

昏。便尋着一家小店下馬歇息。店主人上前招呼。趙勇便叫他做飯早餐。店主答應了

自去。紀寶璉便給唐采蘋揉摩頭額。吳金城見了。便問唐采蘋是怎樣的病症。紀寶璉

細細說了。吳金城道。何不早說。俺行囊中帶着許多暑藥。都是京都同仁堂配製的。神

驗異常。唐大姑娘既是暑病。管保一服就好。說着。便叫從人在小竹籃中取出一大包

藥來。一件件的清查出來。拾了一包藿香正氣丸。和一瓶清涼露。遞給趙勇。

書生守禮不肯直交寶璉

以守男女不親之訓當時固極爲文明之舉也

趙勇却坦然交到紀寶璉手中。

英雄氣概有吳金城之篤禮愈顯趙勇之英豪舉動絕無兒女子態更非酸了所可企及

紀寶璉收下看過仿單。取杯白開水。伏侍唐采蘋如法服下。一時店主將飯菜擺上。大

家一面喫喝。一面商量行程。趙勇見左右無人。便說道。我因師傅命我來尋師兄。不料

到杭州未曾尋着。因此沿江探訪。本無一定的去處。紀寶璉道。不知令師兄姓甚名誰。

長江一帶的英雄。俺知道的很多。或許能知些蹤跡。趙勇道。我師兄姓萬名之一。原籍



安徽自幼生長關東。外號人稱遼東鶴。到長江來了十多年了。紀寶璉忙問道。那麼令師可是鎮天劍呂曙村先生。趙勇答道。正是。不知您可曉得我師兄的蹤跡。紀寶璉道。豈但曉得。如今俺們正在一處幹事啦。接着便將萬之一在江浙所作的事。和現在赤霞莊的話。說了個大概。趙勇大喜道。這些事我也聽得一二。祇是傳說的錯落離奇。不得詳細罷了。我師傅離天台時。便到蘇州喝我同行。又回到杭州。要叫我師兄。後來師傅說他有未了之事。便和我兩個走溫州出海。我本來漂海多年。便和師傅買了一艘船。向海中漂去。我們這一走。本來是爲中原遍地腥羶。無一寸乾淨土可以立足。且知胡兒氣數未盡。目前不能力取。想到海外覓個無人之島。一來圖個耳目清涼。二來開闢草莽。建一個國家。吐一口氣。使被荼毒而不死的漢人。有個處所投奔。在海中漂了半個多月。漂到一個島邊。不料島上有人。當我們是去害他的。便和我們拚鬥。後來好不容易說開。原來大家都是漢人。島中本來祇有野人。他們是從張煌言漂去的。張煌言被韃子捉去。他們不及相從。便在這島中過這無拘無束的日子。

義皇上人耶桃源洞民  
耶令我羨煞令我慕煞

自

耕自食。自織白衣。約有一千多人。滿佈在這周圍數百里的孤島之中。與世隔絕。其樂無極。其中也有帶了妻孥的。也有和野人來往。娶了野女人爲妻的。無不得所。我師傅領着我進島。將國中近事。向他們細說。并告訴他張煌言被害的事。頓時傳遍全島。哭聲震天。這島他們本叫他作煌言島。作張先生的紀念。他們聽了這個訊。都約齊了到海灘哭奠。哀號數日。後來他們告訴我們。說是清朝原派了一營兵。屯紮在島裏。因爲兵勇都被他們激起天良。將官兒殺了。兵勇都和他們一般。作個天地之民。絕妙名辭。却是至理。現在都在島北墾種。我師傅便教他們許多耕種的法則。并要我教他們織網打漁。因此他們對我師徒情分極好。孩子們都跟着我師傅讀書。我師傅便將帶去的書。抄在薄板上。教孩子們讀。且將國事教導他們。我師傅見這島中大有可爲。照地理產物。足立一國。便叫我乘原船來尋師兄去。幫着教武。爲將來報仇之計。且招請各項匠人同去。目前島中最要緊的就是鐵匠紙匠。其餘的木匠縫匠。島中人都有習過的。還可敷衍。

第九十五回事至此始敘出。而天衣無縫極補筆之能事。

紀寶璉等聽了。都悠然神往。我神往久矣。倘非鳥託。那我誓必拚命航往。

頓時覺得現在

眼中所見的。無一不齷齪。半晌。唐采蘋長歎一聲道。俺們沒福。怎生得到煌言島過此一生。死後魂魄也是安逸的。

社會不良國家多事每使人感慨系之作者寫此其意深矣

趙勇道。這也不是難事。煌言島

并非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祇要有此心志。終久可以達到的。

聽者聽者作者大聲疾呼了蓋謂欲求社會安甯還

須自己努力也紀唐二人聽了。默然會意。便問趙勇道。如今遼東鶴已有下落。您還是到赤霞

莊去。還是另行他往。趙勇沉吟道。原來我想一路探訪。就便送吳公子到長淮。如今我却要回頭到蘇州去探望遼東鶴。傳達師命。事難兩全。怎生是好。吳金城聽了。屢言道。趙爺休爲俺着急。俺這次蒙趙爺生死肉骨之恩。已是粉身難報。怎敢還要趙爺因俺爲難。趙爺師命要緊。請不必罣着俺。俺就再遇着十個石祥。難道敢怨趙爺不護着俺嗎。趙勇道。不是這般說的。我和您并無交情。祇爲你令尊是愛民的好官。您是個真純的孝子。我代天行化。理應衛護。如今半途而廢。倘若您再逢險難。便是我趙勇之過了。而且我爲善不終。心終不安。如今我有一法。紀唐兩位原要到河南。就煩兩位便中同行。略多一步護送。吳公子到長淮。不知二位意下如何。紀寶璉唐采蘋一齊答道。

這何須說得。俺保送到地頭。吳金城反倒沉吟道。這却似有不安。兩位大姑娘都是閨秀。俺怎敢驚動。況且男女……趙勇急搖手說道。我的公子。您愛酸吧。一個人總要拏自己當人。祇要自己能相信自己是光明磊落的。男女又怎麼樣。那些特意避嫌的。都是自己不能相信自己。拏自己當賊防着。譬如我簡直忘了我是男他倆是女。什麼是嫌。更談不到您何必也學那班酸丁。整日價心中橫梗着男女兩字。還要充聖賢避人言咧。如今您在患難之中。我勸您且以令尊的事爲重。聖人的話。有時也害人不淺的。

此語極有道理。古今中外沒絕對不害人的學說及科學利害兩字原是相對的。此以爲利彼以爲害甚。或理論本善而行者爲害。惟在地位及方法之擇取。乃能得其利而去其害耳。吳金城聽了。方默然不語。一時飯罷。唐采蘋服藥後。其病若失。了唐采蘋之病。唐本爲落黑店故耳。今黑店已破。故以吳金城所帶之暑藥救之。此小說家隨手起倒之法也。讀者幸勿爲其瞞也。大家起身。趙勇會了鈔。各牽牲口。出了店門。一聲鄭重。分道揚鑣。趙勇自去尋找萬之一。暫且不提。却說紀寶璉。唐采蘋二人。和吳金城主僕。上馬登程。一路之上。祇認作親眷。曉行夜宿。馬不停蹄。行了兩日。來到紅花鎮。祇見鎮上人煙稠密。約有千餘家商戶。行李輻輳。十分熱鬧。百般買賣。正在上市。三人策馬走過。一面閒看街

上的景致。那知夏雨無常。天上一陣雲湧。殷殷雷鳴。頓時傾盆大雨。如柱而下。那街上行人亂跑。車馬塞途。喊叫連天。反倒塞得道路不通。唐采蘋便向紀寶璉道。姊姊。這般大雨。且到那面廟裏躲避一會罷。這時三人身上已將溼透。便一齊勒轉馬頭。到那街側一家大戶的隔壁。注意一座廟裏。急忙下馬。將牲口繫在門內戲臺之下。三人也都立在臺下躲雨。吳金城便叫從人到廟裏去探望。可有僧衆。這雨一時不見得住點。且和廟裏借間客房坐坐。香金照奉。從人去不多時。領着個胖大和尚。繞着走廊。走來。見了吳金城。打了個稽首。又將紀唐二人打量一番。方開言說道。施主駕臨。請裏面坐。吳金城便叫從人看好馬匹行李。和紀唐二人。隨着和尚。仍從走廊繞走到大雄寶殿。轉過佛龕。便是韋馱佛像。和尚領着。走佛像前面月宮門裏進去。却是一個大院落。院落左邊。便是客堂。衆人到客堂中落坐。小沙彌獻上茶來。和尚聞過三人姓名。三人也問和尚的上下。和尚答道。小僧名喚無樹。是這圓通寺裏的知客。三人先時因急忙進來躲雨。不曾細看得廟額。至此方知此廟是圓通寺。那無樹聽得吳金城自稱是

避雨也  
細極

河督吳璫的公子。開口便說家世不脫公子哥兒的脾氣便極力恭維。連忙叫小沙彌過來。附耳吩咐幾句。是

一大關鍵在吳金城眼中方以為是將化緣或留齋耳方轉面陪吳金城說閒話。并留他二人在寺素齋。紀寶璉先聽

得吳金城自道家世。心中已不悅。及聽得和尚留齋。莫非想寫幾兩銀子緣簿。原算不

了一回事。祇是俺們事情緊急。如此延宕。豈不誤事。想着便驛言道。大師傅的盛意。俺

們心領了。祇因俺們事體緊急。不便耽擱。回來時再專誠來瞻仰。此時祇待雨止。便要

趲趕路程。無樹滿面笑容。城市中和尚唯一的本領道。三位施主難得光臨的。貴客過境。小僧理應獻

一點薄意。還望賞臉。現在雨勢正急。一時還不易住。三位施主不如乘此時隨便喫些。

也省得前途另去打尖。吳金城心下也是這般想。聽了無樹之言。正中下懷。反幫着他

堅留紀唐二人。唐采蘋素性豁達。聽了也不說什麼。紀寶璉一人不好堅持。祇得耐性

坐下一霎時。小沙彌掀着門帘。向無樹說道。老師傅來了。附耳低言的無樹便起身迎接。

三人齊閃眼看時。祇見走進一個五旬不到的和尚來。生得雙鬚高聳。兩睛突出。骨瘦

如柴。身長似竹。十分的難看。紀寶璉心想這和尚決不是個安分的東西。倒要留心纔

好。正想着。那和尚已進了客堂。向三人合掌施禮。自報名字。叫做四空。三人起身還禮。歸坐。四空便命無樹去招呼吳公子的從人馬匹。自己陪着三人說話。他忽見紀唐二人身帶刀劍。便問。兩位小姐想來武藝高強。但不知令師是那一位。紀唐二人一聽此言。知四空必是個懂得武藝之人。紀寶璉恐怕唐采蘋脫大。說出真話來。忙搶先答道。俺姊姊倆不過是好弄刀棒。隨着家兄玩一兩手。那裏說得上武藝二字。大和尚想來必定高明。還望指教一二。四空道。老衲手無縛雞之力。祇因見兩位小姐身帶兵器。故而動問。老衲實在是個門外漢。小姐言重。萬不敢當。說話間。小沙彌來報說。齋讌已經端正好了。四空便請三人到對過書房中坐席。三人也不再推辭。隨着四空。走將過來。祇見房中四壁。齊齊整整的滿擺着書籍。大凡齊齊整整的滿壁圖書。清潔異常者。與塵封滿架者。實無軒輊。蓋其主人必為不愛讀書或不常讀書者。善讀者固無暇使書整齊。且亦不容塵得常駐也。此種書籍。其所以佈之四壁者。祇為博一讀書之名。實以書為裝飾陳設品耳。謂之曰擺誰曰不宜。清潔異常。當中擺着一席豐盛筵席。雖非山珍海錯。却有許多菜。一時間叫不出名字來。素筵中頗多異味。寫得逼真。四空讓吳金城上坐。紀唐二人依次而坐。自己坐在主位。吳金城和二人同行幾日。已深知俠士極

惡客套。便不和二人謙讓。逕自坐下。酒過兩巡。四空漸漸的問起吳金城的家世。并代吳璫極口叫屈。朝事和尚最詳古今一律。蓋以僧爲職業之佛門。罪人以識時務善酬應爲其驅取之不二法門也。吳金城大爲感動。竟當四空是

個知己。二人愈說愈投機。吳金城的行藏盡露。紀寶璉幾次使眼色阻止他。他竟沒覺

着。真沒覺着耶。吾恐彼方以紀寶璉爲多事。好疑故特裝作沒覺着耳。唐采蘋也使眼盯他。拏話岔開。無奈他毫不憬悟。吳金城方以爲知己。

相遇嫌紀唐二人多事也。這時外面的雨愈下愈大。檐水如瀑布般衝下。其聲震耳。紀唐二人心中十

分焦燥。一時飯罷。已是黃昏。紀寶璉便起身告辭。要到鎮上去尋客店歇宿。唐采蘋隨

手掏出一錠二十兩的銀子。給四空道。權當俺們的香金。說着便道擾起身要走。吳金

城却眼定神呆。滿臉現着不願就走的顏色。四空趁勢堅留道。三位施主。您瞧這般大

雨。到鎮上去尋客店。豈不着雨。有傷貴體嗎。方纔吳施主說。隨帶着許多繳納官帑的

銀兩。近來這鎮上不大安靜。倘有差池。如何是好。不如且在敝寺屈留一宵。佛地乾淨。

三位施主也可放心。其言如蜜。其心如戟。吳施主是忠良之嗣。老衲雖窮。也頗知道理。這一餐齋飯。

值得幾何。何況老衲曾沐制軍大人的恩惠。公子過此。理當孝敬。怎敢要施主破鈔咧。



吳金城聽了。更將四空當作好人。四空便又說道。制軍老大人從前曾任此間太守。沐恩之人極衆。待老衲今夜發個知單。邀集他們。集腋成裘。各盡天良。湊個成數。聊報恩情。雖然補大人賠項於萬。這也是俺們沐恩子民的一點窮心。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吳公子滿面書氣何忘此一句書耶

務必委曲三位施主。在荒寺屈留一宵。說罷將銀子送還給唐采蘋。欲擒故縱紀寶璉答道。老師傅盛意可感。祇是俺倆女孩兒。怎好在此瀆犯佛地。四空正色道。小姐說那裏話來。我佛慈悲。平等普渡。佛們中儘多女身證果的。祇要兩位小姐勿怪老衲待慢。便感激不盡。怎說瀆犯。而且這鎮上沒大客店。荒寺略爲乾淨些兒。務求兩位施主且爲吳公子委屈一宵。成全老衲報恩之心。唐采蘋性情爽快。拏四空說代吳璉集資的話。當做實言。便收回銀子。且向紀寶璉道。姊姊。咱們橫豈是要投宿的。就在這裏住一宿罷。吳金城不便相勸却用唐采蘋相勸愈使紀寶璉之主張不行用筆斟酌盡善已臻化境紀寶璉見二人都不想走了。孤掌難鳴。便不再堅持要走。祇步步留心隄防。吳金城大喜。默瓜送上門去還怕不收肉到俎上反而喜得受刀真是書獃子便叫從人卸行李。四空忙喚出三個小沙彌來。幫着搬到後面文昌閣下。佛寺多有附祀文昌者甚不可解隨即邀吳金城等

到後面來。原來文昌閣下。是個一明兩暗的房子。四空叫小沙彌將紀唐二人的行李鋪在裏間。吳金城的行李安置在外間。兩個僕人。却指引在西頭房裏安歇。吳金城看了。深合意思。心中甚是感激四空。這時風雨漸住。已是掌燈時分。四空親自剔亮銀燈。道了安置。纔合十告辭。說要到前殿做功課去。三人送過。都在外間坐下。小沙彌沏了茶來。紀寶璉先叫吳金城的從人。斟一杯喝了。

恐茶中有迷藥。故使僕人先嘗。倘中蒙汗藥。易於救治。及防閑耳。非將僕人不當人作試驗品也。我

輩試設身處地一思也。祇好如此。

見沒什異狀。纔品茗談心。吳金城笑道。紀大姑娘。您不必耽心。家父確

實在此地布過一番德政。百姓至今稱道不衰。這和尚他能知道。一定是在此多年了。

此所謂書生之見。既有民人稱道。安見得他非後來得自耳聞。偷是個不安分的地方。上能留他許久。不攆他走嗎。

有此一段反踢出下文一段之

奇。紀寶璉聽了。暗想。吳金城此時已入了迷陣了。不是言語所能勸得醒的。且是隔

牕有耳。且休和他爭辯。被他們聽得了。反爲不美。想罷。便微笑不語。一時吳金城腹痛。出外走動。紀寶璉便和唐采蘋密談。唐采蘋也覺得這和尚兇險。紀寶璉悄聲道。吳公子的嘴太不穩了。被人家幾句話一騙。便通通傾了出來。幸而還沒說出那一萬的數

日來。唐采蘋也悄答道。已經夠了。說不說。橫豎是一樣的。紀寶璉道。俺們且到裏間去。吳公子的行囊也在裏間啦。唐采蘋聽了一愣。道。誰摺在裏間的。此愕蓋謂吳金城決不如

此目的物摺在紀唐所宿之房中也

紀寶璉道。這事俺也猜不透。摺却是方纔篩酒的那個駝背老和尚摺

的。但是他們爲什麼不摺在外間咧。說着時。一面猜測。一面起身。二人都到裏間來。并喚吳金城的從人。看守牕外。若有人窺探。便咳嗽爲號。二人進了房。又坐談多時。還不見吳金城轉來。二人心中大驚。方要起身出外去尋找。陡見房門猛然嘯的一聲。打了開來。二人急掣兵器。定睛看時。却是吳金城。形色十分慌張。滿面如烏金紙一般。頭上汗珠。豆兒大小。直迸下來。見了二人。撲嗵一聲。直挺挺跪在地下。嘴裏抵嚷着該死該死……紀寶璉忙輕輕的叫他起來。休被外人看見。不像樣子。絕倒倘二人爲常人而非女俠則必被其嚇壞矣他道。不要緊。俺倆從人還守在外面。唐采蘋走上前。一把將他提起。道。有什麼急事。快說呀。跪着幹嗎。外人窺見且疑爲求婚或求歡則將奈何無怪二女發急也吳金城囁囁的說道。二位姑娘。俺該死。唐采蘋急道。你祇說是什麼事。這些不要緊的話。且休說。吳金城被這一逼。纔說出來。道。這個

四空和尚果然不是個好東西。姑娘眼力真好。仁兄的眼力也不差祇可惜到此時纔看出來未免慢了些兒紀寶璉問道。

你怎麼知道的。且急到這樣咧。吳金城道。俺到後面厠屋裏走動。忽見那篩酒的駝背和尚。走來。賊一般的四面望過。沒有人。方招手喚俺。俺便近前去。他向俺悄悄說道。我名

大悲。這圓通寺住持本來是我。四空是個行腳僧。和無樹兩個同來掛單。便恃強仗力。硬生生將寺奪佔。招了他許多黨羽來。還借着傳授少林拳。招集地方上的無賴流氓。

稱霸一方。本寺隔壁的盛鄉紳盛叔庵。和他最要好。二人狼狽爲奸。也不知害了多少客商。姦污了多少婦女。他今要害你們的性命。我見你同來的兩位姑娘。都帶着兵器。

本領一定不弱。因將你的行囊。擲在他倆屋裏。你快去和他倆說。先下手爲強。趕快動手。我也好託福。如若自諒。鬥不過他。便乘這時他在盛叔庵家中。趕快逃生。俺聽了他的

的言語。魂都嚇掉了。求兩位姑娘救俺吧。俺祇恨自己瞎了眼。對於前之誤認四空爲好人深深抱歉固是書生本色雖然二俠必不計及也紀寶璉問道。那大悲和尚咧。吳金城哦了一聲。道。正是。他還有句話託俺向

兩位姑娘說。自四空到此他已做了三年火工了。住持變做火工千古未有之奇事祇因他是沒處安身

的務必求倆姑娘慈悲。留着這個寺。要不然他就沒處喫飯。祇好餓死了。

懦弱無用如畫

紀寶

璉點頭不語。唐采蘋道。姊姊。依俺說。俺們不如裝作睡覺。待他來時。砍翻他。紀寶璉搖

頭道。那麼他有備而來。便不易砍翻他了。俺曾留神察看那賊禿的行止舉動。確實有

些功夫。俺倆須得攻其不備。方能必勝。不如俺倆伏在山門上。去候着他。唐采蘋道。倘

使他走後面越牆回來咧。俺倆豈不撲個空。紀寶璉聽了。沉思一會。忽道。俺有法子了。

俺倆就伏在這屋裏待他。唐采蘋也說祇好如此。便要吳金城躲到從人房裏去。兩個

從人也叫了進來。主僕三個。彳亍在一處。紀唐二人各自將刀劍插在後腰。手執一條短

棍。伏在門後。這時正是六月中旬。

點清時令自上文算來恰是此時一絲不亂

月明朗照。房裏燈火已經吹滅。外

面要看裏面。一點也看不見。裏面要看外面。却澄澈已極。二人待了約有一個更次。方

見四空無樹二人。各執一柄單刀。到了院中。附耳商量一會。四空便奔紀唐二人住房

的牕下去了。

此所以必令吳金城躲入從人房裏也。蓋二俠逆料賊禿必先對付有本領者。而後取吳之財。如探囊取物。故預令吳躲開。

無樹却躡着脚步。向這

正房的房門走來。將手在門上微推了一推。知沒下鍵。便使刀尖輕輕點開。接着將刀

向房中探了一探。又將一件長衣拋進。見沒動靜。便將刀護住頭頂。猛躍進來。不料紀唐二人早已料到。偏不劈他頭頂。祇待他躍到門框。施展不開的一剎那間。照着他的腰肚。雙棍齊下。竟將無樹反棚出去。哎喲一聲。撒手扔刀。肚中腸斷胃破。噴血而死。棍好

不愧是西方朔的弟子。應得稱為神棍。

四空方在那邊擡牕。聽得撲的一聲巨響。忙回頭。看見無樹倒摔出來。

知道不妙。連忙丟下那邊。挺刀奔來。祇見無樹噴了一地的鮮血。氣息全無。頓時心中又痛又驚。急捏着嘴。打聲唵哨。祇見四下裏跑出許多緊衣持刀的和尙。另有些有辮子的一個個凶神般立在當地。四空將無樹身亡的話向這些人說了。叫他們奮勇報仇。此時紀寶璉已知藏不住了。偷待他攻來。必被圍在房內。不如出到院中。和他拚鬥。想罷。便突的跳到院子裏來。四空見紀寶璉跳出。側身讓過。照定紀寶璉頸上便是一刀。紀寶璉使一個猛虎穿林。一低頭。將棍向上一格。架住了四空的刀。底下便是一腿。四空却也眼明手快。騰的一跳。避過紀寶璉的飛腿。將刀向面上一攔。一翻腕。耍的便向紀寶璉肚腹砍去。紀寶璉見他下這般陰手。便展開少林棍法。大喝一聲。那棍子便

如西遊記裏說的孫悟空的金箍棒一般。頓時化身千萬。四空眼睛一花。祇覺上下前後左右都是短棍打來。如同身處林中一般。無法招架。紀寶璉的棍法。本是西方朔梁玄通所傳的絕技。因他靈心慧性。遂被他學得熟極而流。生出許多變化。竟比白額虎梁洪等還要強上幾倍。此時四空見他這棍法稀奇。摸不着他的門路。心中大驚。暗想不料三個女子。倒有這般的能耐。看這光景。和他鬥力是不易取勝的了。便要跳出圈子。另外設法擒他。這時他偷空向左右一望。寫此一句是見四空被紀寶璉棍法困得目不暇給。暗襯出神棍的功夫來極靈活之至。自己的徒衆。已被唐采蘋打得落花流水。滿地橫屍。還有些受傷的。躺在地下掙命。祇賸得十多個人。被唐采蘋趕小鷄兒一般。攆到西。轟到東。絕妙寫法。爲自來寫戰鬥者所未有。全被困住。沒空逃脫。四空更加着急。紀寶璉在月光之下。瞧見他滿頭是汗。氣喘不停。知他心中已亂。緊一緊手中棍。聲東擊西。指南打北。將四空殺得手忙腳亂。一個不留神。左膀上嘆的着了一棍。幸得他內功到家。勉強挺受着。沒倒下地去。倘使換一個沒內功的人。着了這一棍不死。也是一個廢人了。四空受了這一下。更加心慌。便拚命舉刀向紀寶璉撲來。紀

寶璉因一棍沒打倒他。心中詫異。手裏不覺鬆了些兒。及見四空拚命撲來。忙一閃身。

軀。使個泰山壓頂。雙手舉棍。向四空頭頂上蓋將下來。原想四空定要使刀招架。便乘

勢掣回棍來。擣他的太陽穴。要他的性命。如此計算不愧神棍。如此描寫堪稱神筆。不料四空並不招架。祇使個

孽龍出洞。一擺腦袋。從棍下闖了過去。借着勢跳開一丈多遠。返身站定。喝了一聲。了頭。

休逞強。左手一張。歛的一道光。飛出一柄飛劍。直奔紀寶璉頭上刺來。急煞紀寶璉見

這賊禿會劍術。心中大驚。急切裏懸空摔了個筋斗。想穿檐而走。唐采蘋見了。也駭的

手足無措。急煞正在危急之時。陡見前面屋角上。呼的衝出一道白光。飛奔四空的飛

劍。說時遲。那時快。紀寶璉雙脚尙沒沾着檐口。那白光中的劍。已將四空的劍格住了。

阿彌陀佛。噫何人斯。天矯宛轉。兩柄劍懸空鬥將起來。紀寶璉唐采蘋二人。便乘此空兒。將四空的

徒衆掃滅乾淨。祇見那兩柄劍。勢均力敵。拚命狠鬥。不相上下。紀唐二人想幫着將四

空打倒。却被他的劍光罩住。近身不得。兩劍正鬥到狠處。忽見東首屋角上現出一個

彪形大漢來。大叫道。兩位賢妹休慌。俺哥兒三個和朱爺在此。突如其來。令人驚喜。接着便聽得弓



弦響處。一線銀光。迅似流星。向四空射去。祇聽得四空哎喲一聲。撲地便倒。頓時那柄劍也被打落。白光立時不見了。屋上隨卽撲撲。一連飛下四個人來。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和尚爲釋教之教徒。亦爲吾國之一種特殊階級也。歷朝帝王假借宗教。爲其擁護權位之工具。一方面亦利用帝王之威嚴。爲其寄托之護符。相互假借利用之結果。問題因而發生。蓋其恪守清規者。尙能安分守己。寄生社會。然處於萬惡叢中。間有逍遙法外之奸盜。處心作惡之暴徒。遁跡佛門爲假面具。結納貪官污吏。聯絡土豪劣紳。魚肉民衆。蹂躪社會。甚至於竟有猶如四空和尚之萬惡行爲者。未必盡爲小說家理想之談也。無怪於南北統一告成後。該教有整理僧伽委員會之組織。吾願該會澈底改革。亦訓政時代之要着也。

本回借四空和尚之萬惡行爲。作紀唐二人之正傳。作者大有深意存焉。

第一百十五回

清佛地雷彈打淫僧

急父難神駒載孝子

話說紀唐二人正在危急之際。陡然間飛下四個人來。當先一個頭戴金箍。身披直裰。長髮四垂。虬髯滿面。手持月牙禪杖。足踏多耳麻鞋。却是不平頭陀朱奇。後面隨着三個一式打扮的少年。上首一個手提齊眉棍。背負彈弓的是白額虎梁洪。當中一個肩擔大斧。腰懸鑣囊的是錦毛獅梁廣。下前一個拄着花鎗。跨着雙刀的是金錢豹梁孔。讀者試猜是何人打死四空。吾知不約而同的。皆曰梁洪作者不加說明。含蓄妙極。

紀唐二人大喜。連忙上前相見。朱奇叫梁廣到四空屍身前去察看。祇見一顆鵝蛋大的鋼彈。正嵌在他左太陽穴裏。血流滿面。氣息已絕。不說四空是誰人打死。祇寫梁洪背負彈弓。使讀者自知爲梁洪所彈殺。含蓄有致。

便回報朱奇。紀寶璉引大衆到文昌閣裏來。此時吳金城已嚇得全身骨頭都抖散了。絕見着朱奇等。還說不出話來。衆人各自落坐。唐采

蘋便逼着吳金城。逼字妙絕。活畫出來。領着去尋大悲和尚。吳金城沒法。祇得帶着從人。戰兢兢的

隨着唐采蘋去了。朱奇便問紀寶璉。因何這時候還在此地。紀寶璉便將已往之事略說一遍。并問朱奇。師太可曾安葬。衆俠現在是不是齊集在碧雲庵裏。朱奇答道。女達

摩葬期是六月二十日。離今日還有幾天。俺們到了開封的人。都分居在碧雲庵碧雲別墅兩處。女達摩的兩個小徒弟。待俺們到了。便都自刎殉師。可惜●了却兩幼尼兩隻看門虎也不食而死。了却老虎這喪事的擔子。可就全壓在雲中鶴西方朔等師兄弟身上了。他們都久不到開封了。一時間毫無頭緒。好在碧雲庵的鄰人姜輔仁。時常給女達摩做些雜事。挽他幫忙。方始料理些眉目出來。後來因為有許多人。不見到來。大家覺是奇怪。及至通臂猿趕到。纔知路上又出了事。接着姜輔仁有個朋友在南京來。他原是當牢獄禁子的。因出了劫獄的事。怕喫罪不起。逃了回來的。說起南京反獄的事。霹靂子本來收拾要到南京救父。聽了這個訊。心中一急。噴了幾口鮮血。臥牀不起。昏迷得人事不知。這一來大家可着急了。且料着官府一定和崇島爲難。島中人守太單。恐怕敵不住。而且赤霞莊也缺人應事。因此大家商量。西方朔便叫他哥兒三個隨着俺先回來。還有鄧元姑董玉寶胡萬春郭玉瓊四個也動身回南。專去救霹靂子的父親。俺等四個今早到此。因聽得客店老闆的朋友。是個本地的地痞。向老闆訛詐銀子。說什麼你弄

了這兩個去。怕不得個三五百銀子的好處。俺們苦朋友。借個三五十兩。也有得人情在呀。你休以爲這財發穩了。要是人家裏人尋了來。你還得喫不了兜着走啦。到那時也得要俺做兄弟的幫你一把呀。怎的這般吝嗇。難道得着這麼一點兒。就不要人了嗎。俺們一聽。料着決不是個好事體。又聽得那老闊發怒道。俺祇爲領着謝福興的本錢。他叫俺幹。不敢不依他。誰得他什麼好處啦。你休聽了旁人的話。來這裏討橫水。傷了和氣。有甚好處。

絕妙流氓聲口。繪形繪聲。竭盡能事。畫牛是牛。畫馬是馬。才子之筆。真無所不能。

接着你一句。他一句。便鬥了起來。

梁老大便向旁人探得那地痞。是本地一個破落戶。名叫謝三元。住在離紅花鎮五里來路的茂昌村。梁老大心裏一積伶。待衆人勸開了鬥時。暗中跟着他去。一路上聽得他夾七夾八。自言自語的說要報仇。要收拾這客店的老闊黃狗老三。梁老大便上前和他一攀交情。拏話一逼。原來這鎮上有個十惡不赦的富戶。富戶而可赦者百不得一。古今同慨。和謝三元是一族。名叫謝福興。結交強盜。無惡不爲。第一好的是女色。這廟裏的四空和尚和黃狗老三都是他的爪牙。昨夜有倆男倆女到黃狗老三店裏投宿。因爲倆個女的

長的十分美貌。被謝福興路過。看見了。命黃狗老三使迷藥將四人迷倒。送到他家去。不料這事被謝三元知道了。借由頭來訛詐。要向黃狗老三借五十兩銀子。梁老大聽了心驚。想着鄧元姑等四個。雖和俺們同時動身。他們却是騎牲口走的。自然比俺們快。便疑這被害的是鄧元姑等四個。後來俺借故到槽頭上一看。果然他們四個的牲口。全拴在那裏。便決定被難的是他們四個了。梁家哥兒們便要馬上去打。却是俺暗地訪了一訪。知道這廟的四空和尚。是野遊神元元真人唐天虬的弟子。本領十分了得。謝福興便仗着他的聲勢。魚肉鄉里。打人先打強。因此俺們捱到夜裏。先來結果這個和尚。却就遇着你們了。正說着唐采蘋和吳金城領着大悲和尚來到。他先磕頭謝過衆人。唐采蘋道。這寺裏地方真不少。俺尋了半晌。纔在前面佛龕中搜着了。他又領俺到方丈夾室裏搜出四五個女人來。故而去了許多  
的時間補得好俺叫他們都到外面客房裏候着。據說這隔壁大戶姓謝的。害人更多啦。朱奇將前言向他說了。唐采蘋聽了。立時就要去打謝家。朱奇也想着事不宜遲。擡頭望月色已是三更過後了。於是大家商議留

紀寶璉在圓通寺裏。一來護着吳金城。二來防賊禿的餘黨到來。梁氏兄弟當先過去。朱奇和紀寶璉打接應。計議既定。梁洪梁廣梁孔兄弟三人。各自緊了一緊衣裳。穿檐而出。乘着月色。越過山字牆頭。便是謝福興的中進房屋。文昌閣在圓通寺之後。計紀唐等入寺時。由寺門先後越過許多地方。至文昌閣則寺中佔地已廣。尙僅當謝家之中進房屋。則謝家房屋之深邃可想。而知如此烘托寫來一語已足。狀謝宅之巨。用筆之經濟。造意之敏慧。非常可及。梁孔當先過去。向前後

一望。祇見薨楞連。樹影叢蒙。不知謝福興在那一所屋裏。更不知被他擄來的男女。在何處。正在躊躇。梁廣指着東面牆根道。那裏不是有個人影走過嗎。俺們去擒住他。

問清路線再說。說猶未了。梁洪早照着他指的處所。猛然飛去。性註如畫。祇見他撲到那人

跟前。却不動手擒拏。反而立住脚。和那人好似在說甚機密話。奇突已極。變幻已極。如此佈局。匪夷所思。梁廣梁

孔見了。不解其故。便都趕將過去。定睛一看。原來那人正是紅孩董玉寶。正在和梁洪

細說經過的事。見梁廣梁孔趕來。笑道。好了。咱們人多。不怕他了。梁孔忙問究竟。董玉

寶道。咱們四人到紅花鎮黃狗老三店裏。不隄防那狗男女。在這大白日裏。客商雲湧

之時。使迷藥。咱們四個全着了他的道兒。可謂三十老娘。倒纏嬰兒一笑。後來不知怎樣。便弄到這裏來。

了。俺不愛喝酒。中的迷藥不多。醒來時。覺着渾身細綁。知道上了當了。便裝着沒醒。暗聽那旁邊看守的五六個人說話。再看那辭菩提老胡。還是糉子般倒在屋角裏。他愛的是黃湯。比俺喝的多幾倍。自然不易醒轉來。不一時。那看守俺倆的人。當俺沒醒。大夥約着鬥牌去。祇留賸一個老頭兒。看着俺倆。那老頭兒仔細的很。大夥兒去後。他便到俺倆身邊來探看。俺早使縮骨鬆了繩索。待他來時。又喉捉住他。使他不得出聲。提到外面來。仔細問他。纔知這謝福興是本縣的首富。原是做竹木生意起家的。專一結交江洋大盜。坐地分贓。家裏常有大盜屯宿。唐天虬前月纔由此地動身。他走的隔壁圓通寺。和黃狗老三的飯店。都是他的眼線。那圓通寺。是唐天虬叫他的弟子豺狼宮介藩改名四空和尚。和他的徒孫佔奪下來的。此地保莊的是豺狼宮介藩的兄弟。唐天虬的第五個弟子落水鬼宮香輔。領着他的弟子何大義王章等。護着莊子。那落水鬼本領十分高強。曾在紅花鎮擺播揚名。打過三個月臺子。沒逢個敵手。自稱天下第一英雄。俺又問那老頭兒。可知道黃狗老三送來的兩個女子。現在藏在什麼地方。他

說本來弄了來。便要乘他昏迷時成親的。恰巧來了一批客人。便暫將倆女子鎖在後面石屋裏了。俺問得明白。便將那老頭兒細了。堵了他的嘴。扔在石山洞裏。不殺老頭兒非爲無刀在手。無以異於盜賊耳。否則以董之力。何難打殺之。吾每見寫武俠者。以多殺爲能。是豈能了解武俠兩字者耶。總向後面來找石屋。想救出赤纓女和玉

面虎來。再去搭救醉菩提。可是俺的兵器被黃狗老三弄去了。赤手空拳。正在着急。遇着您哥兒們了。梁孔便將手中花鎗遞給董玉寶。自己拔出腰間雙刀。問董玉寶道。您知道石屋在那裏麼。董玉寶道。俺已問明白了。就在這東牆頭小門裏進去。一個小院落。便是。梁洪道。時候已不早了。朱爺和唐家妹子。大概到前面去了。俺們既有四人在此。不如分作兩班。去救赤纓女和醉菩提罷。董玉寶梁廣梁孔都說好。便商定梁洪梁孔兩個去救醉菩提。董玉寶梁廣兩個去救鄧元姑和郭玉瓊。分派既定。分頭而進。梁洪梁孔兩個。向董玉寶問明了路徑。越脊穿檐。撲向前面來。依着董玉寶的話。到了前進。折向南頭一帶矮屋走去。二人跳到矮屋之上。祇聽得人聲嘈雜。跳下去。一看時。那廳榻高高懸起。是內地大屋。是炎夏天氣。屋裏面有六七個人。正圍着在賭牌九。正在烏龍九。丁香九。



的亂嚷。梁孔便要撲將進去。梁廣忙暗拉他一把。轉身向南頭一間走去。祇聽得屋裏

有人高聲大罵。狗彘的老爺。不宰了你們這夥兔崽子。不算英雄。胡大哥久違了。別來無恙。不精神猶昔耶。寫胡萬

春口吻逼肖。與前絲毫不爽。非善寫個性。注意個性者不能若是。聽去正是醉菩提胡萬春的聲音。再看那臆子雖闖着。却沒

拴上。蓋董玉寶脫身時所爲也。細極。梁廣將手中棍點開牕戶。聳身跳將進去。胡萬春正在破口大罵。忽

見跳進一人。猛然想起董玉寶。鄧元姑。郭玉瓊。三人都不見了。鹵莽如畫。蓋彼因被綁而急。未

而被綁也。料着必是他等前來相救。及至看清是梁廣。又驚又喜。嚷道。梁老大。您怎麼來了。

可曾見他們三個麼。此而可嚷耶。絕倒。己身尙未鬆綁。而聖念同行之人。惟莽漢富於情感。信然。梁洪急忙搖手止住他。道。都在外

面。此際何暇細說。含糊應之。爲其魯莽也。說着便上前放開胡萬春。一同躡出牕來。梁孔接着。不暇細說。便拉

着胡萬春。一口氣奔到後進屋上來。立住脚歇息。胡萬春問道。紅孩兒咧。怎不見呀。玉

面虎和鄧元姑。怎都不在這兒咧。念茲在茲。真性情。中人誰謂其愚耶。梁洪便將前事大略向他說了。他纔

恍然大悟。立時要去打那石屋。梁孔笑道。您的兵器咧。胡萬春纔覺着手無寸鐵。不覺

呆了。忽發狠道。俺憑着兩隻拳頭。也得和那狗娘養的拚個死活去。說着便拔步要走。

梁孔忙拉住他。將手中雙刀分給他一把。道：「要去。咱們一齊去呀。您一個人跑什麼。正說着。忽聽得北角上有喊殺之聲。梁洪忙止住梁孔和胡萬春。側耳細聽。好似就在這屋裏。三人便一齊穿房越屋。照着聲音來處。趕近前去。躍過約莫十多個牆頭。祇見地下是一個大敞坪。約有一畝大小。許多人正持着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當地裏兩個人正鬥在一處。三人齊定睛看去。正是不平頭陀朱奇。大舞禪杖。和一個四十多歲。兔頭鼠目的人。狠命拚鬥。這人正是宮香輔。他手舞一柄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真使得神出鬼沒。但見白光霍霍。好似那刀有化身之術一般。團團轉盡是刀鋒。真果是水都潑不進去。再休說尋他的破綻。朱奇抖擻精神。揚威大戰。也不會討得他半分便宜。

借三人眼中極寫  
宮香輔利害難敵

胡萬春見了。不顧一切。舉刀大呼。望坪裏跳下助戰。那旁邊隊裏短命

鬼何大義。看見屋上飛下一人。便挺鎗出隊。接住廝殺。梁洪向那賊隊裏望去。忽見背細一人。仔細一看。正是唐采蘋。被人網綁了。有一隊莊丁。約莫三五十人。解着他向後面去。原來唐采蘋和朱奇二人越屋過來。便到後進。見那牕櫺之中。燭影搖紅。金戈鐵馬之中。忽有

此豔詞麗句靈活整暇之至

二人便到牕下窺探。那知不看猶可。

故作奇突驚人之筆以引起下文

一看時。祇將唐采蘋

兩頰漲得通紅。原來那屋裏。當中擺着一條高長板櫂。櫂上仰臥着一個女子。全身一

絲不掛。

使今日自稱藝術叛徒者見之必垂涎三尺極口贊曰好個模特兒

兩手兩脚。均反縛在櫂足上。口中塞着許多棉花。旁

邊有個彪形大漢。正脫得赤條條的。向着那女子傻笑。唐采蘋一見氣望上撞。一舉手。

撲的一鏢。從牕櫺裏打將進去。那大漢正在興頭。那會隄防這壹下。一鏢正打中咽喉。

咕咚一聲。倒地而亡。唐采蘋便纔推開牕櫺。躍身進去。急看那女子時。却不認識。

吾知唐采

蘋在牕外看不親切時將疑此女子爲郭玉瓊或鄧元姑而大漢爲謝福興也即讀者恐亦多數作如是想但細讀上文則知謝福興必尙健在乃有惡鬥否則蛇無頭而不行散夥久矣作者於此故爲奇筆妙曼可喜

便

解下那女子來。拔出他口中的棉花。

細

向牆邊地下。拾起他的衣袴。遞給他。

細

纔問他

因何到此。那大漢是何人。女子哭訴道。俺父親是這莊上的佃戶。俺名叫胡秋兒。那大

漢是保莊子的鏢師。名叫色鬼王章。他曾調戲俺幾次。俺不會理睬他。今早他到俺家

來說。莊上大娘子。叫俺母女來幫忙摺紙鏢兒。

此時距中元節祇一月多大戶人家忙祀祖多有早爲預備者王章借此爲由設想固周作者借此

點醒時令其生活靈動不減施曹

俺娘兒倆信以爲真。隨後就趕來。不料是這賊使的毒計。俺娘兒倆到

此時這賊便在門口候着。將俺娘兒倆引到這裏來。說些混帳話。因俺娘兒倆情知中計。便破口大罵。嚷叫救命。這賊惱了。將俺娘一刀殺死。俺便捨死拚命。他將俺擒住。縛在橈上。姑娘您就來了。唐采蘋道。難道莊主不聽得你嚷叫麼。胡秋兒道。這賊說莊主答應他。將俺賞給他的。弄殺了。也沒甚要緊。保莊奴敢如此橫行其主之惡毒可知蓋以其惡書不勝書作者乃以此烘托旁襯法寫之耳唐采蘋便待他胡亂着好衣袴。夾着他。跳出房來。和朱奇兩個。將胡秋兒送到北頭花苑中。金魚缸後面石山凹裏藏着。回身來尋謝福興。不料方出苑門。劈面正遇着宮香輔。唐采蘋猝不及防。被他揚手一石。打中肩頭。倒地。被擒。朱奇急趕來相救時。被宮香輔領着大隊莊丁。截住廝殺。梁洪梁孔哥兒倆個。望見唐采蘋被莊丁解走。忙跳下地來。拔步追趕。纔轉過坪角。祇見前面幾條黑影一閃。撲哧。撲哧。一連幾聲響處。那莊丁紛紛倒地。梁洪梁孔追上前去。刀起棍落。如打麥劈柴一般。妙警情景如畫直殺得那莊丁祇恨爺娘生他時。不會生得兩隻翅。翻四面亂竄。却被梁洪梁孔和對面來的人兩頭一圍。一個也不會逃掉。倒得滿地是屍。那前面來的人是誰咧。原來就是董玉寶梁廣鄧元姑

郭玉瓊等四個。這時鄧元姑早將唐采蘋繩索割斷。就地地下拾起莊丁丟下的一柄朴刀遞給他。郭玉瓊當先手挽人頭。玉面虎亦能手挽人頭了。不知憶及前事心中作何感想。大喝道。謝福興已被俺宰了。休放落水鬼逃走。說着大家齊奔敵坪。來助朱奇。郭玉瓊趕到坪中。舉起謝福興的頭。照着宮香輔劈面擲去。大喝道。休放走這賊。謝福興已經宰了。休放餘黨逃走。宮香輔正和朱奇鬥得出神。突然間郭玉瓊攢了個人頭過來。出其不意。正中在臉上。祇打得他滿面血污。眼鼻冒火。向後一跳。跳出圈子外來。閃眼一看。四面八方。男女老少。盡是仇敵。方要想施展劍術。不料胡萬春見宮香輔跳出圈子。以為他是逃走。急忙一刀。搥開何大義的鎗。轉身直撲宮香輔。宮香輔見他來勢凶猛。不敢怠慢。舉刀敵住。何大義挺鎗來幫。却被郭玉瓊耍開一對板斧。接住廝殺。董玉寶和梁氏兄弟唐采蘋等。將莊丁隊伍衝開。棍起刀落。殺了個落花流水。祇見橫屍遍地。血湧溝渠。或曰諸俠如此好殺。恐婆婆媽媽之言也。試問彼莊丁倘係好人。豈肯為若輩之鷹犬。至此時尙不散隊逃走。則其甘心助惡。可知其平日恃勢橫行。魚肉良善。已可想見。即令縱之不死。亦不過多留幾個流氓。於社會上蓋若輩為惡驕逸。已慣。豈能以勞方自給。終其身毒人。己以為生活之流氓。試問天下古今。有不應殺之流氓。耶。諸俠如此正除惡務盡。救全社會之一片婆心。如是方正是俠之真諦也。郭玉瓊見了。勇氣百倍。

兩腕翻飛。一斧緊似一斧。向何大義劈來。何大義此時已心慌意亂。更加本來本領。就

不及他師傅十之一。怎敵得郭玉瓊生龍活虎般。一步不肯放鬆。一連七八斧。早砍得

何大義汗流浹背。手忙脚亂。情知不是對手。便想使他師傅傳授的救命法。虛幌一鎗。

掣轉身軀就跑。郭玉瓊舉斧急追。董玉寶等方要上前助擒。夾敘衆人筆風四面俱到一絲不見之木偶於此足判涇渭。祇見何大義將頭一低。轉從董玉寶等眼。扭腰曲背。右腳向前一

踹。雙手將鎗持平。從左脅下。要的向後一刺刀。此三十五字須作一聲讀方見精神。他書每寫「拖

者精於此道故能寫之如繪彌可寶貴。大喝一聲。着鄧玉瓊祇顧着向前追趕。不料他沒跑得五六步。就將這

看家本領。即所謂最後一着也。此爲技擊家術語。回馬鎗使將出來。急卒間。祇見鎗上紅纓要開斗來大小。寫

來迅速先寫鎗纓要開。烘雲托月妙到毫端。鎗光離胸膛已祇一尺遠近。急。招架不及。急。閃避不開。急。在這萬

分危急之時。怎樣。說時遲。那時快。偏要說閒話。郭玉瓊情急智生。天呀休再急了。兩脚一挺。

向後一踢。呼的一個反背翻空筋斗。捧向半空。無量壽佛強將手下無弱兵良匠。何大義的鎗。

直刺了個空。使猛了勁。和身向前一栽。鎗光刺入土中。就這一剎那間。郭玉瓊從何大

義頭上翻過。雙脚踏地掉轉身軀。讀者細嚼上文反背翻空四字當知郭玉瓊之筋斗是向後翻上再冲到前面當然落地時背對何大義足見掉轉身軀四字之細膩寫

實切合事理直臻化境如此設身處地豈俗手所能夢見即大意之讀者亦易忽略讀過下走特爲詮註恐姑負良匠一片苦心也一眼瞥見。不肯用「祇見」而用「一眼瞥見」狀其迅速也用字如良匠選

材質料分寸不爽毫忽何大義弓着背。雙手拔鎗。忙飛躍近前。手起斧落。撲的一聲。何大義脊柱分

開。撲地冒血。哎喲也不會叫得一聲。就算是一生完了。絕郭玉瓊恐尙沒砍死。一連又

劈了幾斧。直將他分爲兩個。方纔罷手。閃眼看時。祇有朱奇立。在西頭。其餘衆人已將

宮香輔團團圍住。刀棍齊舉。四面攢殺。但見那兵器圈中。無數柄三尖兩刃刀。飛騰閃

耀。和衆人兵器相碰。叮噹震耳。專從兵器寫出宮香輔凶猛章法新奇郭玉瓊便也舞動雙斧。喝叫一聲。俺來

了。連殺兩賊躊躇滿志於此一聲中表露出來衝上前助戰。宮香輔見了。呵呵一笑。道有多少。全來罷說罷。將刀

兜地舞起一個大圓圈。向上衝起。四面一掃。祇聽得噹啞啞。妙絕噹是刀碰棍。啞是刀碰刀斧棍少而刀斧多乃成噹啞啞祇

此三字妙用如此那得不令人五體投地●俗手寫此必作噹啞。一陣響噹。不曰一聲而曰一陣宮香輔

早掃開衆人兵器。衝天而出。接着一揚手。一柄飛劍。直奔衆人。唐采蘋梁洪等一齊大

驚。齊向後退走。胡萬春右腿下早被劍光劃破。絕倒此公必是退走在後故受此苦作者寫此一以狀其個性一以狀其莽勇妙絕鄧元

姑董玉寶二人連忙也飛出劍來迎敵。朱奇在一旁。本來是防宮香輔的劍術妖法。見他使飛劍傷人。忙施展劍光。和他拚鬥。頓時四道劍光。蟠施空際。忽上忽下。騰翻宛轉。約有半個時辰。衆人在旁都看得呆了。胡萬春更連腿痛也不覺着。絕倒妙人妙事正鬥得起勁時。忽聽得噹噹一聲。好似碎玉一般響亮。忽然劍光一齊不見了。但見宮香輔身首異處。倒在地下。旁邊雪亮的兩截斷劍。衆人大樂。朱奇忙叫道。且休亂動。咱們前後再抄搜一番再說。當下派定女俠向內。男俠向外。一霎時。仍然回到西苑。大家詢問時。祇有些奴婢。許多被搶來的婦女。連胡秋兒都攆到一間房裏。候朱奇發落。謝家家眷。早都剪滅了。着此一句以見非漏筆至如何剪滅閱至下文便知金銀珠寶古玩等物。却抄得不少。朱奇便叫鄧元姑將些金銀去發散。給那些婦女。并將胡秋兒帶來。又叫董玉寶。將先時他縛在山石洞中的老頭子放出。帶來。一時二人俱已辦了。復命。朱奇便尋了一副筆硯。將謝家作惡衆俠鋤奸的事。寫了兩單。都寫上自己和衆人的名字。一單交給那老頭子。一單交給那胡秋兒等。叫他等天明時。去投地保報案。倘然官府糊塗。俺們仍來相救。吩咐已畢。便



領着衆人。仍回圓通寺來。這時已是五更。夏天日長。天已發白。紀寶璉早已將行李收拾好。朱奇便叫衆人先行離鎮五里相候。紀寶璉等也且回頭五里再說安擺妥當。朱奇纔領着梁洪等兄弟三人。和胡萬春鄧元姑郭玉瓊董玉寶等齊向黃狗老三店裏來。朱奇和梁氏兄弟先進店。將自己行李收拾好。便到槽頭上。將鄧元姑等四人遺下的牲口也備好牽在手裏。鄧元姑等便衝進店來。要知怎樣蕩平黃狗店。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寫吳金城公子哥兒書獃子。妙到毫端。與兒女英雄傳之寫安驥用意不同。故雖同一妙絕。而筆態各極其致。

本回寫董玉寶問路。探謝家莊細情。偏不若他書之必殺一更夫。（俗手寫武俠說部每遇夜行探訊。必遇更夫。一若除更夫外。夜間卽無人可遇者。千篇一律。可哂孰甚。）是作者力避陳腐。不落窠臼處。

本回全篇皆用倒敘法。章法爲以前所無。新穎已極。

謝福興如何被殺。本回不爲敘明。直待下回始補出。使人急欲追閱下文。是小說家狡猾處。嫵媚可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53B

上海四馬路錦里

# 寰球

圖書畫片

# 公司

電話三三〇七

本公司為昔年

古今美術社主

人所創辦特延

海上文學鉅子

美術名家編印

文藝書籍美術

畫片圖書則含

英咀華古今兼

收畫片則五光

十色滿目琳瑯

如蒙惠顧無論

零躉批發莫不

格外克己另備

書目函索即寄

營業種類謹列

如下祈垂鑒焉

## 營業

時妝古妝

單雙美女月份牌紙

廣告商標

山水人物

花卉屏條鈔票錢票

名片股單

神像風景

名人字對禮券喜帖

文憑委狀

大小戲片

裸體攝影招貼章程

詩畫文集

德國油畫

中西俱備定價克己

約期不誤

## 要目

### ▲文藝書籍

學校讀本

雜誌小說美術盆景

賽銀畫屏

經史子集

文學美術鑄版銅版

黃楊木刊

書畫碑帖

古籍遺著製珂羅版

製三色版

各省叢書

文具儀器製橡皮版

特鑄字模

信封詩箋

悉能配辦澆鑄鉛版

皆可代勞

### ▲美術畫片

### ▲代客印刷

## 附設廣告文部

聘定海

上名家

代客撰

述文件

各種商

品廣告

尤為特

出心裁

圖畫繕

寫等事

均係專

門人才